822551

分裂的天空

FENLIE DE TIANKONG

033-27
—
3215: 3

[民主德国] 克里丝塔·沃尔夫 著
刁承俊 译

重庆出版社

-27
; 3

分裂的天空

[民主德国]克里丝塔·沃尔夫 著
刁承俊 译

重庆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重庆

责任编辑：周定国

封面设计：乔　楠

[民主德国] 克里丝塔·沃尔夫 著
刁承俊 译
分裂的天空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172千
1987年3月第一版　1987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
ISBN 7-5366-0193-X
I · 22
书号：10114-298　定价：1.60元

内 容 提 要

《分裂的天空》是民主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的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乡村姑娘丽塔和化学家曼弗雷德从恋爱到分离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民族分裂给德国人民的家庭、婚姻和爱情带来的不幸，以及这种分裂在人们心灵上投下的阴影。

沃尔夫与《分裂的天空》

克里丝塔·沃尔夫（1929-）是民主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她出生于商人家庭，在耶拿和莱比锡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毕业后到出版部门工作，一九六二年后成为职业作家，是民主德国多次文学奖金获得者，在欧美各国享有盛名。她既写小说，也写散文、评论、随笔和电影脚本，主要作品有：《回忆克里斯塔·T》、《童年典范》、《六月的下午》等。

小说《分裂的天空》以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民主德国在东、西柏林之间修筑柏林墙前后为背景，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民族分裂为两个国家这一民族大悲剧给德国人民的家庭、婚姻和爱情带来的不幸，以及这种分裂在人们心灵上投下的阴影。分裂的局面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提出了严肃的课题，在两种制度、两种生活之间，人们面临着重大的抉择。

一九五九年，乌韦·约翰逊在西德发表小说《对雅各布的种种猜测》，描写男主人公雅各布在离开西柏林的女朋友后，回到民主德国的遭遇。雅各布最后死去了，但他究竟是

自杀，还是遭到灾祸，作者不愿挑明。而克里丝塔·沃尔夫在《分裂的天空》中，描写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形象。女主人公丽塔同约翰逊笔下的雅各布所处的境况完全相同，她回到民主德国后却没有死去。

在一次不幸事故之后，丽塔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回顾自己近两年来的经历：她作为一家保险公司的小职员，生活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小乡村。同年轻的化学家曼弗雷德的初次见面，萌发了她心中的爱情。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来到大城市哈雷，进师范学院学习。同曼弗雷德的共同生活和在机车车辆厂的劳动实习，使她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促成了她政治上的成熟。她有自己的理想，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曼弗雷德则是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这位个人主义者把自己的经验概括为一句话："人们为了不让别人认识和消灭自己，不得不染上一层保护色。"他在自己的发明成果遭到拒绝后，愤然跑到了西柏林。丽塔去西柏林探亲时，只带了一只小箱子，而且买的也是来回票。她有自己的信念，西柏林在她眼里并不是那么美妙，因此，她作出当晚就回到东柏林这一重大抉择并不显得突然。失去恋人的痛苦虽然折磨着她，但是，同志的情谊温暖着她的心，沸腾的生活给予她新的力量。

作者对俄国文学十分熟悉，特别是对以描写俄罗斯少女心理活动和自然风景著称的屠格涅夫很有研究。可以说，作品中对女主人公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用抒情的笔调描绘气象万千的大自然，是有所师承的。有时，通过写景明确故事发生

的时间、地点和周遭环境；有时，把主人公的情绪和感觉同自然景物融为一体，借以烘托气氛，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有时，把大自然描写成为影响主人公思想感情的源泉，决定着他们的前途和未来。傍晚时分，西柏林广场上那分裂的天空不正是这样吗？有时，用景物作为象征，暗示着主人公的命运。人们忘不了黑夜中的那条小船，更忘不了他们在西柏林分手时的那段扣人心弦的描写：

> 过去，情侣们在分手前都找一颗星星。这样，晚上他们的目光就可以在这颗星星上面相遇。可我们该寻找什么呢？
>
> "至少他们没法把天空分开吧。"曼弗雷德嘲讽道。
>
> 天空吗？是指这整个充满希望和思念、爱情和悲伤的天空吗？"可是，"她轻声说，"天空是最先分裂的。"

为了充分揭示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小说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在叙述中，不仅使用第三人称这一常见手法，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且采用了第一、第二人称的形式。有时，作者还以旁白的方式，犹如希腊戏剧中的歌队，犹如电影中的画外音，把人物的内心活动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读来使人感到亲切、自然。

克里丝塔·沃尔夫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题材，真实地揭示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她使用暗示、象征、烘托等手法，发掘人物内心的奥秘，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的意识活

AH34104

动，意识流、蒙太奇、时间和空间的任意颠倒、变换等现代派艺术手段的运用，使她在西方获得了民主德国“现代派文学先锋”的称号。

刁承俊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人物与情节纯属虚构

夏季凉爽多雨的时节已经过去，秋天尚未到来，赤日炎炎的城市比往常更为急促地喘着粗气。从上百个烟囱里吐出来的团团烟雾就是这座城市呼出的废气。它从烟囱里吐出来，进入纯净的天空，随即便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力量。早就习惯于这漫天烟雾的人们，现在却忽然感到很不习惯，难以忍受。这就好比他们把突然感到的烦躁不安首先向着那些最为古怪的事情发泄一通一样。空气使他们够呛，而水——这种发散出难以想象的化工产品臭味的、该死的水——也苦涩无比。但是，他们还可以在地球上生存，而且只要这些人一息尚存，地球就会让他们继续生存下去。

由于谛听无线电广播员那枯燥乏味的声音——主要是谛听离我们仅有咫尺，但却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无声的声音，我们中断了日常劳动。现在，我们还是回到这经常中断的劳动中来吧。这一次人们算是消灾免祸了。如今，城市蒙上了一层阴影，它又热，又有生气；既生育孩子，又埋葬死者；而且每天每日它都在创造生命，同时又在毁灭生命。

下面还是继续我们的谈话吧。我们谈到结婚问题，婚礼是在圣诞节举行呢，还是要等到来年春天；我们谈到新式的冬季儿童大衣，谈到妇女病和企业新来的领导。谁会想到这一切对一个人竟如此重要？

我们又会习惯于安安稳稳睡大觉了。我们的日子会过得十分宽裕，就好象“生活”这种罕见的东西已经过剩，就好象它绝不会枯竭似的。

一

一九六一年八月的最后几天，丽塔·赛德尔在一个小小的病房里苏醒过来。她并非睡着过，而是昏迷了。当她睁开双眼时，已是傍晚。她首先看到的那堵雪白的墙壁上，只剩下淡淡的微光。她是破天荒第一次呆在这儿，她很快就明白了，她今天和今天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她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此地。她对好多事情模糊不清，也无法深刻理解某个问题。然而，人们还是从无边无际的黑暗里急急忙忙地来到极其有限的光亮下。啊，这就是那座城市。工厂和装配车间变得更小、更窄了。那个黑点出现在轨道上，而我就倒在那儿。就是说，不知道是谁把从左右两边向我驶来的两节车厢给截住了。这两节车厢正好是冲着我来的。最后的情况就是这样。

护士进到床前，看见那位姑娘已经苏醒，正默默不语地用双眼扫视四周。她细声细气、和蔼可亲地同姑娘讲话。她

兴冲冲地说："您的身体很健康。"这时，丽塔把脸转向墙壁，开始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整整一个晚上都在哭。第二天早上医生来看她的时候，她已经没法回答医生的问题了。

不过，医生用不着问，他什么都清楚。事故单上写得明明白白。这位丽塔·赛德尔是个大学生，只是放假时才到厂里干活。有些事情她不习惯，比如从干燥室出来时，车厢里的高温她就受不了。本来是禁止在车厢里进行高温作业的，但是任务紧迫，这一点不容怀疑。工具箱很沉，足有六、七十磅重，她刚把工具箱搬到正在调轨的那段轨道上就倒下了——毫不奇怪，因为象她那样的女孩子总是弱不禁风的。如今她号啕大哭，就是这件事我们也知道。

"休克。"医生边说边给她开镇静用的注射剂。可是过了好几天，丽塔在别人同她交谈时还是挺不住。这时医生也弄得不知所措。他真恨不得把那个使这位多愁善感的漂亮姑娘弄到如此地步的家伙抓到手。他肯定，只有爱情才会把一个年轻的姑娘搞得如此心烦意乱。

丽塔的母亲被人从乡下叫来。看着女儿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她一筹莫展，什么问题也回答不上。"学习嘛，"她说，"我马上就想象得到，她坚持不了。"一个男人？不会的。这一点她知道。过去的男朋友是个化学博士，他可是已经走了半年。走了？医生问道。说实在的，您也明白，是跑了。

丽塔姑娘得到一些鲜花，有女菀、大丽花、唐菖蒲——

这是苍白无力的病院生活中的彩色斑点。谁也不准去看她。一天晚上，有个男人带着一束玫瑰花来，一定要去看她，怎么也拒绝不了。于是，医生只好让步。兴许，表示懊悔的拜访一下子就会把全部忧郁症治好。在医生的监督下进行了短暂的交谈。但是谈话中根本没有说到爱情，也没有提到"原谅"一词，这一点医生倒是注意到了，也许这一切已经从他们的眼神当中表现出来了吧。他们谈到某些车厢——看来，谈的确实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五分钟以后，他们彬彬有礼地告别了。医生听说，这是机车车厢厂年轻的厂长，就是他自命为傻瓜。然而，医生总感到，这位年轻人对病人丽塔·赛德尔更为了解。在这一点上，病人的母亲，医生本人和迄今来过多次的每一个探视者都望尘莫及。在探视的人中，来得最勤的首先要数埃尔米施生产小组的木工，他们十二个人轮流来；其次是丽塔的朋友——一位娇小可爱、金黄头发的女理发师，放假以后还有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有时还有从丽塔村里来的姑娘们。那种认为病人过去感到孤独寂寞的看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所有来看她的人，都喜欢她。他们小心翼翼地同她交谈，用目光扫视着她苍白疲惫、但却不再绝望的脸庞。她现在很少哭，特别是晚上。她要控制住泪水，因为她不会迁就自己内心的痛苦，也不会绝望。

对谁她都不说起自己怕把眼睛闭上一事。她老是看见那两节车厢：一节绿色的和一节黑色的，很大很大。有人推动时，车厢就在轨道上继续往前跑，这是一条法则，而且确实

也是这样跑的。车厢运行正常。她就躺在两节车厢相遇的地方。对，我就躺在那儿。

想到这里，她又哭了。

送疗养院。医生是这么说的。她什么都不想讲。她要痛哭一场，要安静一下，要把一切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本来她是可以乘火车去的，她的情况已经允许这样做了，但工厂却派了一辆汽车来。

出发前，她向医生、护士表示感谢。大家待她都很好。至于说她什么都不愿意讲，这可是她的事情。大家都祝她一切顺利。

她想，自己的经历没意思，有些事还真丢人哩。再说，事情已经过去，现在必须克服认为他们都直接针对着我的这种折磨人的感情。

二

当年，也就是两年前，她一到我们村，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叫曼弗雷德·赫尔富尔特，住在一个亲戚家里。而他的亲戚，也就是那个女人，对人又无话不讲。所以很快我就差不多同别人一样，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化学家，他要在我们村里休息一下。他正在做博士论文。后来，他的论文得了"优"，这是我亲自看到的。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

丽塔同母亲和姑妈住在森林边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里。

她一大早便推着车走上山坡，到公路上去。这时，那位化学家正光着上身，站在他堂姐房后的水泵边，往胸部和背部倒凉水。丽塔用审视的目光望着蓝色的天空，看着明朗的晨光，心里想：这样做能不能使过度疲劳的大脑放松一下呢？

她很满意自己的村子：红色屋顶的房子三、五成群，与森林和草地、田野和天空浑然一体，十分和谐。傍晚，从黑压压的县城办公大楼出发，一条笔直的公路一直伸向正在落山的太阳。公路两侧是村庄。公路边有条岔路直通她那个村子，这位化学家就站在这儿唯一的那棵柳树旁。微风吹拂，柳枝摇曳。他正迎着柔和的晚风，风儿吹拂着他的短发。一种同样渴望的心情既驱使她走进村子，也促使他走到那条通往高速公路——如果愿意——通往世界上所有交通要道的公路上去。

看见她走来，他便取下眼镜，用衬衣角小心谨慎地擦拭着镜片。接着，她看见小伙子慢慢地往泛着蓝光的森林走去。这是一个高个子，瘦削的身材，长长的胳膊，再加上一颗年轻人的狭长脑袋，显出一付桀骜不驯的样子。总有一天，要去掉他的孤高傲慢，看一看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那付傲慢劲使她很生气。好，很好，太好啦，那就等着瞧吧。

可是星期天晚上，在酒店大厅里，她却发现他看起来比想象中更老、更顽固。这时，她又丧失了勇气。整个晚上他都在冷眼旁观，看村里的年轻人怎样同她跳舞转圈。最后一轮舞开始了，人们已经打开窗户，一股股新鲜空气吹散了笼罩

在所有醉汉和尚未醉倒的人头上的烟幕。现在他终于向她走来，把她带到大厅中间。她的舞虽然跳得不错，但他却不感兴趣。他在物色别的姑娘，甚至还对她们品头论足。

她知道，明天一早他就要回城去。她清楚，他能做到什么都不讲，什么也不干，他就是这样。她又气又怕，心慌意乱。忽然，她冲着他那双嘲笑人的讨厌眼睛说："象您这样的人，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吧？"

他只是把眼睛眯了一下。

他一声不响地抓住她的胳膊，把她带了出去。他们默默无言地沿着乡村公路往下走。丽塔从篱笆上摘下一朵大丽花。一颗流星从天而降，然而它却一无所求。她想，他会怎么办呢？

现在，他们已经来到园子的门口，她慢条斯理地走了几步，就到了她的家门口——啊，每走一步她的恐惧就增加多少呀！——她已经把手放到门的把手上（这把手就象孤独寂寞的生活一样，冷若冰霜、毫无感情）。这时，他在背后用令人讨厌的嘲笑口气说话了："您能爱上象我这样的人吗？"

"能。"丽塔答道。

她再也不怕了，一点也不怕。她把他的脸看作黑暗中的亮点，而他同样也不由自主地望着她的脸。她已经站了一会儿，门的把手都被她的手握热了。可她却仍然伫立着。接着，他轻声咳嗽了一下，转身走了。而丽塔却动也不动地站在门边，一直到听不见他的脚步声为止。

夜里，她彻夜不眠。上午，她就在等着他的来信了。她

对事情的这种急剧变化感到惊奇，但却并非不知道这种变化的结局。那次乡村舞会之后一个星期，他来信了。这是她有生以来收到的第一封信，办公室里所有的公文信函都与她毫不相干。

“我的棕色小姐，”曼弗雷德这样称呼她。他淋漓尽致、自我嘲讽地给她描绘道，她身上哪些东西是棕色，有多少花样。好久以来，姑娘身上就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感到惊奇的了，而这一次从一开始，她就使他惊异万分。

丽塔刚十九岁，她心里拿不定主意。因为她不能象别的姑娘那样讲恋爱，所以她首先要做的，不是学看这样的一封信。整整十九年，愿望、行动、思想和梦幻，这一切一下子都展现了出来。它们不为别的，恰恰是为这一瞬间，为这一封信所作的准备。她自己从未总结的一大堆经验突然冒了出来。确实，她同每一个姑娘一样，在她的前前后后，没有人感到过、而且也没法感到她现在感受到的东西。

她走到镜子面前一照，满脸绯红，红到棕色的发根。这时，她抿嘴一笑，用一种新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谦虚和冷[illegible]。

她明白，自己身上有足够多的东西讨他喜欢，而且以后还会讨他喜欢。

三

从五岁起丽塔就懂得，一个人经常都得估计到一生中可

能发生的突然变化。她模模糊糊地想起自己在一片青绿色山丘上的童年时代，想起父亲戴夹鼻放大镜的眼睛，想起他手里拿的那枝精致的画笔。这笔在穆哈咖啡杯上灵活自如地画着小巧玲珑的图案。丽塔从来就不曾见到有人用这些杯子喝咖啡。

她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差不多是在大战刚结束。这次旅行把她夹杂在悲伤愤怒的人群中，永远带出了波希米亚森林。母亲知道父亲的一个姊妹住在德国中部的一个乡村。有天晚上，他们就象乘船遇难的人一样，去敲她的门。他们走了进去，找到了床和桌子，给母亲找到一个小房间，给丽塔找到一个刷得雪白的斗室。最初，母亲每一次老说：我不呆在这里，绝不呆——但是，囿于普遍的苦难和毫无意义的希望，她呆下来了。她总希望有朝一日在前线失踪的父亲，会有消息来到这个安全可靠的小屋。

希望幻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忧伤，然后是痛苦的回忆。年华就这样逝去。丽塔在这个村里学习念书、写字，学习当地孩子的数数歌谣① 和古代流传下来的、在溪边证实勇气的游戏。姑妈干巴巴的，很节省，囿于这个小房子的生活使她免除了巨大的幸福与不幸．吸尽了她每一丝欲念，最后甚至将她心中对他人的妒忌也消除殆尽。她坚持自己对两间屋子和一间斗室的所有权，不过她却按照自己的方式在爱着这个孩子。

---

① 数数歌谣：一种儿童游戏。游戏时，数到谁，谁就出来做大家要他做的事。

由于为了分享家里的位置和孩子的爱，母亲所花的力气比丽塔预料的还要多。丽塔既亲切，又开朗，谁都亲近她，谁都相信自已认识她。可是，她到底对什么感到兴趣，对什么感到难受，她对谁也没有表露过。后来，村他们村子的年轻教员看到她老是孤孤单单的，便给她书，让她一道去附近漫游。他还知道，中途辍学来办公室工作，要她付出的是什么样的代价。然而，她顽固坚持自已的决定。为了她，母亲把她送去地里干活，后来到纺纱厂干活。现在既然母亲病了，那么作女儿的就有责任照顾她。"您以后还会遇到困难的。"教员说着，对她很生气。

六年当时，丽塔十七岁。如果不得不同自己作斗争的话，顽固倒并不坏。不过，这远远不够。勇敢地作出不愉快的决定，这是另一回事，作出牺牲，而且是为了我——完全是另一回事。以后就每天每日坐在这个窄窄的办公室里，而且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因为一个大保险公司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乡村分号用得着多少人呢？）每天都要把一串串数字登到没完没了的名单上去，老是用同样的词语提醒那批老是拖欠款项的纳税人履行他们的义务。她十分厌恶地看着驶来的小轿车，那些对她的办公室作指示的、说表扬话的和进行指责的人就从那上面下来——老是那些人。她又以十分厌恶的心情目送着这些汽车远去。

有一次，那位面色苍白、满腔热情的年轻教员激发了她对于生活的热望：她期待着异乎寻常的东西，期待着异乎寻常的欢乐与痛苦，异乎寻常的事件与知识。全国都人心惶惶，在

准备行动（这种事她没有注意到，她不知道别的事情）；可是能够帮助她，把这场巨大风暴的很小部分带进她自己既渺小、又重要的生活中的人，究竟在哪里？谁赋予她力量来纠正这罪恶而盲目的偶然——她惊骇万分地发现在自己身上已经有了习惯于她那单调乏味的生活类型的标志。

转眼又是秋天。她已经是第三次看到树叶从办公室前两棵高大的椴树上掉落下来。有时，她觉得似乎自己对这些树木的生命，比对本人的生命还要熟悉。她常想：我再也别指望透过这扇窗户看到什么新东西了。已经有十个年头，邮车还是停在老地方，中午十二点正就到。于是我的手指尖又沾满灰尘。我把手洗干净，而这时我还不知道该吃饭了。

丽塔白天上班，晚上看小说。一种失望的感情在她身上扩散开来。

这时，她与曼弗雷德邂逅相逢。这时间，她看到了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这一年，树叶是在燃放五彩缤纷的烟火时掉下的，而邮车也时常晚点，要晚好几分钟。一长串牢固、可靠的思想和渴望把她又重新与生活紧紧相连。在这段时间，要是她几个星期没见到曼弗雷德，也会心满意足。她再也不感到无聊。

没多久，他写了封信，说他圣诞节来。尽管他不让丽塔去车站接他，但她还是在那儿等着。

“嘀，”他说，“棕色姑娘戴着棕色皮帽，真像一本俄国小说所描写的那样。”

他们走了没几步，就到了公共汽车站。在一个橱窗面前

停下来。事实证明：在书信中彼此间很容易就可以用"您"来称呼，大家还会变得很亲切，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不是那么容易。

"您瞧，"他终于说道——有那么一瞬间，他完全被恐惧控制了，生怕她现在就会使他永远失望——"我曾经想避免这种事。在雪后的泥泞中，凝视着喷壶和儿童浴盆，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为什么呢？"丽塔说。同他在一起，她学得倒是飞快。

"比如？"他迫不及待地问。

"比如现在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说：来，我们上这辆蓝色汽车吧，这部车刚好拐弯。然后我就把你带到家里，你同我一道走到我们那些人面前。他们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你这个人，而且还得认识你。这样做是要他们邀请你去吃圣诞节的鹅筵。这样，一天的情节就够了吧？"

他们的目光相遇在橱窗的玻璃上。"够了，"他吃惊地说，"绰绰有余。这件事你干得很漂亮……"

他们都笑了笑，随后便上了一部正好停在橱窗面前的蓝色汽车。她要同他一道去他堂姐那儿，而他也要陪她一起去看望那些几乎不知道世上有他存在，因而会好几分钟默默不语地打量他的人。姑妈想，这个人很有点男子气，不过年龄太大了。他是一个化学博士，母亲心想，要是他娶了她，照顾她，那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地闭上眼睛了。她们俩都异口同声地说："您圣诞节来吃烤鹅吗？"

圣诞节在这个白雪皑皑的小村子里——因为圣诞节前夕象往常一样下了雪——他们手挽着手，默然不语地走着，沿着孤独的乡村公路往下走。丽塔想到这里，问着自己：什么时候象这样再来一次？什么时候能再象这样？地球的两半部接合得天衣无缝。他们就在交界处散步，仿佛什么也没有似的。

在她房门口，曼弗雷德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窄窄的银手镯递给她。他过去送东西给女孩子时，动作还从来没有这样笨拙过。丽塔早就明白，她肯定会比他灵活的。她从厚厚的毛手套里抽出双手，手套掉到了雪地上。她把手放到曼弗雷德冰冷的双颊上。他静静地伫立着，凝视着她。"又热乎、又柔软，还是棕色的。"他说着，把头发从她脸上吹开。他两眼通红，转过头去。

"放心大胆地看着我吧。"她轻声说。

"这样？"他问。

"是的。"丽塔答道。

他的目光就象当头一棒，碰到了她身上。整个晚上她都不得不躲躲闪闪。她的双手颤抖着。后来，他发现了这一点，便微微一笑。尽管她还是得继续看着他，但却怪他取笑人。她太活跃了一点，可是姑妈和母亲却从来没有体验过，要么早就忘了一个少女是怎样千方百计企图隐藏那压抑的爱情的。她们担心的是肉烤得好不好。

后来，人们酒杯高举，互相祝贺。"祝您考试成功。"母亲对曼弗雷德说。"万事如意。"——"祝您亲爱的双亲

长寿。"姑妈试探着说。到现在为止，她对这个年轻人的情况了解得太少了。

"谢谢。"他的话音单调乏味。丽塔今天也许会取笑他那副面容。当时他二十九岁，绝对当不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婿。他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们在家里过圣诞节。我梦见父亲举杯向我祝酒。我在梦中把拿到手里的所有杯子、碟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扔到墙上去。"

"你非得这样吓唬人不可吗？"过后，丽塔在园子门边问他。

他耸耸肩。"他们干嘛要害怕呢？"

"你父亲……"

"我父亲是个德国士兵，在第一次大战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这就为第二次大战作好了准备。他如今还要这样做，牺牲一只眼睛，保全一条性命。"

"你不公正。"

"他不惹我，我也不惹他。他从来就不在梦中给我祝酒。干嘛她们就不承认，我们大家都是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长大的呢？"

过新年时，他们住在附近山麓小丘的一个小小的招待所里。下午，他们顺着白雪皑皑、坡度平缓的斜坡往下滑雪；晚上，同招待所里的其他旅客——全都是年轻人——一道欢庆一九六〇年元旦。

夜里，他们单独在一起。

丽塔听说这个爱嘲笑的、冷漠无情的人很想变得不嘲讽人、而且对人热情，虽然这并不使她感到奇怪，但她还是如释重负似的哭了起来。他低声咕哝着，用手指给她把眼泪擦干。她用两个拳头打着他的胸脯，先是轻轻的，后来就气冲冲的。

"好啦，"他轻声说，"打什么呢？"

这时，她哭得更厉害。她过去也是孑然一身啊。

过了一会，她把他的脸转过来对着自己，在透过窗户射到雪地上的光线中寻找他的眼睛。

"你听着，"她说，"要是你当时不同我跳最后一轮舞，要是我提出这个奇怪的问题，要是我已经准备走进屋时，你不吭声，事情会怎么样？"

"没法想象，"他说，"不过我事先把各种情况都想到了。"

四

他总是这样，到死都傲慢自大，难以捉摸。有一次，在一个很难在一起的星期天，她问他，"我不是讨你喜欢的第一个女人吧？"

她把他上衣的钮扣扯来扯去。他紧紧握住她的手想，她自称"女人"，同别的人毫无区别；这使他很受感动，犹如过去她和大家迥然不同使他激动一样。

"不，"他神情严肃地说，"不是第一个。"

过了好一会，她才漫不经心地问，“你曾经有不少女朋友吗？”

他默然不语、平心静气地看着她，正在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现在他承认：“好几个。”

她抬起头，忐忑不安地望着他，但他并没有嘲讽的意味。“那好吧，”她停了一下，又说，“你使我习惯了各种可能的情况。”

他用手托起她的下巴，等待着，一直等到她抬起头来看着他。

“你，”他说，“你愿意对我许愿吗？看在我的面上，千万别去习惯那种不可能的东西。不行吗？”

她把头偎依在他胸前，让他就象对一个小孩似的抚摩自己。她还在啜泣着，哼哼着，心里充满着安慰，想，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我不会从你那儿遇到呢？

一个星期过得真慢，好不容易才能盼到星期天。有时候，泪珠都洒到了他的来信上。有一次，她母亲迫不及待地问到她：“你幸福吗，孩子？”顿时，她脸上浮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

幸福？她觉得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

曼弗雷德结识过不少类型的女人，经历过各式各样的爱情，他比丽塔本人更清楚什么东西是她爱情的特点。共同度过的夜晚还从来没有把他的心给拴在某一个女人的身上。他把难免分道扬镳的冷漠已经带进了每一次新的相遇，他的冷

漠无情--次胜过一次。而这位姑娘对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拴住了他的心。他被击中了，而且用不允许的、几乎是有失体面的方式使内心深处受到了创伤。有好几个星期，他都设法摆脱这种状况，最后他终于看到自己已经不能自拔。

他疑神疑鬼。他用各种方式来考验丽塔。每一次考验她都微笑着，不知不觉地通过了。正因为她看不到自己的优点，所以赢得了他的心，而他却在她身上发现了所有适合他们俩的东西。他气愤的是，她唤起了他已经埋葬的希望。接着，她便犹豫不决地献身于这种希望。

"我的棕色姑娘，"他说，"可惜你是个孩子，而我却是个老头。我们的结局不会好的。"

"啊，"她说，"所有的人看起来都比我狡猾，这个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还不至于那么傻，要让刚诱骗过我的男人跑掉。"

"我会毁了你的。"他说。

"宁愿是你，而不是别人。"她答道。

这种事已经有过。生活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必须作出决定。一切都可能，只是有一点，即他们都再次消失不见，却不可能。

三月初，有一位"招聘教师的全权代表"来到丽塔所在的县。这是一个枯瘦如柴的黑发男人，他把需要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很大的公文袋里随身携带。因为哪儿也找不到空房间，于是，人们猛然想起把他安置到丽塔的办公室来，而且

还请她帮助这个教师招聘人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她很好奇地观察着他的活动。他整天东奔西跑，有时他打电话来，说他正在什么地方。晚上，他带回来几张已经填好的师范学院未来大学生的调查表，与評语一起交给丽塔。"人人都应当勤理发呀。"他把新落了一位长得很秀气的金黄头发女理发师的履历表……道。要么就说："生产队的队长都是我的大敌；……以为……会自愿离开生产队吗？不过现在我已经搞到了一个生产队长。"

说完，他把大衣挂在衣帽钩上，于是，一下子便有了好多时间。他冷静地倾听着县里的领导干部们又骂了他些什么——那些干部甚至专程跑到丽塔办公室来，对她诉各种各样的苦，说他们正愁没有劳动力，就好象她能帮他们的忙似的。埃尔温·施瓦策巴赫从不辩解。他往那儿一坐，嘴里抽着烟，同丽塔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使她感到奇怪的是，她看报的时候，报纸甚至都变得妙趣横生——而最后他总要打听所有她可能认识的人，并且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

丽塔每晚很迟才回到家。施瓦策巴赫在那儿呆得越久，她就越激动。她破天荒第一次看到，一只更为高贵的手在干预着普通人的命运，把小小的女职员、……、……队长、林区负责人从市政工作人员中抽出来。……有时困惑莫解地想，而她也参与了？难道说她缺乏想象力，没法想象这些总跳不出日常生活范围的人们？难道只有从远方来一个象冷静的施瓦策巴赫这样的人，才能不费吹灰之力就相信这些再平凡不过的人，可以做出人力所及的一切异乎寻常的事

情？

"二十个，"埃尔温·施瓦策巴赫在前天晚上说，"对一个县来说，已经不错啦。"

"十九个。"丽塔纠正他的说法。她内心隐藏着一种小小的、但却是长久的失望——这种失望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二十个。"他说着，仍然是那付漫不经心的样子，顺手把另外一张调查表递到她的桌子上。这张表空着，不过在第一栏写着她的名字，而笔迹是他的。

啊哟，我吗？她想着，并不感到多么惊奇，仿佛本该如此。

"您想什么啦？"施瓦策巴赫在屋里一声不吭，过了一会他才问道。

丽塔想的是：我老在想念我的小弟妹。她心中想念的是曼弗雷德。同他在一个城市攻读。她想到铁路和街道上的喧嚣声，猛然又想起她那位教师苍白的面孔——他现在在哪儿？——想到教科书，想到城市的万家灯火和孩子的气味。最后，她看到有一个班的孩子正从树林那边往村子走来。他们一面走，一面唱着："菲—迪—拉—拉—拉—拉，春风儿，到我家。"

"我怕。"丽塔说。施瓦策巴赫点点头。他大概有一双很会观察人的眼睛。他确实要我，她这样想着，"我没这个能耐。"

"有，"施瓦策巴赫说，"您行。这一点您自己很清楚。除了您，还有谁呢？现在您把自己的简历写上，那我就提前一

天回家，把我象一个新郎那样向您求爱的那些夜晚重新补上。"

平常，丽塔是决不会仓促行事的。可是这一重大决定，她却在一两秒钟之内就作出了。她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寻找着钢笔，以闪电般的速度把她生活转折点的这种偶然性变成了必然性。她不是早就在等着这一天吗？这个时刻不是迟早终归要到来吗？难道这不会更牢固地把她同曼弗雷德拴在一起？要是没有他，她是不可能——绝不可能——有勇气作出这种决定的！

在写简历时，她很惭愧地发现，她整个一生只能写半页。她想，每一年人们至少都要加上一句值得写的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于是，她便开始写了起来。

埃尔温·施瓦策巴赫浏览了一次调查表，随即把它同其他人的表格一起，装进了公文袋。

丽塔回家前两个小时，出现了她曾预见到的澎湃心潮。这两个小时是她一生中最奇特的时刻。这还是她清早在公路上迎来的一天吗？还是这座绿草如茵、了如指掌的小城吧？丽塔向左右两边的人问好，这全是她每天都遇到的那些人，这一次她是回头望着他们的背影。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除了她和那个正在启动着的列车上的人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一点情况。这样的事是有的：一个人来了，直截了当地说：得了吧，一切都要另砌炉灶。如果有这种事，那就什么都可能。任何童话般的奇迹，任何伟大

的业绩都可能。这个迟钝的小城会醒来，会把她从世界的边缘抛到世界的中心。有谁知道在她小小的办公室里有一天曾决定了什么重要的问题呢？

丽塔骑着车，沿着笔直的公路往前走。在她的前面，三月最后的一抹阳光慢慢隐没到了树林后面。她还会在这条公路上骑多少次车啊——今天她要告别了。

夜幕即将降临时，公路两旁呈波浪形伸向远方的土地，又一次变得轮廓分明。白色的雪花在褐色的原野上清晰可见。明天，从西边吹来的第一阵和风将溶化所有的轮廓，而出现一种新的、更加严酷的轮廓。在地球表层几毫米的地方，小雪花正在等待着。丽塔会心地一笑，这一切她多么熟悉啊！真象是她身上的一部分似的！她想着，感谢每一声鸟儿的啼叫，感谢冰凉的河水，感谢夏日的朝阳和树影。

她的车跑得更快了。她没注意到两腿，对它们，她一无所知。它们都在干自己的活。可是这个风啊！人跑得越快，风就刮得越猛。她胸中燃烧着火样的热情。谁说她软弱无能？不错，不错，我要到那儿去。我们走着瞧吧，什么事都可以办到……

到家时，她那副模样真漂亮。她骑车骑得全身发热，她的心里亮堂堂的。母亲出于习惯，吓了一跳，根据她的经验，新的总比旧的糟。听完丽塔的讲述，她的眼泪夺眶而出，不过，同往常一样，她总是否认自己的忧愁。只是曼弗雷德对此会说什么呢，这引起了她的悱恻之心。她当初对自己的婚姻都没有现在对女儿的婚事这样担心。她没法使自己对

这样的结合感到兴趣，但又很希望有这种结合。

姑妈一声不吭地往自己房间走去，丽塔擅自作出的决定得罪了她。

"没有人理解，"丽塔先把一封杂乱无章的长信撕碎后，给曼弗雷德写道，"我想当教师，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若有所思地回答她，仿佛人们根本就无法预料她第二天会做什么似的。也许有人会去学习这个的，但这是后话。另外，她可以住在他家里，住在他父母家里。"不过你不会坚持到底的。你呀，我的棕色姑娘——听我的话，你还不懂得生活。"

五

曼弗雷德很清楚，有一种力量可以使能干人冷静下来。现在正是他没法再保持冷静的时候，因此他暗自想着，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对一切都无所谓这种事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偏偏得这个女孩子到这儿来问，象你这样的人，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吧？

现在，他怀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心情，把他的人造纤维束浸在各种颜色的液体中。他不停地变换着这些液体的成分，使它们经受挖空心思想出来的种种试验。他选择最漂亮、最耐久的颜料，进行下一次更为严峻的检验。

他的工作已接近尾声。

还在不久前，除了这个收尾工作，别的东西他没法考虑。一当他达到这个目的时，那又应当有什么愿望呢？她能够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新目标？现在，一下子计划都接踵而至。他看到厂房，看到他想象很漂亮、但却臭气熏天、雾气腾腾的房间，因为这里是按照他的方法来染色。他穿着白色工作服，亲自从锅炉边走过，了解试验情况，更改浸液的成分。因为他熟悉业务，也不骄傲，所以大家都尊重他，真的——忽然，似乎他很希望长期以来认为是愚蠢的东西：谦逊。

这时，她的信来了：我要当教员——他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是现在？也不问问我？那就是说，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就是作业本、补习的学生和叫苦连天的家长啦？而且夜里又是教育问题？一种嫉妒之心油然而生，她不会把全部心血都花在我一个人身上。

接着他又想，她不会坚持到底的。象她这样一个自尊心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她会总结经验，以后也就会厌烦。他这样想，也是这样写的。她已经迫使他让步了。郁郁寡欢使他变得有些鼠目寸光。

他不得不为她在自己的身边而操心。他三言两语很简单地告诉了母亲有丽塔这样一个人，而且终于让她得到了他的房间。他本人好久以来就住在复折屋顶层的阁楼上。

母亲说好说歹也不愿意接受这位姑娘，因为姑娘要把她儿子夺走。

他早就清楚她会说些什么。对她那张哭哭啼啼的面孔，

他再也不感到新奇。他冷冷地看着她，直到她收场为止。

"我有我的理由，"过了一会，他说，"也许她在我们这儿只能坚持一阵。"

"你说些什么呀！"她反对道。但一看到他的目光，她便赶忙低下了头。她已经习惯他那种漫不经心、沉默寡言，习惯于他在所有对于他来说举足轻重的问题上毫不退让的态度。她不能不感到高兴的是，从前些日子起——从那时开始，曼弗雷德对自己的父母都毫不介意——父子之间的仇恨情绪没有发作了。

四月份的一个冰凉冰凉的星期天，她搬进曼弗雷德家时，曼弗雷德把他父母的房间指给自己未来的妻子看，"这是我的活棺材，里面分为起居室棺材、餐室棺材、卧室棺材和厨房棺材。"

"为什么？"丽塔问。她自己也被这条偏僻讲究的街道、这座古老的别墅和这些沉重、阴暗的房间弄得惴惴不安。

"因为这儿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有生气的事，"他说，"在我印象中，没有。"

"可你的房间是亮堂堂的。"丽塔自我安慰道。她不能不留神，别在这儿一下子就放弃了自己的决定，别被这些冷静沉着的旧家具弄得六神无主。

"得了吧，"他说，"我带你看我们真正的住处。"

他们站在那阁楼的门口，曼弗雷德从侧面看着她，看她是否注意到他这个没有收拾的小屋是间什么屋子。

"噢!"她说着，用目光慢慢扫视四周：在一扇小小的窗户下面是办公桌，有一张长沙发，墙架上按照严格的顺序，参差不齐地放满了书。墙上有几张色彩斑斓的印刷品，角落里堆放着化学工作者用的各式各样的家什。她从不提问题，就是现在她也仍然在平心静气地端详他。也许看得过于仔细了。这时，她说："我会把花管好的。"

他把她拉到自己身旁。"你真好，"他一本正经地说，"一个姑娘能够做的，你都做到了，真是太好啦。为了这一点，晚上我要在上面给你着最好的色拉，冬天我们要在炉台上烤白面包。"

"好的，"丽塔郑重其事地说，"就应当这样。"

说完，他们便格格格地笑着，打闹起来。后来，他们又疲惫不堪地躺在一起等着天黑。春天在一台机车尖锐刺耳的噗哧噗哧声中来临，声音消失在平原远处的河面上。这间有各种家什和两个居民的小屋，变成了一只硕大无朋的旧飞船上的吊舱。它固定在深黑色的苍穹之中，有规律地、大幅度地摆动着，只有闭上眼睛才能感觉到。

这时，他们都闭上了双眼。

现在，他们一会儿就到了高高的星空。然后，吊艇拱几乎掠过城市的灯光，又穿过黑夜摆向这弯狭长的黄色新月。当他们摆回来时，星星又增多了，地球上的灯光也更多了。象这样周而复始，没完没了，直到他们头晕目眩为止。他们紧紧地搂在一起，互相抚摩，默默不语地彼此安慰着，就同人世上所有的情侣们一样。

下面的灯光逐渐熄灭，紧接着满天的繁星也消逝不见。最后，月亮也在破晓时的红色晨光中黯然失色。这时，他们肩并着肩，站在窗户前。微风吹拂。他们俯视着城市的一隅，俯视着几棵树木和一段河流，看着这一切慢慢地从黑夜里露出真容。

他们自己也从黑夜中显露出来。他们四目相视，都发出会心的微笑。

六

微笑是否能够永远保持呢？难道它没有受到极大的危害吗？难道这不是用来祭祀刺耳的笑声，祭祀那无法消除的寂寞的标志吗？

微笑依然存在，而且时间很长，它就在泪水汪汪的一层薄薄的面纱之后。在我们之间，这是一个既秘密、又奇妙的信号：你在这儿吗？而回答是，不在这儿，我会在哪儿？

疗养院犹如丧服，一片白色。丽塔就搬到了这里。此时，正值夏季，外面还比较热。然而这个夏天却有些特别，它可以使一个人失去勇气。微风一吹，便叶落满地。在最后的时刻，这些东西对我们又有什么用？

丽塔对新医生的审慎态度淡然一笑。难道他真的就不好奇？走着瞧吧，来日方长啦。这几个星期在哪儿度过，看来无关紧要。肯定在某个地方有些事情非同小可。后来，一定有人又碰到他们。现在，晚上人们从护士手里拿过散发出浓

烈乙醚味的小玻璃杯，一饮而尽，接着把身子往后一靠，等着睡觉。这当儿睡意肯定已经到来，可以一直睡到天明。

当丽塔睁开双眼时，见到的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地上长满红色的罂粟花。坡下的红花特别多。那儿有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在走着，她手里拿一把太阳伞，身边有一个孩子，孩子穿着与女人同样的衣裙。坡上面，还有几个人的身影在逐渐消逝。这些人到这里来，除了观看草地和罂粟花，毫无别的打算。草地后面是一排树木，林木之间有一座小小的四方形楼房。白色的墙壁，红色的屋顶，犹如小孩在他们图画册上画的一样。在十分自然的蔚蓝色的天空，浮云飘动。这些浮云每一个人在他孩提时代都已见过，后来却又很少见到。画上的人物甚至连头也不抬一下，他们白白错过了观看这些浮云的良机。而现在已经为时太晚，因为他们差不多已经死去了一百年。那位画家死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看到了这一切。

只要我愿意，就可以站到窗户前，看到公园里那些古老的参天大树上面的天空和浮云。只要人还活着，这就是一种优点，也许不是很大的优点，但毕竟是优点啊。

丽塔在反复考虑——这样的罂粟花草地她还从来没有见过（也没见过草地）；首先，由于这幅画使人有一种愉快的、但却是早已过时的、甜丝丝的感觉，这又使她受不了。可是后来，她自言自语道，干嘛连一百年前的草地和树木都应当同今天的一样呢？更不用说那些面色苍白、弱不禁风的女子了。后来她发现，这幅画遇到不同的自然光线时，变化多

端。这使她感到很满意。她知道：有这种事，确实有。

当初她刚进城时，城里的一切都使她惊讶万分。如果撇开她已经到这儿来买过东西或者作过客不谈，那她还没见过城市哩。她对什么东西都感到好奇。去参观她今后冒险活动的场所时，她心里扑扑直跳。她要坚忍不拔，无所畏惧，善始善终。

她注意到，这甚至是好几个城市，它们就象一棵古树似的，在搏斗中相互环绕。她巡视着环行大道，在几个小时内就轻而易举地越过了好几个世纪。她很想到市中心去。市中心招架不住这种交通状况和这些人群，当晚上回家的人流、购物的人流和下班的人流出发时，它就濒于土崩瓦解了。这使她感到很开心。她让别人推推搡搡着，站到一个角落里，等着四周的灯光照来照去。

她也有点害怕。在这里谁也不注意谁，她想，很容易就会走掉的。年轻人在有轨电车上心安理得地坐着，却让老年人站在身旁。汽车溅得你裤腿上满是泥污。在商店里，人们匆忙之中猛一推门就撞到了对方的脑袋。在大百货公司，他们用广播喇叭叫喊着那些应该去领导那儿的女售货员的名字……

她沿着工人住宅区长长的、呆板的兵营式建筑走了好久。她看见钉在某些街口的牌子上写着："×××同志在一九二三年三月斗争中在此战死。"于是，有些街道霎时间便有了标明自己年份的数字和自己的面貌。

有二十万人过去不住在这儿，因为住在这儿特别叫人厌

心。所以他们都迁来了。这一点从他们的脸上就可以看出：这是另外的一种激动、聪明、坚定和疲劳 很可能不是自愿来的。不过，又是什么东西迫使他们这样做的呢？

丽塔花了二十芬尼登上市场边又高又古的塔楼。她在上面呆了很久，寻找着远方的故乡山脉，可是找不到。风从广袤无垠、没有树木的平原上畅通无阻地吹到城里。在这儿，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根据空气中主要的气味是化学、麦芽咖啡或是褐煤，来确定风的方向。而在所有这一切的上空，是笼罩和令人窒息的工业废气。在这儿，大家都按照象要塞一样耸立在市郊的大型化工企业黑魆魆的烟囱来确定方位。这一切存在的时间都并不长，还不到一百年。至于在这一地区上空，通过污物和烟子过滤的散射光线存在的时间，那就更短了，可能只有一两代人。

对于预兆，我并不介意。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心情沉重。这一点我明白，就象我站在塔楼上一样。只要愿意，我可以看到十万张面孔。但在我们村子的一百来个人中，我却没有这么孤独过。

就是今天，还有一位姑娘平生第一次来到这座大城市。

乜斜的阳光有几秒钟正好照到塔楼，照到她身上。她看见天上的浮云飘动得更快了、四月的风行色匆匆地席捲着天空。很快太阳就会落到下面的街道上去的。她拾级而下，慢腾腾地走回那古老的、绿树掩映的别墅街。

曼弗雷德在迫不及待地盼着她。她叹了口气。"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人。最多在塔楼上……"

他笑了笑，同她一道走着。他有一把了解所有这些陌生无聊、闭关自守的街道和广场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回忆。他给她打开了这座城市的大门，她看见，城里隐藏着名胜古迹与财富。

然后，曼弗雷德却同她一起回到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在恐惧与苦难、辛酸与耻辱中熬煎，而这一切又发生在他懵然无知的年代。就连他没有明确说出的事情——不是什么东西都说得出口的——现在他都已抛开，他感到轻松愉快，象这样的情况还从来没有过。后来，他偶尔还想起，春意盎然、经常被骤雨冲刷得闪闪发亮的城市，丽塔站在灰色的、摇摇欲坠的屋前那付面容，可怜的公园，不少人匆匆来去的身影。

还有，就是那条河。

在与他父母高贵的别墅街毗邻的贫民窟，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过破碎的木梯，犬牙交错、暗淡无光的院落，穿过发散着霉臭味、被霉菌腐蚀、用磨损的砖头铺设起来的过道——他童年时代的印第安人小路——突然来到了河边。这一点丽塔简直没想到。这条河自从曼弗雷德小时离开它之后，变得更有用，但也更不友好了：它带走的白色泡沫发散出臭气，从化工厂一直流到城市后面的远方，把鱼都给毒死了。尽管河岸平坦，四周长满青草和柳树，但如今的孩子却不会想到要在这儿学习游泳的。

不过，河谷地区仍是一年四季上班时的必经之路。就从这儿，冬天把它那凛冽的寒风一直吹进人烟稀少的街道。而

现在，春天正在这里养精蓄锐。它已经给绿色的灌木增添了第一批黄色的花朵。明天，它就会制伏这严肃认真、忙忙碌碌的全城，毫不害臊地在城里所有的屋前小花园中繁盛起来。

当人们在某个幽静的地点远远地向河里俯下身，屏着气，久久地看着流水时，这条河也没有忘记照出人的面部来。

曼弗雷德在自己映照在河面上的脸旁，从来没有见到过女人的脸。第一次出现这种事使他心情激动。他在一旁看着丽塔在小心翼翼地帮一只黑色小甲虫的忙，然后他把她拉起身来，打量着她，就象第一次见面似的，弄得她不知所措。而他却只是惊讶地摇摇头。

在黄昏骤然降临时，他们沿着岸边的道路往前走，走到一个地方，这里是最后一座房子，再往前，这条河就离开城市了。他们转身往回走。猛然间，他们萌发了到人们当中去的兴致。他们走进一家小小的、长条形的市郊影院，观看儿童场。破旧的机子发出沙哑的声音，画面闪烁得很厉害，不过这并不妨碍孩子们，而且连他们对此也心甘情愿。

银幕上那个小男孩的面容把他们给吸引住了。这是一张聪明的脸，很适于表现悲伤和快乐，而不适于表现阴险与迟钝。它就是精明、失望、绝望和高兴。它可以为了肮脏和饥饿，为了卑躬屈膝和庸俗仇恨而变丑；它能够保持自己的纯洁，用知识赢得善良，它值得任何努力和任何牺牲。

隆冬天气，当由于期望幸福而全身战抖的男孩为了美满

的结局，同他父母一道，坐在一辆寒风飕飕的载重汽车上走向世界时，孩子们郁积在胸中的激动便在异口同声的叹息中爆发出来。灯亮了，曼弗雷德看见丽塔满脸泪痕，而且好象她还不能控制自己。

这是他今天第二次对她摇头。"啊，你这个孩子，"他几乎是愁容满面地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七

夜里，天气变了，风向逆转，往东刮，而且变成了狂风。快天亮时，好象要冰冻了。

这天早上，丽塔第一次去工厂。"祝你成功！"当她随手带上房门时，曼弗雷德在后面喊道。他取笑她，可她却信守自己对施瓦策巴赫许下的诺言（"一个教师如今得了解一个大型企业！"）。曼弗雷德的父亲给她找到了一个工作。他是机车车辆厂商店经理。

她感到胆怯，她缺乏一个鼓励她的人。这当儿，她暗暗嘱咐自己：别左顾右盼，动身吧，睁开眼睛。如果你做错了什么，那就当心，别再出这种事。别让人注意到你的心情。准备独自完成这项工作吧！

半路上她已经明白，以后的几个星期她要经历的东西，同她以前所见过的东西是无法比较的。她的乡村生活终于远远地、冷漠地落到了她的后面。她没有时间来惋惜任何东西。她要适应清晨那急促的节奏。当天边泛起昏暗、冰冷的

鱼肚色时，她正在有轨电车站。等到能挤上满满的电车时，虽说她手脚都已冻僵，但心里却很快活。接着，她就数着到下车时还有多少站。

她杂在车厢制造者的洪流中，走向工厂。一条长长的、树叶几乎落光的白杨树林荫道通向工厂的大门，风就顺着这条林荫道向他们直扑过来，刮起一阵阵市郊的尘埃。工人们都把公文袋斜着拿在手里，遮着脸。他们彼此用手势和叫喊来互致问候。他们三三两两，边说边走。只有丽塔在人群中独自走着，她竖起大衣领子，用手按着它，使它能遮住半截脸。她不愿意看见惊奇的、或者好奇的目光。

在厂门口，她再一次环顾四周。正好有一抹阳光洒到白杨树的树梢，有几片银色的树叶在闪闪发光。太阳和风今天也要对树叶施加影响。

在工厂大门里面，一年四季都在生产。

顺便说一句，她走进的也根本不是大门，而是一道相当窄的门。紧接着，她就到了工厂大院，即使人们从来没有进过工厂，但这种院落谁都见过。再说，这儿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她想，我在这儿根本就找不到路，每天早上我都会迷路的；最好是，我提前十分钟来。她四处打听：埃尔米施生产小组在哪儿？一个年龄不轻的男人不认识她（“我是今天刚来这儿……”），接着又来了一些人，他们吵吵嚷嚷，争论不休：千万别给这位小姐说最复杂的路，你就给她讲怎样走最保险；所以你要留神……

可我心里却在想，我绝不会找到的！

她记住了几个标记：从黑板左边过去（车厢制造者们！要保证完成三月份的计划——三月份？怎么会是三月呢？）走过一个三角形的院落，就到了一个很大的、停放着尚未完工的暗灰色车厢的大厅门口，从电焊工火花四溅的工场左边绕过，穿过一个新的车间，最后终于走上木板楼梯，来到木工组的棚屋。

现在，她已经变得勇敢起来。可是，一看到整个小组十二个人站成一个圈围着她，甚至连小组长冈特·埃尔米施这个往常杀伐决断的人，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她又气乎乎地想：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施瓦策巴赫竟想出这种荒唐事！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这些人都不开玩笑，不过看得出他们后来想出了什么点子。今天，丽塔对自己笨拙的举止以及在人群中那不知所措的举动，连她本人也感到吃惊。任何人都闻得出家庭温暖味的这个幼稚少女，在一年多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脸色苍白、眼睛大大的年轻女郎。在这段时间内，她虽然吃力，但却坚持着学习正视生活，学习随着人的年龄增长，不会变得更冷酷。

这位埃尔米施是个身子结实、满头黑发的汉子，三十五岁左右。他在脑子里闪电般地考虑了一下他那些组员的情况，然后就让这位姑娘同罗尔夫·梅特纳格尔和小汉斯搭档。他们马上都看出，这是一个天才的决定。对于丽塔来说，一个太老了，他自己的闺女都已全部长大成人，而且还忙着工作；而另一个哩，又太年轻，人也并不卤莽，而且老实

说，脑瓜子也并不怎么灵活。他们三人一道走开时，大家都朝着他们的背影冷笑，笑他们的处境并不会很走运的。

最初几天，大家都寡言少语。当然，丽塔很快就露出了马脚，她对起码的工序都一窍不通。在车上窄窄的包厢里和过道上，在最后加工时拥挤不堪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在她身旁挤着，给她示范每一步的操作过程。要是他们自己干，本来是可以干得更快的，这一点她也注意到了。小汉斯感到满意的，看来正是这个。各方面都比他强的人，有的是；而他却能破天荒第一次给别人作示范。"安装压力框，"他说，"看起来很简单，然而什么都要学。"他自己也比往常干得更快。

罗尔夫·梅特纳格尔总在东奔西忙，几天后，他叫丽塔"孩子"。而她也怯生生地称他"梅特纳格尔先生"，并且对他那瘦削的面孔怀着一种信任的感情。她仔细看着他，看他示范：你要这样拿螺钉，这样放钻头，然后紧紧按住，要不，它会掉的。

丽塔开始环顾四周。工厂又吵又脏，乱七八糟，车间、仓库和房屋犬牙交错。地上轨道纵横，火车车厢、汽车和电瓶车熙来攘往，挤进城市交通干线、另外一家工厂和铁路线之间的一个小小的三角地带。"象今天这么多车厢，这里还从来没有制造过。"梅特纳格尔说。"不久，我们就要把它们都堆起来了。""也不一定。"赫伯特·库尔补充道。对这个人，大家都叫他冷酷的赫伯特。"是你这样说的？"梅特纳格尔怒气冲冲地问。"不。"库尔满不在乎地说，"我们是有名

的生产小组啊。”“正是这样。”梅特纳格尔答道。

丽塔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可是大家都在埋头吃饭，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没有人打算给她解释，这场争执只能是毫无意义的。她同赫伯特·库尔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他是唯一使她胆怯的人。他从不开玩笑，也很少讲话。不管她是否在场，他都不改变自己的态度。有时她想，根本没有什么能打动他的心。她高兴的是，自己不用同他一道工作。冈特·埃尔米施把一篇报上的文章递给大家看。这篇写的是他们（能干的十二人）。他们一面轮流看着，一面啃着面包，都一言不发。埃尔米施把这篇文章同其它文章放在一起，钉在墙报上。

大壶里倒出来的咖啡有一股铝的味道，使人昏昏欲睡。丽塔感到腰酸背疼。上午她象往常一样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然而，响下班汽笛前的那几个小时，也已经过去。她又走上那荒凉的白杨树林荫道，步履蹒跚，背着风，也背着光。

最后那一瞬间，曼弗雷德在她脸上寻找着失望或者厌倦的迹象。他已经好几次注意到，如果看不见一件事情的好处，她是坚持不下去的；她很容易就把注意力转到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去。使他感到开心的是，送她一件合身的上装，给她看看，她应当怎样留头发。而她哩，什么事情也都盲目地追随他。

可是，他也慢慢明白，她是在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当女教师的目标走去，犹如她过去朝他走来那样。这一事实，人

们不能不接受，再说也根本不让人们去设想会特别谈到“接受”的问题。有时候，她晚上真是太累了，感到精疲力竭。她这样做，使他感到很抱歉，他对于这种毫无意义地浪费她精力的做法表示愤慨。“那就退出来吧。”他说。但她摇摇头，“不能简简单单地就退出来。”她说。他劝她，人们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我可不愿意这样。”

晚上，他们全都坐在赫尔富尔特家的大圆桌旁吃饭。

赫尔富尔特先生总是象雄心勃勃地打开信号旗一样打开餐巾。他揭开菜碗的盖子，郑重其事地说：“祝大家胃口好！”

赫尔富尔特先生的气色还是那么好，他长得又瘦又高，头发稀稀落落，不过还没有多少白发。他的玻璃假眼几乎一点也不碍事。丽塔想，同他是合得来的，可曼弗雷德好象很恨他。他母亲那付酸溜溜的傲慢劲可把丽塔给吓坏了。他讨厌自己的母亲。

他们之间几乎没什么好谈的。车间里的喧嚣声和赫尔富尔特晚餐桌上咄咄逼人、但却更为显而易见的寂静，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对照真是无法想象。两种情况都使丽塔感到不安。她既不明白工厂里人们的过分活跃，也不明白赫尔富尔特家高度紧张的沉默。她作为观众，正坐在有变化无穷的灯光和布景的舞台前，看见表演者登台表演。这样的念头在折磨着她：所有这些片断最后都会组成一出剧，而她就会单独认识到隐藏在后面的意义。

她没同曼弗雷德谈这件事。当他心神不宁地看着她时，

她就微微一笑；而要是他发问的话，她就说："我有你作后盾。"

"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好处比你想象的还多。"

有时，赫尔富尔特先生找到了能引起有用话题的线索。这是很不错的一天，他唠叨个没完，话也说得娓娓动听，人们只好点头称是，而他最后告诉大家的却是今年的收成或者欧洲的天气。

不幸的是，赫尔富尔特太太对她丈夫的讲话听不了多久。她用简短、尖刻的话语来充塞他那平铺直叙的唠叨，甚至通过这种办法赋予它类似戏剧性的内容。

多数情况下她都求助于丽塔。她不能公开同丽塔作对。可是按照她的本性，她会使丽塔更加不得安宁。

"从前"，她叹息道，"年轻的姑娘在寄宿学校里准备着结婚。而如今，却把她们塞到工厂去，放到一堆素不相识的男人当中……"赫尔富尔特太太是一位讲究的女人。她剪得短短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做家务事时，她戴上胶手套，她的帽子同衣服的颜色配得非常协调。她瞧不起丈夫，很可能在婚后三十年中还为此蒐集了不少理由哩。不过她关心的是，他能否跟她一道出去见得人。她的面容在怨恨与猜忌的思想腐蚀下，具有轮廓分明、近乎男性的表情。脸上扑的香粉和涂的胭脂显得很不自然。因为坚持严格按照生的素食计划进餐，她瘦了。她按时合着一家西方广播电台播送的体操乐曲做操，直挺挺地立在那儿，象根棍子一样。没有人相信她

会再犯歇斯底里的毛病。

因为有丽塔在场，赫尔富尔特先生不得不一反常态，对妻子的人身攻击匆匆忙忙作出反应。"埃尔夫丽德！"他口气温和地提醒她，可惜他妻子寸步不让，要同他争个高低。她饶有兴味地看着他，等他把三、四句分寸适当、用来纠正别人的话说完，就好象她仍然在等着听到奇迹，听到从他嘴里说出一种特别的想法似的。要是他说完了，她就会感到有点垂头丧气，继续吃她的，心里感到又是满足、又是失望。她能够做到沉着冷静地说："你不是下班了吗，乌尔里希？你的党徽挂在外衣上了。"

在充耳不闻这套技艺上，赫尔富尔特先生可算是大师了。当他妻子想方设法把儿子卷进谈话之中时，他便在一旁坐享其成。她知道这些尝试的结局。然而，一种自我折磨的欲望促使她一再让这位陌生的姑娘成为她失败的见证。当曼弗雷德的母亲把充满抚爱的目光对着曼弗雷德时，丽塔便忐忑不安地期待着他脸上表情的变化。他冷冰冰地看着母亲，仅仅保持最起码的礼貌。不过，赫尔富尔特太太却想咬住他扔过来的片言只语，然后转过身去，慢慢揉合，直到把这些话语都揉成一个儿子对他所热爱的母亲的自白为止。还出现过这种事，她甚至告诉丈夫，"儿子对我说……"她经常使用这种措辞，而且似乎是下意识的。

假如晚餐终于完结，而他们最后又是在赫尔富尔特太太悲戚伤心的话语中离开餐室，并随手关上起居室的房门，那么，他们小阁楼的布景更换力每天晚上都会重新得到证实。

他们笑上一会，耸耸肩膀——曼弗雷德从来不谈自己父母——随后，丽塔便拿起她的英语语法。这本语法赋予她一种感情，就是说至少关系到她未来的职业，而曼弗雷德也开始研究起自己的分子式来。

他有这种能耐，可以一刻不停地沉浸于自己的工作之中。他打开放在墙角三角搁板上的那台又小、又旧的收音机，收音机不断发出扑扑的声音。接着，他把双手揣在裤兜里，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他一面走，一面看着办公桌，犹如狐狸看着自己的猎物一般。丽塔动也不动，后来，她发现他开始在咬猎物了。他神经质地嘀咕着，合着收音机里的曲调吹起口哨来（这件事你——你——你应当给我透——透露一下）。他俯下身去，看着自己的文件。他总是持怀疑态度，其实是感到百无聊赖。忽然，他象发狂似的找起什么东西来。他把各种图表和计算好的东西都放到地上。最后，终于找到他需要的东西了。"噢！"他喃喃着坐下身，开始写了起来。

丽塔看着他的侧影：窄窄的鬓角，轮廓分明的、直溜溜的鼻子和一个现在没有想到她的脑袋。她看得出，他每天在开始工作之前，都要克服自己身上存在的巨大阻力，克服感到自己不足的感情，克服害怕自己不能坚持到底、完成任务的畏难情绪。在他应当揭示出来的事实面前，他象孩子一样感到胆怯。她避免让他发现自己已经逐渐地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对她毫不掩饰。

"现在工作有进展啦！"因为她取笑他，过了一会，他便

用拳头威胁道。"你刚才写什么来着？"

他给她大声念了一句话。这句话全是分子式和拉丁文，她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你到底写的什么？"

"写的是，如果我把你以后的套衫在这种液体，而不是那种液体里放多久，那它就变得更蓝、更好看。"

"瞧你，"她说，"你说得很对——你觉得我应该穿蓝衣服吗？"

"不一定。要穿钴蓝色，而不是别的蓝色。"

随后，她给他织了一会厚厚的棕色上衣。这件上衣织得很慢，就象这一年漫步着走向遥远的冬天似的。这时，她感到很累，身子动也不动。她浮想联翩。这几个星期她遇到的事情真不少：有工厂里激动人心的白天，有家庭饭桌旁紧张的晚餐，还有母亲从村里写来的郁郁寡欢的书信。但是她觉得，晚上在复习英语语法和编织这件厚厚的棕色毛衣时，她干起来却是得心应手的。

八

"有人来看您，"一天下午护士说，"作为例外可以不按顺序。"

丽塔大吃一惊，简直不能相信竟看到罗尔夫·梅特纳格尔走了进来。他环顾四周，缩着脑袋，仿佛是怕天花板太矮了似的。她看着他坐在她的床边。

"喂，"他说，"有人催着你快干活，是吗？"

他根本没工夫。他参加了北方各专区收获马铃薯的工作。自然，偏偏是他又干这种事情。他的卡车带有几个拖车，车上满载着马铃薯。每个拖车的吨位都不同，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车就在外面的公路上，最多十分钟，司机不愿意久等，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呆在这个偏僻的地方。

"我很高兴。"丽塔说完，他笑了笑。看得出，他已经忙得精疲力竭。他整整一天没脱下便帽，帽子把他脑袋四周的头发边箍成了整整齐齐的一个圆圈。他一再擦去身上的汗水。

"外面一点也不热啊，罗尔夫。"

"你以为只有天热才出汗吗？"

他们都默然不语。"有什么新闻？"停了一下，丽塔问道。罗尔夫瞥了她一眼。她真是想这些吗？随后他说："现在我们每班安装十二个窗户。"

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但是两人都知道：这句话后面大有文章。热情、英雄业绩、阴谋诡计——只要人们愿意。每天每日，在任何一张报纸上都有这样十来句话，对每一字、每一句，丽塔都完全明白。

"啊。"她说。因为她根本想不起更为坚强有力的话来，所以只好说："你们可是一个有名的生产小组呀！"

对此，他们俩都相视而笑。

"你知道，"丽塔说，"火车——对我正合适。当然我也会随遇而安的。可我简直无法想象，晚上机车拖走两节新车厢

时，象我们机车这样扑哧扑哧的声音，我竟然这么喜欢……"

我老在考虑，到哪儿去呢？到天涯海角，到西伯利亚、到塔伊加、到黑海……有时我还带上一句问候，我从自己的红头巾上抽出一根线，把它缠在一根导水管上，某个时候我也会跟上去的这么一线希望……

这时，她又泪流满面，因为她想起了曼弗雷德总生她这条头巾的气的情景：小红帽①，小红帽，狼什么时候吃掉你？

"还不能起床？"梅特纳格尔问。这位姑娘是不会又哭又嚎的。

"能够起啦，"她说，"起床的时间一天天多起来了。"

不过，他实际上想的是另一码事。他眼前看见的是他本人，看见自己一年半以前怎样走遍整个工厂。现在他自言自语道：当时真象个疯子，象一头有毛病的公牛，他有时停下活来，对组里的一位同事说：我们每一班安装十扇窗户，再来一次，记住我的话。可他们都十分同情地看着他说：你这是在胡扯。而现在我竟直截了当地对这位姑娘讲：每班十二扇窗。

就好象这一切都不在话下，这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只要那儿还有一个对此感到奇怪的人，那就很好。人们自己就会忘掉这些的，没关系。可是在这儿的这个小家伙，一当能重新自立时，她就会不断地对什么东西都感到惊

① 小红帽：格林童话中的人物。

奇。

“你还记得我是怎样给你介绍我们小组的吗？”

“记得”，丽塔说，“记得很清楚。”

他干脆就利用她对人们感到好奇这一点。对此，她无能为力，就象别的人对抽烟感到无能为力一样。施瓦策巴赫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因此才确信自己一定能把她弄到手。更何况梅特纳格尔比起施瓦策巴赫来，还要精明哩。

他在一旁看了她一会儿，看着她怎样小心翼翼地同组里的男人打交道，就仿佛每个人身上都装满了甘油炸药似的；看着男子汉们怎样拿着这件事开心。那时，他自言自语道：为什么她就应该再次去干每个人开始时都要干的那些蠢事呢？他训了她一通。

“你听着，姑娘，”他说，“你要知道，我们是有名的生产小组。”

“是，”丽塔顺从地说着。不过，不光是顺从，她想到的是表扬，是报纸上很多关于这个小组的文章，当然也想到了梅特纳格尔同库尔之间的争执。

“好啦，”罗尔夫说，“最重要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我要教给你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怎样同有名气的人打交道。”他神情严肃，只是他的声音使她感到不舒服。这个人可能有眼力；当时她第一次想，他到底多大年岁啦？

可是，梅特纳格尔对于自己本人的事情却守口如瓶。他根本不会把什么事都讲给她听，他只讲了她应该知道的那一点点，好让她既不过于谨小慎微，也不敢于胆大妄为。她发

现，生产小组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国家。梅特纳格尔现在给她讲的是：不能干的事情和可以干的事情。他给她看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代言人和反对者，公开的和隐蔽的友谊，公开的和暗藏的敌意。他让她注意那些有时在尖酸刻薄的言语中，在情不自禁的目光里，在耸耸肩膀的动作时，不无危险地冒出来的暗流。

她开始摸到了头绪。"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知道，"现在她从沉思中醒悟过来，劈头便问："当时你从哪儿知道这些的？"

"什么？"罗尔夫问。

"就是你对我讲过的事情：现在这种情况是不会长此以往的，记住我的话吧！"

梅特纳格尔笑了。他站起身，同她握手告别。"怎么样？"他分手时说，"你想起我的话啦？"

当初，丽塔还不敢相信，在罗尔夫·梅特纳格尔这个老老实实的人身上居然会有这样一种爆破力。有天晚上，当赫尔富尔特先生很客气地问起她的同事时，她大大方方地称他为：罗尔夫·梅特纳格尔。

马上她就觉察到，这个名字在这里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桌边的紧张气氛变得缓和了。

要是赫尔富尔特太太懂得默不作声的话，一切都会重归安然无事。可她却控制不住自己。她叫了起来："啊，这个人还在呀！"

曼弗雷德瞪了她一眼，而她也真心诚意想收回自己的叫喊，但是这叫喊声已经荡漾在室内，而且长久地回响着。

"你真的以为"，曼弗雷德彬彬有礼地问，"每一个被父亲整过的人很快都会死于非命吗？"

这当儿，赫尔富尔特先生蓦地站起身来。还从来没人见过他从极其和蔼可亲一下子变得怒气冲天的神情。现在他已经勃然大怒。他马上就用最大的嗓门大叫大嚷起来。可惜他用错了音域，这种方式只有失去自信心的人才会采用。

他嚷嚷了不少事情，但这些都与正题无关。首先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他儿子粗暴的声音和继续进行的诽谤。"我儿子的——"他说着，但并不要同谁讲话。他越说越激动，其结局是根本无法预料的。可是，他象开始时那样，又以同样方式戛然而止，因为他已经发现，曼弗雷德无动于衷，正在继续吃他的。

现在，赫尔富尔特先生倒在自己的椅子上，用手巾擦干脸上的汗水，无可奈何地迸出几句责备年轻一代心肠狠毒的话来。看着他这付可怜相，人们是不会不相信他的。

曼弗雷德站起身来。

"这一套我见识过，"他说，"不过今天我没那个兴致去听这种老调，我再也没有兴趣洗耳恭听关于你的任何事情。"

他母亲走去挡住他，不让他出门，还把他拖回来。她哭哭啼啼地恳求他别走，别同父亲一刀两断，要尊敬父亲。这可是你父亲呀，你仔细想想吧，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曼弗雷德脸色苍白，他比往常还要粗暴地从母亲身旁一

掠而过，往门口走去。

丽塔看着这一切，心里感触万端，当房门在曼弗雷德身后轻轻关上时，她心如刀绞；她可怜那个啜泣着、倒在椅子上的女人；她感到孤独凄凉。

这出戏会怎样收场呢？

她在阁楼上等曼弗雷德，等了好久不见他的身影，最后她便到了街上。她在那儿一直站到快半夜的时候，他才回来。

"好啦，"他说，"今天你要一个人睡觉了。"

她摇摇头。"下一次你带我去吧。"她说。

他瞥了她一眼。"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带你去，真的不知道。"

他靠在花园门的一根粗糙的柱子上，丽塔没法往他那边挨近一步。她极力回想他当初老站在一棵柳树旁等待的情景。他一晚又一晚地等着，这些事还没过多久。每次看见他站着时，她一下子全明白了，自己对他的什么事都一清二楚。

她想，我要经常把他抓住。假如说我现在不能立即想出什么话来——不，不是随便什么话，而是绝无仅有的、正确的话——那么，他的面孔就总会象现在这样，而且还在昨天晚上就要溜之大吉了。

他真的走了。她看着他那缩着的肩膀，心想：他知道她是会继续站在他这一边的。

停了一下，他说："我本来是可以象亲爱的上帝一样保持沉默的，不过现在也可以给你讲一点。没什么新东西，这个你会看到的，只是我总没法习惯……

"顺便说一句，我差不多已经习惯了。可是现在你同我卷到了一起，顷刻之间，一切都象从前那样令人作呕。"

他的话只有一个开头，很难继续往下讲。她真想说，你就这样默不作声吧！难道这就是要他象对有权让别人给自己汇报的人那样，给她报告自己的情况吗？

或者，也许他有责任向她汇报自己的情况吧？

她想，也许当初恰恰是我应该免去他的罪责吧？因为她除了对这件事老是耿耿于怀之外，别无它法。她第一次注意到，这段时间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不但必须取得别人的自白，同时还要表明自己能进行自白。空气中充满自白，好象现在很多东西都取决于它，因此真话就从人的内心深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她想：我究竟是否完全懂得怎样对付他的真话呢？

九

"罗尔夫·梅特纳格尔这个人倒无足轻重，"曼弗雷德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如果你给我讲，他是一个正派的家伙，那你说的每句话我都相信。

"去年他还是你们厂的工长哩。什么？这件事他没对你说过？据说他是有希望爬上去的。但倒霉的是：他的下级不

老实，犯了错误，而他的上级就是我父亲。我父亲在一旁不动声色冷眼旁观，看着以梅特纳格尔名义呈报的结帐清单一月比一月混乱。当他有了足够的证据时，他就拍板了。他安排了一次大检查。帐目确实有差错，亏空三千马克。于是，梅特纳格尔被赶下了台。据说他大闹了一通，因而把这一切弄得更为糟糕。

"打那以后，他就到了生产小组，也就是你现在认识他的这个地方。

"我父亲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平常他不是胆小怕事、依赖别人，并不愿意铤而走险的吗？我想，他可能是不得不如此。"

丽塔在他身边默默无言地走着，和他迈着同样的步伐。她等着他再继续往下讲。

"你说过，我对他不公正。别的人对他就公正了吧。我要进行自卫。从我记事的时候起……

"我所知道的最早的往事——象别的孩子听睡美人① 和小红帽的故事一样，这些事情我已经听过上百次了——是关于我出生的童话。

"你听，从前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就象童话里的人那样相亲相爱。尽管她并没有嫁给他，但她已近三十，再加上她提出的条件太苛刻，把所有别的男人都吓跑了，因此，她只好依靠制鞋厂这个无足轻重的代理人。这不是童话

① 睡美人：童话中因着魔而昏睡一百年的公主。

里的，这些事我讲给你听。童话里说的是：他们相亲相爱，可就是没有孩子，流产了。我母亲后来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瞧，我这又离开了童话。因为生了一个理想的神童——一个男孩，那就是我——按照医生的说法，这是一个早产儿，身体太弱，很难养活。

"这时，来了一个童话里的仙女——善良的女护士伊丽莎白。她用茶匙和别人的母乳精心喂养这个弱婴，一直到她能够把婴儿交给亲生母亲继续喂养时为止。这位妇女，也就是我母亲，把这孩子看成她的命根子。她用各种利己主义的母爱纽带把孩子同自己紧紧连在一起。她付出的代价，只有童话中的奇迹才配得上。其实，她是相信我以后会继续报答她的。

"童话到此结束，而我的生活也就从此开始。"

曼弗雷德欣赏自己终于讲话了。不过，不能和盘托出之苦却在折磨着他。虽然在他身边的这位姑娘耳朵很灵，最后她懂得的东西会比一个人能给别人讲述的还要多。但是，作为他这一叙述的详细说明，却有大量的图片、气味、话语、目光、想法从他身边掠过。

他想起家庭相册里的照片。在照片上，他母亲很漂亮，目光中多少含有一点柔情蜜意，而这种感情在她同这个男人共同生活中就不能不消失殆尽。他经常在自己的记忆里寻找她逐渐变化的蛛丝马迹；考虑他什么时候看见她有处世的能力或者热情温柔；一再想象，如果没有这个家庭的牢笼，没有她生活的这种可怕的贫困，这位妇女如今会怎么样呢？

"大家会同情她的。"他对丽塔说。"这一点我不否认。小时候，我听到过多少从卧室里传出来的争吵声和哭泣声！后来，她发现丈夫欺骗了自己。以后他成了一家制鞋厂的第一采购员，而这又完全是由于她的虚荣心所驱使。他很少回家。他驾着一辆公车，俨然象个主人似的。我母亲差不多老是生气。在厂里，他有好多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女人，同时过双重生活本来就使他疲劳得要命……

"当然，他很早就参加了冲锋队。我还记得，他穿着新制服在走廊上的镜子前和我母亲面前把身子扭来扭去的情景。当时我可能还不到四岁。我看见他们的目光怎样在镜子里面相遇。他们意见的一致对我来说，比争吵还要可怕。于是，这时我便躲到几件大衣中间去。

"从那以后，我父亲开始了同他老板之间的友谊。他当了代理人，也就是说，有了进行社交活动的能力。每逢星期天，我们就到老板家去，有时他们也到我们家来。

"过去很少让我同小孩子玩，玩的时候，我母亲老坐在窗帘后面干涉道：'那些没教养的孩子会把你弄伤的，弗雷迪！'可现在每个星期天都把我交给老板的儿子赫伯特。他比我大三岁，同我一道玩他愿意玩的游戏。他逼着我胡闹，而最后，罪过总是落到我的头上。我父亲平常几乎就不正眼看我。他并不喜欢我。还当着这些人的面打我，好让他的老板看一看，在我们家里谁是主人……

"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对他恨之入骨。而这也是唯一的、就是今天我还确信不移的事情。"

他在寻找丽塔的眼睛，可她却回避他的目光。她看着自己用均匀的步伐继续前进的双脚--会儿在路灯的灯光下，一会儿又在阴暗处。她没注意到曼弗雷德的胳膊动了一下，想去握住她的手，但随即又重新放了下去。

"到现在为止，没有听众我照样过得很好，"他接着又说，"也许我还应该继续试一试吧？"

丽塔摇摇头。她避免聚精会神地去谛听。以后她会看到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现在的关键是仔细听他讲的话。快天亮时，也许一切都会变样。也许他们没法对付这种变化；可是恐惧害怕吧，现在又为时已晚。

"在学校里我--直是拔尖生，"曼弗雷德说，"他们管我叫'七月儿'。我母亲每个星期都去教师那儿提抗议。这时，他们没有折磨我了，而只是避开我。在家里我撒下弥天大谎，装作有友谊、有成绩的样子，这一切对于我来说不在话下……

"当他们替我报名参加少年队①时，战争已经爆发。我父亲是他老板离不开的人；我们什么苦都没受。当时大家都很高兴有--双和平时期生产的优质鞋。"

他想，我干嘛对你说起这些？她能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吗？当初她还没有出生哩……

可笑的是：不知在她与我之间的什么地方开始了新的一代。她怎么能理解，人们很早就用这种该死的、很难摆脱的

---

① 少年队：德国纳粹时期希特勒青年团下十岁到十四岁男孩的组织。

不在乎，来感染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谈到哪儿啦？"他问。"对，尽管希特勒青年团使我感到厌恶，但它组织的活动我还是每次必到。只要他们下令，我就闭着双眼翻过每一座墙壁。本来，我也会做一番迥然不同的事情的，而且用不着谁来给我讲一个人怎样出于害怕而成为罪犯。他们并没有把我卷进去，因为我不是他们那种人。

"最后，他们把我父亲弄去保卫家乡之后，我就陷进了一帮团伙之中。这个团伙的成员全是我这个年龄的小伙子。他们驱走了我身上的恐惧，使我变得正常起来。这里的正常，也是当时大家称之为正常的东西。我又抽烟、又骂人，还在大街上怪声大叫，在家里我当着母亲的面把双腿放到桌子上。最后发展到我上历史课时用一支旧的自动手枪射穿了课桌。教师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如果不是他们正好把所有学校都改作野战医院的话，那我当然就被学校开除了。

"我们整整一个夏天都在闲荡，仔细观察成年人短期内在我们面前怎样施展他们的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我们都说，看他们还敢到我们这儿来！当看到招贴上写着现在全部变了样时，我们都哈哈大笑。变了样？究竟是谁变了？还是这些人吗？秋天我们学校又开学了。我们狂叫着从过去我们教室的橱柜里把旧的纳粹歌本都抽出来，新来的人根本没时间来清除这些破玩意。

"四五年四月的一个夜晚，我母亲把元首肖像烧掉了。从那以后，这张秋色图就挂在了我们写字台的上方，你还记

得吧？这幅风景画同过去希特勒的画一样大。如今没有人还会说，裱糊纸上的那个浅色斑点是怎么来的。再说，裱糊纸也已焕然一新。

“当我父亲在战争结束后一年衣衫褴褛、穷愁潦倒地再次露面时，他再也找不到自己那套褐色制服了。我母亲因为有一个小小的鞋库可以用来搞转手买卖，所以不象其他人那样，去干染衣物的事情。

“我母亲真是飞黄腾达。她组织了我们整个以物易物的交易。我们之所以不挨饿，都得感谢她。而我父亲又在干什么呢？他是一个自尊心受到致命创伤、精神负担十分沉重的人，是一个跟着别人跑的人。除此而外，别的什么也不是。这一点他多次对我保证过，再说也确实如此。他是德国的一个随大流的人。信念么，他从来就没有。他也没有干什么特别的坏事。别的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同他握手。在制鞋厂的档案室可能还有一些他写的信，这些信如今使他感到难堪。是难堪，而不是恶心。

“另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梅特纳格尔——你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我父亲要整他。关于这件事我不想多说。

“我母亲使尽全身解数，终于使我父亲重操旧业。她成功了，最终把他给制服了。”

而他想的却是，最终是她失掉了我，尽管她时至今日仍然不愿承认这一点。

现在他无所谓了，可以讲了。相反，他差不多倒是怕止

不住话头，要讲个没完。这时已经夜阑人静，街道上又潮又冷，就象无路可走的峡谷孤独地躺在他们面前。他们已经第三次路过家门。他身旁这位姑娘又困又冷，全身都已冻僵，但她却依然坚持站在他的身旁。

"有一天，"曼弗雷德继续讲道，"在我父亲的扣眼里出现了党徽。当他戴着党徽回家时，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从那以后，他一看见我，就要生气。"

曼弗雷德想，象他这样的人可不是绝无仅有的，比他糟得多的人还有的是。虽然如此，不少人都很幸运。老实人需要他们时，就遇到了他们。这种事我就没碰到过。'我再仔细一看，就发现总是别的颜色吃得开。可是，在这个国家老实人又会从哪儿来呢？再说，难道我真的去找过他们不成？只要人们自己是老老实实的，那么，找到他们就那么重要？做这种事需要竭尽全力吗？要是我真心诚意想这样做，我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们马马虎虎地结束了学习生活。当时，我们十五岁的人是最高班，在这一班没有挂阵亡将士花名册……

"一个当老处女的教师发现了我的表演才能。你不会相信有这种事吧。可是很快我就在这个城里的各种庆祝会朗诵诗歌了。当时有很多庆祝活动。我背诵些什么呢？各式各样的东西。一切都很伤感，但却丝毫不带感情。'象在晨曦中，你在我四周燃烧，春天，亲爱的……'接着：'这个时代需要你的双手！'——另外，在我们秘密的地下室俱乐部里，我叫喊道：'别这样充满幻想地呆望着！'我还很有感情地嘀咕

答："那就问问汉娜·卡什吧，我的孩子。但只用问她是否爱他。"

他想，我亲爱的孩子，就是那个时代！当时，丽塔刚开始学认字……

他打算赶快结束这次谈话。

"我母亲参加每次庆祝活动时都坐在第一排，她激动得几乎热泪盈眶。她完全以为我会成为一名话剧演员。我会给她带来荣誉，这种荣誉是生活应该报答她的。

"我没有当演员，这你是知道的。出于报复，我挫败了母亲的种种计划。得到自然科学系的录取通知，这应该是我最美好的一天。果然不出所料，她又哭又闹，又喊又叫。然而忽然之间，它再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了。

"从那以后，就根本没有什么事情使我真正愉快过。只是我的职业还不错。有足够的精确性，足够的幻想。

"再说你吧，你也不错。"

"有足够的精确性，足够的幻想。"丽塔轻声重复道。曼弗雷德对这件事很认真。

"不错，棕色姑娘，"他说，"正是这样。"

十

如今她知道，当初，也就是那天夜里，她第一次产生了一种面临凶兆的不可言传的感情。她一筹莫展，这就是她那不自觉的、不会使曼弗雷德伤心的勇气。她恰好具有他所需

要的这种勇气。

在厂里，她对情况熟悉一些了。她逐渐消除了怕引起大家注意的恐惧。她老感到奇怪的是，在忙忙慌慌中，在谩骂和呵斥声中，每天怎么能生产出两节闪闪发亮的深绿色车厢来？这些车厢呈流线型，很牢固，新崭崭的。下班时，就在试车轨道上把它们慢慢拖出工厂。在开动时，最后一批装配工才背着工具箱从车上跳下来，有时丽塔也在其中。她同别的人一道取笑验收师傅每天每日那付绝望的神情。然后，他们都站在那儿，久久地目送着小小的火车，一直到郊区的烟雾把它吞噬下去为止。

"要是想到……"小汉斯沉思道，这是他的口头禅，可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来没有把所发生的事情说出来。"那没关系。"别的人都好心好意地警告他。

尽管没有必要继续往下讲，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却是值得怀念的。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应做的事情，吵嘴的事是没有的。甚至连大家都寄予厚望的梅特纳格尔，也克制着自己。中午休息时，他们亲亲热热地坐在院子绿色角落里的粗糙板条上，两腿伸得远远的，背紧靠在板条上，双手插在口袋里。在他们看来，现在一切都井井有条。他们眯起双眼，看着光线还十分柔和的太阳，目送着飘动的浮云。这朵朵白云总在相同的轨道上飘过天空。中午时分竟变得晴空万里，这使他们感到奇怪。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喷气式飞机带着震耳欲聋的呼啸声冲破音障，眨眼之间就到了他们头上。它们飞得很高，很

快。他们的目光跟在飞机后面，慢慢移动着。他们也变得越来越温和了。

她在这一天也许是最温和的。也就是说在这一天之后，厂里出现了很大的不安。他们庆祝战后厂里生产火车车厢的五千大关，另外，也庆祝他们小组长的生日。

所有这一切，历历如在丽塔目前。她发现，这一天自己还觉察到了最细微的事情。工厂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风从院子上空掠过。在较窄的一面，是用彩带装饰起来的彩车。在1960.4.20.这一日期旁，是清晰可见、闪闪发光的数字：5000。一个乐队演奏着他们所能演奏的全部乐曲。紧接着，有几个演讲者登台讲话。每一个演讲人都赢得了掌声，一切都按部就班。丽塔同往常一样，坐在小汉斯和梅特纳格尔之间，高高兴兴地同其他人一起鼓着掌。尽管她只喝了麦芽啤酒，但却莫名其妙地笑个不停。当舞蹈队身穿白上衣、花裙子登上木板舞台时，气氛还要热烈。他们高兴的是，埃尔米施悄悄地把身子挪到了最前面一排。因为今天人家忘了把他请到台上去，因为别无它法，他只好使自己去缅怀往事。

最后，低沉的灰色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时，大家都四散而去。大家早就知道会下雨的，因为整天都散发着一股麦芽咖啡的气味，也就是说刮着西风。风儿把几片碎纸也吹到了木条篱笆上，然后只剩下孤苦伶仃的院子。

埃尔米施那帮人把他们过生日的小组长拉到就近的一家小酒馆。这儿他们都熟悉，在靠近窗户的角落里有几张桌子

拚成了一个长餐桌。管它外面的雨怎么下，他们照样让埃尔米施请客喝啤酒，而且喝双份。他们轮流为他的健康干杯。

在这烟雾弥漫的软管状房间里，灯光暗淡。

丽塔面前放着汽水杯。她坐在那儿，心里暗暗在想：他们要喝多少啊，而她自己又得在这儿呆多久呢？掌柜跑来跑去，应接不暇。他们都是他的座上客。烟雾从长餐桌冉冉上升，犹如一层发臭的雾纱。他们喝着，嚷着，而丽塔却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了。

她过去还从来没有工夫仔细端详这十二个人。

最老的六十岁，他就是花白头发的卡尔苏魏特，来自东普鲁士。大家只叫他的姓：喂，卡尔苏魏特，再讲一遍鸡蛋和你那个男爵的故事！他在一个真正的男爵家当过家庭木匠。他就是今天坐在工人中间都还象一个农民似的。小汉斯最年轻，对他，大家都只知道名字。他今天第一次同他们一道喝酒。他真是神采奕奕，感到无比自豪。他偏偏生不逢时，他根本没有勇气去找女朋友，不过他总是高高兴兴的。

“……紧接着，他自己来到地里，走到抢收庄稼的人们面前说：打赌吧，我一个人可以吃下十六个鸡蛋。可他们都说：不可能，男爵老爷。于是，他便拿过一篮子鸡蛋吃起来，而且居然令人惊讶地吃到十六个……”每次讲到这里，埃尔米施都要打断老头的话，大声叫嚷着，而且笑得满脸通红：“你们这些蠢家伙还佩服他哩，他把你们的都吃光了！”接着，整个小组都怪声大笑，宛如笑最有趣的笑话似的。不过，一再让别人引诱着讲他那个男爵的卡尔苏魏特，却做了

一个轻蔑的手势，然后便默不作声了。

就象大街上遇到的那些人一样，组里大多数人都相貌平常，而且年纪大一点的居多，年轻的少。到现在为止，不管怎么样，他们想方设法总能获得成功，而且非常成功。对这一层，没有人过问。但无论如何，也并非安然无恙。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量入为出，节约从事，或者屈服于优势——他们很能审时度势；再者，也并不是说他们在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时，由于绝望就不去寻找唯一的出路，寻找自己单独能借以逃跑的出路。

"这是根本没影的事，"弗兰茨·韦尔歇尔轻声地对旁边的一个人说，"帕里斯，好啦。你看见过贝督因女人吗？她们清晨在泉边洗澡的时候，你用望远镜瞧得很近……"他忽然发现只有他一个人还在说，大家都在竖着耳朵听他的。他很快地瞥了丽塔一眼，便默不作声了。"来首歌！"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一个人大声说道，"一、二、三、四！"

一道流水从山上潺潺而下……

他们什么东西没经历过！阵亡的弟兄，在监狱中被打死的朋友，在欧洲某些国家的妇女和世界上不少地区的种种迹象（谁能忘……忘掉那丝毫不能更改的事实，谁就……就幸福）。如今，他们的经历对他们已经一天天不管用了，这儿什么也别指望。可是他们就能因此而摆脱这些东西吗？每隔十天，就有两、三个或者三、四个人在等着钱。他们要把这个钱带回家去：吃、住、从收音机里听音乐，全靠它。

难道这还不是涉及到钱吗？

"祝你健康!" 小汉斯隔着桌子对埃尔米施祝酒。

他们拿起烧酒杯一饮而尽，大家的姿势都一样，然后便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

啊，你美……美……美丽的韦……韦……韦斯特瓦尔德，蒂……德……吕……蒂……蒂……迪……是她弄错了，还是赫伯特·伯尔脸上嘲讽的表情更明显了？他虽然没有同大家一起喝，但却做出那么一副样子，似乎唱这种歌只不过证实了他经常想到的东西而已。只是他看来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是否应当对这种证实感到高兴。

凛冽的寒风刮过你的山峰……可是……这时，又走进一个人来，这就是恩斯特·文德兰德，丽塔是第一次见到他。在她看来，作为管理偌大一家工厂生产的负责人，他显得太年轻，也太不引人注目。虽然他身强力壮，但面色却有点苍白，头发也不鬈曲，呈淡黄色。埃尔米施向他招手，请他坐在桌旁。尽管不情愿，文德兰德还是坐了下来。丽塔看见他在尽量避免妨碍这兴致勃勃的气氛。他一边同埃尔米施碰杯，一边说笑话("要是一个已经三十八岁的人了，那还到哪儿去呢?")，不过，他并不是那种特别风趣的人。文德兰德来了之后，人们的嚷嚷声并没有减小。

不过，也有某些变化。现在已经不再是祝贺埃尔米施生日的庆祝活动。丽塔远远地忽然看到了那张桌子，看到了她那个在小酒馆昏暗的灯光中的小组。往常，这种距离只能表明时间的流逝。同时，她听见声音也轻一点，而且清晰一些了。文德兰德之所以影响了这种气氛，恰恰是因为他企图使

自己适应环境，这就好比一个人违背自己的天性，去讨别人的喜欢，结果反而弄巧成拙一样。在其他人看来，他们的天性顷刻之间也都成了问题。也许是他在指责他们吧？

人们开始挑衅地怪声大叫，把杯子扔到桌子上。难道是有人不乐意看到他们在这儿祝贺生日不成？

不过，似乎由文德兰德引起的不愉快，并不使他们感到奇怪，他们对这类事情早有准备。在十五年中，人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完全可以明白：如果一个人事事如意，如果某人对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心满意足，那么，就是这一切肯定又会使他感到不满意，感到烦躁不安的。

在这段时间，恩斯特·文德兰德一句不得体的话也没说。他的话甚至越来越少。他赶忙喝完啤酒，用手指的节骨敲击着桌子，同大家告完别就走了。

这时，梅特纳格尔既带着几分愤怒，又有几分满意的口气，打破了沉静：

"这个我已经知道，难道说不是这么回事？"

尽管看不出梅特纳格尔声称已经知道的是什么东西，但没有人反驳他。他们的玩笑已经开完。为这次美好的庆祝活动感到惋惜，小汉斯想对文德兰德进行报复，替大家出口气。"他还相当年轻，可不是吗？"他说着，气愤到了极点。现在大家又有了笑料。不过随后就开始有人告辞："你的啤酒不怎么样，掌柜先生，你自己喝吧！"

丽塔同他们一道走了。

雨已经停息。一阵潮湿的和风掠过全城。丽塔又疲乏、

又激动，她真想现在就跑得远远的，譬如说沿着城市公路，走过迎风吹拂的柳树直到她那个村庄。

当她走下有轨电车时，曼弗雷德正站在她面前。“你等我啦？”她惊奇地问。

“就算是这样吧。”他说。

“久吗？”

他耸耸肩。“要是我说‘很久’，那你会想，谁知道啊，以后就每天都这么晚才回来，而且还发出一股股啤酒味和烧酒味！”

“散发出别人的啤酒味，别人的烧酒味！”丽塔保证道。

“你打算怎么证明这一点？”

她笑着，用他的袖头擦了擦她的脸。那就是说，同别人一样，每天晚上回到家里，有人在等着，然后自己必须详细汇报这一天的情况，而且因为老不回家，还要被痛骂一顿。这儿的城市公路有什么意思？柳树有什么意思？

在家门口，他们正好同一个点燃香烟往外走的人撞了个满怀。借助火柴的微光，丽塔认出来了：他就是恩斯特·文德兰德。她糊里糊涂地跟他打着招呼。他抬头一看，现在——也就是事后——才觉察到，在那儿的小酒馆里，在十二个男人当中还有一位姑娘。他脱下帽来，表示问候，随后便急急忙忙向停在最近一个街灯下面等着他的汽车走去。

“那是谁？”曼弗雷德问。

丽塔告诉了他。

“这个人我倒是了解……”他若有所思地说。

赫尔富尔特先生心烦意乱地坐在自己办公室里，他也没想到同儿子的不和，就急匆匆地讲起发生的事情来，机车车辆厂的老厂长去柏林（"西柏林，你懂吗！"）出差，一去就不返了。看来，他是想逃脱最近几个月厂里出现的生产下降的责任——可能他早就看到了这一灾难。

从今天起，新的厂长就是恩斯特·文德兰德。

十 一

丽塔总是把对那几个星期的回忆同火红的日出联系起来。日出前，昏暗的烟雾伴随着捉摸不定、令人不满的白昼和梦绕魂依的胡思乱想，冉冉上升。

不只是她，所有的人看来都有这种感觉，好象突然间一切可能性都取决于他们这个既不是很大、也不是很现代化，而且也不受中央重视的工厂似的。似乎很久以来席卷全国的紧张关系，现在都正好集中到了这一点。甚至"那边的人"都在注意他们；那边的电台不惜一切，几乎每天都要广播关于"当初兴旺一时的米尔德内尔机车车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行将倒闭"的新闻——真真假假，半真半假，甚至老厂长也通过西方的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他说，他早就知道自己已经处于绝望的境地，然而直到最后一刻朋友们才帮助他，通过这唯一正确的抉择，从自己良心的矛盾冲突中解脱出来。他了解他的工人们爱好自由的想法，他从德国更为幸福的一部分向他们问好，并听凭他们决定是否象他本人那样，采取同

样的办法。

第二天，这个讲话在早餐时就通过厂广播台传播开来。他们听到厂广播台女编辑那熟悉的、未经训练的年轻人的声音在说："同志们！同事们！背叛我们企业、我们国家和我们所有人的家伙才这么讲！"

整整两个星期，生产一天不如一天。要是这种情况可以思议的话，工厂的小机车每晚就只能拉走半截车厢，忧心忡忡的各种委员会委员，身穿白色和蓝色工作服的"医生们"吃力地走遍全厂，在它巨大的躯体上到处敲击着，谛听着。工人们先是嘲讽，继而是怀疑，最后是迫不及待地目送着他们。

丽塔惴惴不安地谛听着车间里的轰鸣声、隆隆声和嘈杂声在逐渐减少。她迫不及待地盯着他们小组那些无可奈何、犹豫观望的面孔，并把这些面孔同今天还挂在早餐木棚板壁上的那些报纸上的照片，作了一番比较，心里嘀咕着：这儿是谁在骗人？忽然之间，越来越长的休息（"没活干！没材料！"一上班，埃尔米施多数情况下都要这样讲）充满了尖酸刻薄的话语和不断的争吵。

丽塔还从来没经历过据说要使这么大一个企业摆脱困境这类事情，同往常一样，在决定一件事情的结局之前，有特别多的人闷闷不乐，情绪不佳，心怀敌意。有些人对此幸灾乐祸，他们都要发狂了。他们对那条船在大海之中下沉感到高兴，殊不知他们自己就是乘的这条船。

"出了什么事？"罗尔夫·梅特纳格尔问。

"出什么事吗？平常事，应该发生的事。假如没有人感到自己的责任，假如每个人都只是在自己那个小天地里折腾，而且直到上面的领导也是如此，那么，有朝一日就会积羽沉舟。这样一来，材料管理部门不了解刚开始进行的生产，因此，材料没有列入计划，工艺没有完成，没有人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就象现在这样，让几个供应配件的工厂给搅乱了。他们声称：你需要的东西，都有了。"

"可是我们能不能摆脱这种状况呢？"

梅特纳格尔只是笑了笑。

曼弗雷德看着丽塔一筹莫展的样子，心想：瞧，变化这么快？他安慰她，鼓励她。他举了好多例子，说明比这还要糟得多的情况都变好了，他也不抱怨她不管白天晚上都只是谈厂里的事。"以后，"他说，"也许很快，你就会对你今天的绝望感到好笑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说得如何正确。

丽塔惊奇地注意到，在那些极其不幸的日子里，几乎没活可干。各个小组的人都蹲在他们用木板隔开的房间里难堪的沉默着。她自己的绝望变成了急躁和决心，这时，要是他全力帮助的话，这种绝望还可能转化成为变革。

哪怕是一些小小的迹象也逃不过她的眼睛。她越来越多地看到埃尔米施和罗尔夫·梅特纳格尔之间的眼色，看到梅特纳格尔嘲讽的眼色——这是他往未知的大气层发送的探空气球。埃尔米施开始是心不在焉地回答它，然后又是毫无把

掠，满腹疑虑。在这些日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到奇怪的是：冈特·埃尔米施在顺境时是一个好组长。无论从完成高定额、得高工资，还是从广播电台的通讯员发出一般性号召和赢得五一节主席台上的光荣席方面来讲，他都是一个好组长。可是在逆境时，他却缺乏坚定性和信心。"你干嘛老盯着我呢？"他问梅特纳格尔，"我身上有什么好看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梅特纳格尔答道，"你也会发呆的。"但这无济于事：埃尔米施不得不容忍他所反对的东西；他不得不让对手梅特纳格尔步步高升。

现在，组里的男子汉经常去找他。他沉着冷静，装出付早就看到这一切，因而也就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这个诡计多端的埃尔米施，都觉察到了各个生产小组内行将出现的气氛变化。埃尔米施悄悄作好准备，别让他们小组落到最后。只要他知道干什么就好啦！

然而梅特纳格尔却默不作声。

这件事在赫尔富尔特家的饭桌上又忽然成了话题。它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坚定丽塔的信心。赫尔富尔特先生比过去更加扫兴地挥动着自己的白色餐巾。他已经无能为力，没法同她一道把白天发生的那些倒胃口的事情全部从饭桌上清除掉。企业的混乱十分可怕地闯入了赫尔富尔特一日三餐组织良好的体制中。

开初，还在对老厂长的逃跑进行调查时，赫尔富尔特先生就忧虑重重。这些忧虑同某些也是由他签署的文件有关联——要求供应材料的材料单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终究不

可能把什么东西都审查一遍的。我倒要看看，有谁不在厂长递给他的东西上面签字！”可是后来，他只是受到劝告，作了一次面面俱到的自我批评，就万事大吉。这时，他紧张的情绪消失了：“真是绝招，眨眼之间他们从哪儿弄来一位做买卖的领导，这个人懂得什么？”

正因为如此，现在每时每刻他都感到更加坐卧不安。这种不安表现在他对新厂长短短的评语中。对于新厂长，他虽然不敢批评，但却觉得可怕。“一个年轻人，”他说，“新的知识，勃勃雄心，为什么不能呢？不过，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寒啊。”——还有一次，他说：“不错，是一个非凡的组织者。不过，让他把自己的模式在我们厂、在这些人身上试一下吧……可惜，这个年轻人在这儿还没有赢得时间来使听众对他产生反感，他很快就会毁掉自己的……”

赫尔富尔特太太对此一窍不通，自从企业成为国营的以来，她连工厂是个什么样子也没见过——然而，偏偏是她，对于使人们如此激动的灾难的反应却最为敏感。她了解自己丈夫，她仔细观察着儿子要娶为妻子的这位姑娘。她打量着——哪怕是几秒钟——这个雄心勃勃、对一切都坚定不移的文德兰德那张面孔，就是他现在被任命为丈夫的上司，这对于她来说，已经足够了。仇恨擦亮了她的眼睛。

十多年前，在她家外面发生的事情，直到现在她还当作包袱，因为它迫使人们去耍某些顺应环境的花招，至少那是相当愚蠢可笑，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持久的。后来突然发生了她梦寐以求的事情，这种使人难受的新鲜事的存在受到了

威胁——其中的一部分受到威胁，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事情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开始的嘛。现在，她看到人们为防止威胁所作的努力。对谁也不能下命令，要人家这样做。做这种事情只能自愿，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自身面临严重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时才有可能。

如此看来，这些年在外面发生了某些重大事件，使这些狂热的信徒们得以用自己的狂热来感染他人。因此，人们也就必须从中得出结论。

在那些日子，赫尔富尔特太太又同她的妹妹——西柏林一位邮局秘书的遗孀建立了通讯联系。

十 二

在发生这些重大事件的过程中，丽塔不知不觉地就再也不是"新来的人"了。现在，她知道自己早上得乘哪一路有轨电车，去同熟人碰头；而晚上，她就与同路的罗尔夫·梅特纳格尔一道回家。他们相互用三言两语谈谈工作，又谈谈下一个星期天，然后便分手——总在同一个街口。在他们认识的这段时间里，街口的一株丁香花丛从蓓蕾绽开，开出深紫色的花朵，到现在已经开始枯萎。六月初的一个下午，丽塔自己都感到奇怪，她居然这样问道："您还要观望到什么时候呢，梅特纳格尔先生？"

他立刻就明白了她的意思。他很生气，他在厂里的过于克制竟然已经引起了这位姑娘的注意。因此，他的气愤首先

是冲她而来的。他怒气冲冲地说："那你叫我'梅特纳格尔先生'，到底还要叫多久？"他叫罗尔夫，这个名字直到现在谁都记得住。

接着，他们都默不作声。当丽塔怯生生地想同他分手时，他开口了，那付神情使她简直不敢说半个不字："一道走吧，你还有时间的。"

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了几步。然后，他用怀疑的目光从侧面打量她，仿佛要再一次查看明白，她是否真的还是那个他马上就要告诉她一些重大事情的姑娘。查看完，他便讲话了。他用的虽是一种尽可能随便的语调，但却做出一付一语道破的样子："因为我运用的是可逆式干部培养法。"

她明白，这句话尽管他也许还从来没有说过，但却是他经常想着的。

丽塔现在所听到的关于梅特纳格尔的事情，就是后来当她同他在一起时，也总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她最感吃惊的事实是：他把自己的历史看得很平凡。过了好久她才认识到他的话是多么正确。他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从黑暗当中走出来，突然遇到刺眼的强光，再加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光亮中，弄得不知所措。

"我过去究竟是干什么的吗？"他对丽塔说，"好啦，我就说吧：已经满师的细木工。而且我对此感到自豪。可是对我们，他们真是想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战争好象只是在等着我们最后长大成人。"就这样，他到底开赴前线了。在不

少国家受过伤，多次九死一生，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丽塔心想，他有多大年纪哩。当他把年龄告诉她——差不多五十岁——时，她想，他那双神采奕奕、十分敏锐的眼睛使他显得更为年轻了。

"接着，我在很远的东方伐了三年木，搭了三年棚屋。我不骗你，这个差事干了好久，后来我才看到，干木工活这项工作比通过标尺缺口和准星更能瞄准活靶子。"不过，她不能不承认，如果一个人只是懂得这一点，并不算多，其实还远远不够哩。光凭这一点，一个三十六岁的人走进党委会大楼报名时，还不能说他一回乡就要干什么。当时，只要人家老老实实来了，那就不能老问这个人懂得多少东西（就是对一些不老实的人，匆忙之中也会把他们一并吸收进来，过后再把他们辞退掉，或者把他们改造成老实人——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

不久，他遇到一位老朋友，能够在同一个"可靠分子"相邻的房间里担任指导员的职务，这个人感到很高兴。他还对梅特纳格尔说，现在象他们俩这样的人应当掌权——如果不是他们，那还有谁哩！——说完，他就叹着气，专心致志于别的紧急事情了。

最初的几年对他来说，就象一个乱糟糟的梦。那些岁月用一种他平生从未有过的力量，把他高高抛起，对他提出的要求超过他的能力。在那些年代，人们交给他作梦也没想到的任务，教他学会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需要的词句和新成语。可他却从来没有真正弄懂这些东西。他的时间安排得满满

的。那些年华吞噬了他的每个夜晚，使他的妻子同他疏远起来，让女儿们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在他身边长大（就是她们当孩子的时候，他也很不了解她们），而且总是把新的领导权交到他手里。只是偶尔，在夜阑人静之时，他才仔细思忖道，是我来治理这一切呢，还是让别人来管住我？他真是官运亨通。这时他心里暗想——我还是从前那样吗？——他学着使用越来越夸张的词句，尽管他在进行绝望的搜索，但这些词句的意义却已越来越快地消失殆尽。他学着适应许多情况，也学着发号施令，甚至学着训斥那些他无法用别的办法答复的人。

"你不相信这个吗？你应该看看我当时那副样子！"他带着一种严厉的自我嘲讽的口吻说。丽塔这时心里却在想，他大概花了好长时间才能够象这样来谈论那些事情吧。预料中的事情终于来了：有一天，他已经不再指望什么的时候，有人证明他犯有严重的玩忽职守罪，认为他不能胜任现在所担负的重要工作，所以把他调到机车车辆厂当了工长。在他下台这件事情上，对于公众的公正和对于他的不公正，真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干活忘我，这是肯定的。他不无辛酸地看到比他年轻的人爬到他的位子上。在他为知识不够而大伤脑筋时，他们却在安安静静地学习应该知道的东西，以便把他取而代之。

他没有直接说出口，但丽塔却听出了弦外之音：第二次降级——也就是赫尔富尔特晚餐桌上提到的那次——对他的打击比第一次更厉害。现在，他在适合他的位置上也不行

了，而且如今也没有什么借口可找。居然为几个星期前就不复存在的工序付出大笔钱财，这件事要由他负责。他象一个乳气未干的年轻人，象一个初学者一样让人给骗了，被当初他十分信任、现在又同他合作共事的那些同事给骗了。也许有人能够证明他们是有意把错帐强加到他头上吧？工长理应担保生产小组长的错误。

而且就是这个小组长，就是这些同事，在他背后还老称他为“工长”，嘲笑他——对这些人，他现在还要去教训一番吗？

他把丽塔带上楼，带到他的住所，给她端上咖啡。在他妻子悄悄地走出房门之后，他在收音机下面取出一本很大的、包在黑色防水布里的帐簿。他翻开第一页，丽塔看见上面写着：《工作场所考察》。“这儿，”他一面敲着硬壳封面，一面踌躇满志地说，“这里面什么都有。”他这几个星期对整个厂的情况仔细梳理了一下，总算没有白费力气，现在没有人会再给他讲什么了。

“这个埃尔米施已经有所预感，他象雄猫围着雌猫转一样跟着我。不过我还没打开这本帐簿。如果说我在这十二年当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等待。没有什么比在不适当的场合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更愚蠢的了。这个文德兰德——我了解他——现在在厂里东揉揉，西捏捏，对整个工厂进行按摩。你尽管放心好啦，总有一天他会到我们这儿来的。我就等着这一天。”

本来，丽塔真想哪怕是往这本神秘莫测的帐簿里瞥上一

眼也好。可是，梅特纳格尔早已把它重新放到收音机底下去了。

在她那个村里，什么都简单，都一目了然，而且从小就了解。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最后一天说的那句“瞧，很好！”有一部分就笼罩在泰然自若的大自然上空，也笼罩着接近它的人们。如果存在着心灵的童贞的话，那么，这种童贞她也是有过的，而现在却已失去。给她反射出世界的这面镜子，就象被一股冷气吹过似的，变得模糊了。

因此，人们于脆随便交给象梅特纳格尔这样的人一点任务，任其听天由命。甚至还有人欺骗他——不可能！他同那些人每天都坐在一张桌子旁就餐——不是还有人在拿他寻开心吗？梅特纳格尔看来已经适应了这些不公正的现象 现在，她也应当象他那样适应这一切吗？

丽塔预感到，她现在才真正越过成年的门槛，进入 个王国。在这个王国，成果决定人的一切，而不是他的良好愿望，更不是他那远远不够的努力。

她反对这样一种生活的严厉。

关于最后召开的大型集会，事前在班组谈得很少很少。然而一反常态的是，这次所有的人都去了。在最大的大厅里，他们都坐在尚未完工的车厢之间临时搭起的长凳上。由金属、油脂、汗水和烟草发出的浓浓烟雾，直往天花板窜去，暗淡的阳光透过肮脏的玻璃屋顶渗进室内。在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一条窄窄的大红横幅在闪闪发光，不过他们并没有去努力辨认上面的字迹。

"同志们！"有一个人对着扩音器说道。于是，四周关于花园篱笆颜色和休假凭证的谈话顿时停了下来。

事实证明，那些委员会至少写出了一份报告。党委书记是个矮小结实、白发苍苍的老头。他正在宣读报告。报告不长，他把责任归咎于大家，也就是说人人有份。报告本身没什么可反对的。只是那些想得到头号新闻的人感到了失望。然而，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的是，那么小的一些原因居然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

恩斯特·文德兰德被叫到麦克风前。有些人在为他鼓掌。丽塔想，自从我在小酒馆里见到他以来，是不是长得更高了呢？

厂长声音嘶哑。最近几个星期，他睡眠不多，时间紧得连咖啡也要站着喝。"我可不愿意处在他那个境地。"丽塔后面有人说道。就象当时一般人谈论领导那样，这句话听起来并不怎么尖刻。

恩斯特·文德兰德并非演说家。现在演说家在这儿是不受欢迎的。他客观地谈到目前的状况：计划有百分之多少多少没完成，缺材料，缺半成品，尤其缺乏劳动力。他举了一些数字：厂里缺多少钳工、木工和焊接工，全专区又缺多少人。"没有人会帮助我们的。"他说。"我们加班已经加得够多了。出路就是：每个人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老老实实的。"

大会的日子选得好，气氛也选得好。最近几个星期，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烦恼发泄出来了。现在人们要求填补自己内

心出现的空虚。许怎么，他们会拒绝的。他们要听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说大话有什么用！

当大厅里有人带头走到最前面表示赞成，并宣布自己的职责时，埃尔米施坐不住了。

这一次难道他们就坐失良机不成？他同自己那伙人或许来得太迟了吧？梅特纳格尔用挑衅的目光看着他。

"现在我要打开我的帐本了。"他说。

丽塔很晚才回家。一回来，她就立即走上阁楼。曼弗雷德从她的表情看得出，她很激动，却又不愿意表露出来。他把面包和茶放到她面前，埋怨她还没结婚就让他老等了。

"怎样，"他随后问道，"谁的过错？"

丽塔抬起头，惊讶地望着他。

或许并不是要惩罚有过错的人吧？

"真的，"丽塔慢条斯理地说，"这个文德兰德说得不错。"

"现在，"曼弗雷德用反唇相讥的口气问道，"你们那儿的一切都变了，对吧？"

"但愿如此。"丽塔毫无把握地说。

"那你真的认为，"曼弗雷德问，"大会之后一切都会比开大会以前好吗？一夜之间你们就有足够的原料啦？眨眼工夫那些无能的领导干部就有能耐了？骤然间，工人们都不想到自己的钱袋，而只想到这些重大的关系？"

"很可能，一切都依然如故。"丽塔若有所思地说。

这是寂静的月夜。他们躺在一起，都没有睡觉。

“在每个企业，”曼弗雷德说，“都有几十个这样的大会。你只参加了一个。”

尽管如此，丽塔固执地想着：对于我来说，这一次却是重要的。他怎么会害怕呢？对我重要的东西就会把我从他身边赶走吗？

“你听我说，”停了一下，他说，“我们都愿意下决心不嫉妒开大会，是吗？”

十 三

九月已经过去。有天夜里，秋雨骤然降临，疗养院窗前的银灰色窗帘带着均匀的窸窣声徐徐落下，以后多少个白天黑夜，都不再升起。被夏天的雨水染上黑色斑点的树木，失去了它们最后一批叶子。在水里泡得软软的公园孤零零地躺着。

她的身体很健康。丽塔差不多每天都对那个既审慎、又不令人讨厌的医生这样说。他点点头，心想，在这个年龄，不管是什么感情都应该更快地克制住。敏感的人如今可就难了，他这样想。当他打量她时，她脸上便露出一种极力装扮出来的勇气。对于这种表情，他并不喜欢。她眼睛下面的黑圈也不满他的意。然而，这些黑圈却是真实的，它们道出了真情：这位女病人累了。

她长期寻找着遗忘，然而现在，当她想到自己也许会健

忘时，却又感到害怕。她一闭上眼睛，往事的波涛便向她扑来，汹涌着，在黑夜里，在痛苦而甜蜜的气氛中把她吞没了。这是他的面孔，老是他的面孔。她研究着这张脸上的每一根线条，可是当她想要完完全全掌握它时，这张脸却已消失不见。她碰到了他的双手，这使她全身颤抖。她咬紧牙关，她的心在怦怦直跳。

对她来说，这个夏天已经完结。可是它真的就完了吗？

有一天，也就是一年正中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夏日，浮现在她的眼前。她漫不经心地迎接这一天的来临。因为照她看来，这种日子似乎会反复出现的。在记忆中，它是唯一的——生命的顶点，顶峰——而应当再次增长的力量看来已经逝去。

那一天，他们大清早就离开烟雾弥漫的城市，穿过棱角突出的、瓦砾金字塔的青灰色含铜页岩地区。他们更加自由地呼吸着丘陵起伏、完好无损的土地上的清新空气。一块鲜艳的彩色壁毯从消晨的雾霭中徐徐升起。

曼弗雷德在授予他博士学位那天买了一部小汽车——一辆牌子比较老的旧车。丽塔同他开玩笑，责备他喜欢破车胜于自己新的头衔。他们把弄得模糊不清的漆擦得亮光光的。这时，早上的景色从他们身边一掠而过，丽塔同时看见自己就坐在这些绿色丘陵的山顶上，他们的灰色汽车在公路上，从远处慢慢地爬过来，就象一只带壳的甲虫似的。

"你不能开快一点吗？"她问。

曼弗雷德加大油门。

“快！”她要求道。他们拐了一个弯，前面是笔直的一段路，这是苹果树林荫道。

“快！”

曼弗雷德是个并不熟练的驾驶员。他神情紧张地驾着汽车，对自己也信不过。他满头大汗，十分激动，急切地倾听着马达的响声。

“快！”丽塔叫道。

呼呼掠过的苹果树发出越来越大的响声。

“你还不满足吗？”

“快！”丽塔叫道，“快，快！”

她截住他的目光，用自己挑衅的目光，毫无保留地把它给顶了回去。她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表情。这种表情连她自己也没有见过。说到这付神情，她倒要感谢他。她只给他一个人看，不仅今天，而且永远如此。

她能够胜过他！

曼弗雷德猛然悟到了这个词的双关意义。他的感情激动，两眼发红。他抓起她的手指，紧紧握住它。

在他们前面的远方，柏油路象一条闪烁发光的水带。他们以很快的速度向远处出现的一座桥梁游去。这座桥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近。那儿有一道窄窄的石门，石门后面展现出世界的辽阔，然后是新的渴望和新的广度。

他们飞速驶过大桥。

“行啦。”丽塔说。汽车慢慢停了下来。她闭上眼睛，靠在座位上。她既感到精疲力竭，又感到幸福。

曼弗雷德轻松地驾驶着汽车。他点燃一只香烟，往窗外吐着烟。这条公路，这些桥梁，还有那一掠而过的树木——驾车这一套他都会。这只是试车。

曼弗雷德对着丽塔俯下身去，用手指敲了一下她的鼻子。"你会施魔法，年轻女郎。"他说。

他们经过一座弯弯曲曲的旧矿工城，向附近的山脉驶去。他们的车不费吹灰之力，就爬上了陡峭的公路，到达五颜六色的木架房屋的村子，然后在令人头晕目眩的弯道上往下走，到了一个枞树环绕的峡谷。这里过去是条河，如今是一条狭窄、湍急的小溪，很可能是经过好几个地质年代遗留下来的。

他们在溪旁的一片阳光灿烂的林中空地上休息。

丽塔坐在长满绿色苔藓的长椅上，她把两手枕在脑后，望着凉爽、蔚蓝的天空。曼弗雷德坐在她身旁，全神贯注地端详着她。

"怎么啦？"过了一会，她问道。

"我们在这儿建一座茅屋吧，"他说着，并不掩饰自己受到感动一事。

他们爱情中不朽的东西越来越明显。它没有欺骗，没有愿望，也没有错误，由于有知识和决心，因此万无一失。曼弗雷德想：这再也不是我走的那片动摇不定的土地。我破天荒第一次踏上了坚实的大地。这是她的创举，是她把我在生活中固定下来。我怎么只是想到人们会用某种别的东西来代替幸运与不幸的能力？人们又怎么能只是习惯于这种冷漠无

情？俄耳甫斯[1]从冥府中把欧律狄刻带出来；然而，他遇到的第一丝光线却使他重新承受着现实情况的法则。

中午时分，他们来到哈尔茨北麓一个色彩斑斓、干干净净的城市。最初，它在他们脚下就象用玩具盒堆起来似的。然后，他们在无数小教堂不断响着的钟声里进了城。天空的蔚蓝色已经在烈日下悄悄消逝。莽莽穹苍，天高云淡。正因为如此，暑气才压抑着街道上狭长的带状阴影里的人们。

午饭后，他们加入了旅游者的行列。这个行列能凭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直觉，慢慢走过这座古老城市的名胜古迹。最后它作了一番努力，爬到城堡所在的山上，来到一座宫殿里。大大小小的塔楼、骑士的甲胄、古老的盘子和锅盆以及历史和说明，都无精打采地从他们身边交臂而过。他们还爬了两百个台阶，登上瞭望塔。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他们兴冲冲地看到地上一片碧绿，于是便大可不必地议论一通。

他们听向导说，要是天气晴朗，往西北方向可以看见位于西方的B城。

那天正好晴空万里，塔楼上所有的人都挤在西北角，就象凝望海市蜃楼一样，凝望着遥远的、薄雾弥漫的那座西方城市的模糊轮廓。

出于某种原因，出于迥然不同的原因，大家都默然不语。

---

① 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著名歌手。他能以歌声使山林、岩石移动，使野兽驯服。他获准把妻子欧律狄刻从冥府中带回。但在快离开冥府时，他回头看了她一眼。于是，她便象幻影似的消失，重又回到了冥府。

"你瞧，"下山时曼弗雷德说，"这件事他们马上就会写进旅游广告中去：'眺望西德'。这是本城所有奇事之冠。"

午后的暑热使人昏昏欲睡。他们沿着山脉北部的边缘继续往前，到了一座小城。在这里，他们被戴着红袖章的人挡住了去路。他们得等着，因为游行队伍很快就要经过这条街。每一年，这座小城都要庆祝它的地方节日，而这种节日又往往同多少个世纪以前的某个事件有联系。不过，其原由差不多已被忘得一干二净。

彩色纸链在大街上晃动着，伸进一家家顶楼上的窗户里。"他们来啦！"站在街道两旁的人群说。老人们在低矮的窗户上给自己放了坐垫，小孩子穿着节日的盛装，坐在人行道旁的排水口上。

丽塔坚持要看游行队伍。

值勤人员穿着深色布制服，戴着翻口白手套，走在队伍前面。随后是身穿单薄节日盛装的仕女。她们与其说是庄重地，还不如说是高兴地望着什么。尽管观众在叫着她们的名字，但她们并不左顾右盼。站在丽塔身后的一个老头很活跃，对什么都清楚。他很生气："他们应当让弗莱舍家的莉莎来参加游行，不该让贝克曼家的蕾吉娜来。"他向颤巍巍地从窗户往外瞧的妻子说道。看来，大家不是在每个方面都对他言听计从的，至少他对骑士侍童装备当中的一些细节感到生气。现在，这些骑士侍童骑着马从那边走了过来，年轻的女孩子正往他们身上投掷鲜花。

当丽塔向他请教时，老人的满腔怨气便已烟消云散。她

遇到的是这种节日游行多年的筹备人，昔日的泥瓦工领班。象他那样对本城的历史了若指掌的人，真是找不出第二个。可现在，过节时却不要他帮忙，他不得不忍受虚度残年的痛苦。在解释历史幻象时，他一再呼唤那些戏装下面冒着汽、扮演着各个时期该城的行政长官、市长、建筑工和破坏者的演员。烧盐工和铜矿工成批出现，他们不具备现代化学的优越性，不能同整个实验室一起坐着卡车走。

就连体操之父雅恩也出场了。只见他披着他那个时代的假发，穿着当时的服装，脸上呈砖红色，也许过于肥胖了一点。"好哇，海因利希！"泥瓦工领班冲着体操之父叫道。本来，这个体操之父同该城历史毫不相干，但这是他在前些年亲自放进游行队伍中来的 他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体育的热情。"清新、虔诚、快乐、自由！"

太阳烧灼着生者与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公正的人与不公正的人。队伍以旗帜、歌声和蓝领巾[1]结尾，现在，游行队伍再也引不起老人的兴趣。

他坚持要这两个年轻人尝尝他好客的妻子从窗户里递出来的樱桃蛋糕。上面有一层面团的樱桃糕——他津津有味地说着——这种糕今天已经很少了。

人群——特别是小孩和年轻人——都涌向市郊的节日草地上。丽塔从来就禁不住游艺场所的引诱。她大口大口地吸着充满灰尘和汗水以及各种各样陌生的、芳香的和呛人气味

---

① 蓝领巾：民主德国恩斯特·台尔曼少先队的标志。

的空气 她硬拉着曼弗雷德同她一起坐魔道车①，给他透露自己爱吃便宜糖果的秘密。他给她买了棉花糖和薄荷块糖，还要替她掷色子。

他们俩对于自己交了好运一事，丝毫也不奇怪。开初，曼弗雷德赢了一个用毛绒和木棉做的大雄猫，后来又赢了玻璃盘、碗和一只有勿忘草花纹的咖啡壶。丽塔高兴得满脸通红地接过这一切，随后又赶忙把它们送给围在幸运的游戏者四周的孩子们。他们不相信，根本不相信丽塔有这么大方，所以他们拿着自己的宝贝，便闪电般地四散而去。

有个小女孩两手空空地走了出去。曼弗雷德掷色子的手艺失灵了。眼看女孩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他们一再问她有什么要求。孩子最后要一个气球，一个红气球。他们花了好长时间，总算找到了卖气球的。丽塔凝视着孩子逐渐远去的身影……

"你瞧，"她说，"这样对大家都一视同仁了。有一次因为我，姑妈没有把气球送给另外一个孩子。那个气球同这个一样红。姑妈把它从城里给我带了回来。在公共汽车上，那个孩子苦苦哀求姑妈把气球送给他。'我从来没有玩过气球，'据说，他是这样讲的。我姑妈没有把气球送给别人，这个你能理解吗？要不，我今天可能都要号啕大哭吧。

实际上，她已经泪水汪汪。曼弗雷德在大庭广众之中挽起她的胳膊。"你是个怪人，"他说，"而最妙的是：你不知道

① 魔道车：游艺场内的一种轨道车，坐在车上进入黑屋时产生种种令人恐怖的声音和现象，使人感到害怕。

这一点。"

"我不知道的东西，你知道。"她答道。

十　四

黄昏前，他们再一次穿过小城。这时，他们又困又乏，都默默无言。现在哪怕说半句话，或者做做手势，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丽塔为深红色的纸蔷薇感到自豪，这朵花是曼弗雷德为她射击时得到的奖品。因为日光已经暗淡下来，所以它现在正闪闪发光。

忽然，曼弗雷德在一家小小的、用灯笼装饰起来的、带小花园的咖啡馆前停下步来。"当然，"他说，"当然。现在我明白了，我是从哪儿认识他的。"

丽塔随着他的目光，看到坐在一张桌旁的恩斯特·文德兰德。他正在同一位年龄比他稍小一点的人讲话。

"从哪儿？"她惊奇地问，"你从哪儿认识他的？"

"等一下。"曼弗雷德说。他试图尽快回忆起什么事情，回忆起某一事件的经过。不过他没法马上确定，勾起他这次回忆的重逢会使他感到高兴呢，还是生气。"都一样，"最后他说，"现在我们到那边去一下吧。"

但他并没往恩斯特·文德兰德走去，而是走向文德兰德的陪同者，那个皮肤黝黑、年纪较轻的人。当曼弗雷德向他招呼时，他抬头一望，愣住了，过了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丽塔看到他脸上有一种心神不定的表情，这同她刚才在曼弗

雷德脸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对这次会见应当感到愉快呢，还是不愉快？很可能，那位陌生人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来：这取决于对方。

这当儿，陌生人蓦地站起身来，同曼弗雷德握手，甚至还扭过头来对恩斯特·文德兰德说："当初，你很可能也见到过他。"

"见过，"文德兰德说道，他无须首先想好自己的动作。"我甚至还知道在哪儿。"

"我也是。"曼弗雷德态度拘谨地说。

"其实我也知道。"第三者答道。看来，他是决心要看到这次会见好的一面。

猛然间，三个男子汉都意识到：丽塔是唯一不知情的人。他们围着桌子坐下来，开始给她讲：这年纪轻一点的叫鲁迪·施瓦贝，是曼弗雷德的同学；尽管他是高一个年级的学生，可他是学校德国自由青年联盟[①]书记，所以谁都认识他。"有一次，他帮助我们摆脱了困境，"曼弗雷德装出一付轻松自如的样子说。"我给你讲过这个地下室俱乐部吧？"别这么想入非非地愣住！我知道，她想。"顷刻间，这个俱乐部就变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中心。这本来是会使我们大吃苦头的。然而在磨刀霍霍的大会上，这位鲁迪·施瓦贝和这位……"——他指了指文德兰德——"解了我的围。你们当时是在盟市委吧？"

① 德国自由青年联盟，民主德国青年组织，性质与共青团类似。

"是的。"文德兰德又说，"你们有教师。这些人很明显，是想让你们上当。因此，可以帮帮你们的忙——当然，时至今日我还不明白，即便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协商是否也要纳入政治轨道……"

"毫无疑问，"曼弗雷德满不高兴地说，"至少从理论上来讲，一个人所说的、做的、想的、感觉到的，都是政治。我们现在是政治的一代，可不是吗？"

文德兰德尽管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他，但还是很友好。他说，他根本没有如此慷慨地解释这种理论。

女招待员端来冰淇淋和鲜奶油，他们开始默默无言地吃起来。这时，装饰在咖啡馆四周灯笼里的电灯忽然亮了。一个简陋的小乐队开始演奏，彬彬有礼的鲁迪·施瓦贝在丽塔面前鞠了一躬，但她却鼓起勇气，答应他以后来，因为她先要同曼弗雷德跳舞。

曼弗雷德仍然怒气未消，文德兰德惹恼了他。他把自己的满腔怒火对着鲁迪·施瓦贝发泄。"你看见没有，他先偷偷看了文德兰德一眼，才敢笑出声来。"他说，"从前他可不是这样。那时他还敢于冒点风险。不过就我看，他还下不了决心学一行正正经经的职业……万金油干部——也许这也是一行职业吧？"

丽塔既不询问什么，也不回答，她只是一个劲地迫使他加快舞步。她对什么都感到满意。她让他注意到灯火辉煌、五光十色、在黑暗的街道上闪烁不定的小舞场，注意到那柔和的桔红色天空和洋溢着节日气氛的那些人们。还使她感到

高兴的是，曼弗雷德第一次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而且每个人都看得出来，他们是一对新婚夫妇。她喜欢沉着冷静、细致认真的文德兰德，这个人同曼弗雷德大不相同。

“你知道，今天是我们第二次在一起跳舞吗？”她问他。

“知道。”他说。“我还可以数出我们那些令人高兴的事情来，可以一件件地数。”

“你觉得这样很不错，是吗？”

“是的。”他说，“如果能够永远记住某种事情，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情，我都会感到满意的。”

“那就记住这一天，别忘了你对于文德兰德的过于敏感。”

“可你并不了解这一段陈年旧事啊。”他说。

“正因为这样，我认识了你。当你说错了话，又不愿意承认错误时，你就象现在这付神气。”

“这么说，”他说道，“你现在也要来改造我啰。”

“你不喜欢这样的女人，是不是？”

“确实不喜欢。”他承认。“可是后悔对我有什么用？”

后来，当丽塔同鲁迪·施瓦贝跳舞时，她很满意地看到曼弗雷德同恩斯特·文德兰德坐在桌旁交谈。以后她听说，文德兰德问曼弗雷德：“您认为鲁迪这个人怎么样？”这时曼弗雷德忽然随兴之所至、坦率地回答道：“判若两人。在我记忆中，他不修边幅，象条落水小狗。现在他非常驯服。”

文德兰德哈哈大笑起来。他似乎感到有些惊奇，但却什

么也没说。"现在您会经常见到他的，"他只作了一下说明，"他进了大学的大学生办公室。"曼弗雷德对此态度冷漠。他同大学当局没什么关系。

然后，他们又沿着这条街走了一程。街道变得更加寂静。恩斯特·文德兰德一直在丽塔身边走着。

"梅特纳格尔小组在干什么？"他问。丽塔忍俊不禁，他居然如此清楚谁在他们组里起主导作用。她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曼弗雷德，看他是否听得见她的话，随后不由自主地降低了声音，仿佛他们现在讨论的事情只同她和文德兰德有关似的。她没对曼弗雷德提过这事。他说对了：大会之后一切照旧。

"他们照样吵架。"她说。

文德兰德马上就明白她指的是什么。"梅特纳格尔逼得太紧，是吗？"

"可他说得有道理呀，"丽塔说。"他们干嘛总不相信他呢？"

"这使您失望啦？"文德兰德问，话语中没有丝毫盛气凌人的口气。她很轻松地说了一声"是的"。"有时候，我也有这种情况，经常有。"文德兰德说。他们之间这种坦率是突然出现的，说也说不清个中缘由。这古老、黑暗的街道和这已经过去的一天，对她很有利。

她并没有去考虑，是什么使文德兰德也有同样的情绪。

"怀疑，"他说，"一再遭到别人怀疑，不过只是我们这

些年纪轻一点的，这一点您注意了吗？对于年纪稍大的人来说，它却是第二层皮，是一种历史的保护层，我想……"

他沉默了，仿佛他已经说得够多了。她在仔细回味他的话。他不带成见，也不神经过敏，这使她感到高兴。现在她才发现，不管是谁，同大多数人都不能心平气和地讲话。

他们在一座很小的房子前面停下步来。这座小房歪歪斜斜、弯弯曲曲地立在一排排东倒西歪、弯来弯去的矿工住房当中。"我们就住在这儿，"文德兰德说，"一年一次，在母亲生日那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聚集在这儿。这一次是鲁迪·施瓦贝正巧赶上。"

他把手指放进嘴里，发出刺耳的口哨声。黑暗当中出现一个孩子，一个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长得瘦小、伶俐的小男孩。"这是我孩子。"文德兰德说。丽塔感到奇怪，他有孩子！她正在设法给他介绍对象，不过没有成功。现在，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她并不希望见到的表情，这就是：温存和一种下意识的淡淡忧伤。

紧接着，鲁迪·施瓦贝、恩斯特·文德兰德和他小孩就在小屋里消失不见了——两个男子汉在低矮的门前弯下腰来，而那个还不需要这样做的孩子，也模仿他们的动作，照样弯下了身子——有几秒钟，一道桔红色的三角形灯光照到街上，然后砰然一声关上了大门，丽塔和曼弗雷德又陷入了黑暗之中。

他们溜达着，走到就近的一家饭馆。这是一家又旧、又小的酒店。他们在角落里找到一个小小的位置，曼弗雷德安

排了使丽塔大为惊讶的饭食。

"这一方面你还不了解我，"他说，"我喜欢吃。早餐要象美国总统一样，吃葡萄柚汁；上午按照英国方式，喝茶吃便餐；中午是法国正餐；下午用地地道道的德国咖啡和蛋糕；而晚上则象俄国人一样，吃得又多、又丰盛。"

"但愿你知道我是不懂烹调的吧？"丽塔吃惊地问——

"我自己来。"他打下保票。

他们在白葡萄酒里掺上水，然后喝着这种冰凉的酒。相互碰杯时，他们的手就轻轻地挨在一起。丽塔心想，一切都可以周而复始，重新开头，可以不断同他碰杯。现在，他们彼此之间既了解，又不了解。了解的是，可以相互信赖；不了解的是，总会出现一些使对方感到意外的事情，甚至连丽塔所保持的那种同文德兰德的密切关系也使曼弗雷德更了解她了。

"你也知道我今天根本没吃饭？"停了一会，丽塔问道，"知道我还从来没有过象这样美好的一天吧？知道我简直无法想象竟有多么美好的日子吗？"

当他们来到公路上时，天已经很晚。月亮躲在薄薄的云层后面，发射出一种虚无缥缈、犹如幽灵般的蓝光，把苍穹同圆盘似的黑色大地清清楚楚地分隔开来。丽塔对这种蓝光总是看不够。她不知道它叫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比喻，只知道它又软、又硬。

忽然，在他们左边，正好是天空与地面的分界处，出现

了一个光的岛屿。

他们赶忙往那儿游去。很快就分辨出了各种不同的颜色和光的强度：地上是黄色的光链，再高一点，是单个的红灯。黑魆魆的烟囱矗立在比较明亮的天空。臭气钻了进来，们不得不关上车窗。他们又重新被大型企业迷住了。

丽塔已经躺在床上，并且把脸转向了墙壁。这时，她才听见曼弗雷德在自己身后轻手轻脚走进屋来。纸在沙沙地响。他说："正好在这一瞬间，有人满二十岁。现在是半夜。"

丽塔转过身来，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大束丁香花。她数着丁香花：二十朵。

"谢谢，"她说，"谢谢。"

十 五

当时谁也没料到，在初夏的大暑天之后，会有好几个红火大太阳。一个非尘世的生物把它炽热的气息赐予大地。经过一夜的休息，人们无精打采地爬起身，整天都用酸痛、厌光的眼睛注视着浅蓝色上空那个炽热天体庄严、缓慢地移动。看得见，草地已经干枯，禾秆上的谷物已经烧焦。仲夏时节，有些树木已经扔下它那干枯的树叶，发出新的叶片，这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在园子里，甜蜜多汁的累累果实已经成熟，而平常，这种果实只有从南方才能得到。没有

人能驾驭这种富足。夜里，听得见成熟的苹果和梨子摔在地上时发出的扑扑声。

丽塔对自然力这种冷漠无情无动于衷。她记忆犹新的，不是这一时期别的什么事情，而是罗尔夫·梅特纳格尔那付面孔。过去，她只知道他那双眼睛充满讥讽和期待，而现在它却专心一意、毫不放松、严厉而坚定地注视着她。有时候，在怀疑与绝望的时刻，这双眼睛便成了她能够遵循的、唯一现实的东西。后来她明白了，曾经保护过她的这个消瘦、坚强的男子也许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多地遭到对于幻象毫无成效的渴望的摧残。之所以真的如此，倒并非由于这样的幻想，即认为：在她眼前有一个人，谁也没强迫他，他就不计报酬地挑起了重担，象古书里才有的、令人景仰的英雄那样，开始了看起来差不多毫无希望的斗争；他牺牲了睡眠和休息，却遭到嘲笑和攻击。丽塔看到他已经躺到了地上，心想：这个人再也站不起来了。然而，他又爬了起来。现在，他的目光中有一种令人畏惧的、近乎愤怒的东西；就在连他几乎还未料到的时刻，别人已经来到他的身边，说着他说过的话，做着他建议的事情。丽塔看见他松了口气，最后获得了胜利。这一切她都永志不忘。

罗尔夫·梅特纳格尔打开他的帐簿，拿给大家传观，看上面最后一页用红笔写的一个数字：一个三位数。这是"上月本组浪费的工时。"

他们都耸耸肩膀。他并没有对他们讲什么新东西。他们都望着冈特·埃尔米施。他一声不吭，只在自己的结帐单上

画来画去。在这儿到底谁是小组长呢？

“我把所有的原因都搜集起来了。”梅特纳格尔说。

“把它给厂长看看。”有一个人说。

梅特纳格尔翻开他那本帐簿的另外一页。他很有耐性，也小心谨慎。唯其如此，所以更能引起他人的兴趣。“由于劳动组织的缺陷引起的误工，”他高声朗读着。他举出了工时的数字。“这是所缺工时的一半，依我看还有另外一半。”

“我看没有！”弗兰茨·韦尔歇尔说完，便拂袖而去。

“你们难道在什么事情上都非得走极端不可吗？”老卡尔苏魏特用责备的口气质问道。

梅特纳格尔看着冈特·埃尔米施，一直到他站起身，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才说：“有些事情现在就可以开始。”

埃尔米施这个说法，并不怎么中他们的意。

“要是粪堆上的公鸡一大早就喔喔地叫，那不是变天，就是一切照旧。”赫伯特·库尔走过梅特纳格尔身边时，挑衅道。

“别打错了主意！”罗尔夫在他身后叫道。这个人老使他生气。别的人对这种事都已习以为常，知道库尔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嘲笑自己和嘲笑他们。只是丽塔间或想到：难道他真的就感到高兴？究竟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

第二天早上，罗尔夫·梅特纳格尔带来一张白纸条，把它贴到墙架上，贴到他们小组在声名赫赫时期就贴在上面的、而现在已经布满灰尘的报纸文章中间。纸条上写着义务两

字、可是没人愿意看纸条。大家都用背朝着他，心安理得地啃着自己的面包。他们彼此之间高高兴兴地大声嚷嚷着，就是不同罗尔夫讲话。丽塔看见他的脸绷得越来越紧，但他却克制住自己，一直忍到休息结束。然后他霍地站起身，使得大家都惊恐万分地看着他。他哗的一下把纸条从墙上撕下来，啪的一声放到桌上。

大家都在看义务两个字。今后每人每天不是安装八个窗框，而应当是十个。"别给我讲，这样做不可能。"

"可能的事多得很，"弗兰茨·韦尔敏尔说，"只说自己人的坏话，这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是办不到的。"

"你把什么叫做正常？"赫伯特·库尔赶忙问。丽塔满以为在他眼里看见了一点真正感到兴趣的火星，然而这点火星马上又熄灭了。

"什么叫正常吗？"罗尔夫·梅特纳格尔声音轻得要命地问。只是现在，当他有兴致要松弛一下时，人们才看出他是在努力克制自己。"这么嘛，会给你讲的。所谓正常，就是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是把我们这样的人变成人的东西。所谓不正常，就是把我们变成早就不需要的马屁精、骗子和军国主义者的东西。可是，这一点你这个少尉，你永远也不会懂的。"

顿时，鸦雀无声。为什么没有人说什么呢？丽塔想。为什么他从来没给我讲过库尔从前当过少尉呢？

只有赫伯特·库尔的表情依然如故：嘲讽、冷漠。不过，他已经面如死灰。

这么说，的确是有某种他不能等闲视之的东西哕！

"当时你干了一件错事，"事后，冈特·埃尔米施对梅特纳格尔说。这时，罗尔夫本来是会同他攀谈起来的，可他偏偏犟着性子把话刹住了。"尽管如此，"罗尔夫说，"这种错事我倒愿意再干一次。"

没有一个人赞成梅特纳格尔提出来的义务。

为什么他们这样反对呢？丽塔寻思道。到底反对的是什么？

她勾起了自己的回忆。她回想起在三个月之后的今天，她对每个人所了解到的情况。对他们来说，什么东西最重要呢？是未婚妻，摩托车，花园，孩子，双目失明、需要照顾的老妈妈，新的劳动定额和演员照；是牵扯着他们的很多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些虽然讨厌、但却可爱的牵连。从前，人们把那些很普通的娱乐活动强加到他们头上，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有很大的乐趣，就是说，不让他们的日子过得宽裕。如今，他们却紧紧抓住自己的习惯不放，猛烈攻击梅特纳格尔。

不过，也有一两个人开始料到，如果他们老抓住曾经袭扰过他们的那件事情不放，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有天早上，在那张贴在黑板上、还一直空着的、写有义务两字的纸条上面，在梅特纳格尔的签名旁边，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那就是默不作声、谦虚谨慎的沃尔夫冈·利贝特劳。冈特·埃尔米施困惑莫解地质问他。每当有人同他讲话时，利贝特劳就

就发感到难堪，仿佛他是在恳求别人原谅，原谅居然有人会来研究他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似的。现在，他也感到很难堪，嘴里说着："我想，反正人家要么在党内，要么没有。"

"你竟然相信我不会为了党去赴汤蹈火吗？"冈特·埃尔米施气愤地问道。

"谁都相信你会这样做的。"利贝特劳诚惶诚恐地说。他怎么能同组长埃尔米施相比哩！这时，冈特·埃尔米施默默无言地走到墙架旁，拿着他那枝组长用的铅笔，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那张纸上。

然后，梅特纳格尔、利贝特劳和埃尔米施围着他们小组那张桌子，坐在一起。小汉斯感到很高兴，现在又有人同梅特纳格尔讲话了。他走到门口，不让人进来。"在开党小组会。"他说。

两星期后，报纸上在"他们指明道路"的标题下，又登出了埃尔米施小组的照片。丽塔徒劳无益地谦让了一通，被推到第一排，紧紧挨着小汉斯。小汉斯一下就买了二十份报纸。他随时都把剪下来的照片带在身上，犹如自己最喜爱女电影演员一般。然而，胜利者罗尔夫·梅特纳格尔却悄悄地站到别人后面，站到他曾经反对过，后来又同他一道赢得了胜利的人们后面。

丽塔仔细欣赏他们小组那张照片，而每次总是从最后一排、几乎消失在别人脑袋后面的罗尔夫·梅特纳格尔那张脸开始。然后才接着看别的人。看完之后，她的目光往往又回

到梅特纳格尔那个讨厌的对手赫伯特·库尔身上。他站在前排，肯定会有十万个照片的欣赏者，尤其是女人，正满心欢喜地看着他哩。就是现在，他仍然用嘲讽和冷漠的目光看待一切，对所有的人都抱着一种使她大为吃惊的轻蔑态度。然而丽塔心里明白，为什么梅特纳格尔要往后退，甚至退到那个赫伯特·库尔身后去。梅特纳格尔不仅敢作敢为，也聪明，甚至可以说狡猾。他把赫伯特·库尔推到前排，而自己却躲到后排。这样，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库尔身上。也许，在众目睽睽下生活这种感受，会使他逐渐变热情一点，友好一点。丽塔觉得，梅特纳格尔倒是不需要别人来看着自己的。

面对着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事情，她忘记了自己的恐惧和忧虑。现在她可以相信，自己早上会准时醒来，而且闭着眼睛都清楚什么时候应该下车。她总是在同一地点，也就是在白杨树林荫大道碰到同样的人。她从上述的迹象看得出，那是中午和晚上下班的时候。

现在，多数情况下她都是同小汉斯单独在一起，呆在车厢里。梅特纳格尔有时候才来，而这往往是他在别人那儿弄得筋疲力尽、声嘶力竭时，为了在他们这儿喘口气，歇上一会儿。他们让他看看自己的活，他点着头，疲倦地坐在车厢里还十分粗糙的木头座位上。他们俩则同他相对而坐——歇一会的工夫他们还是有的——让他安安心心地抽支烟。他们不管那些把很粗的电缆从窗户上穿进来，横七八竖八地放在车里的电工们怎样咒骂，也不管漆工们在他们头上挨着的车

顶跳来跳去。他们同罗尔夫坐在一起，多数时候默然不语。罗尔夫的脸越来越瘦，两只眼睛突了出来。这是一双湖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有时，他也给丽塔一些小小的任务。这些任务她都认真负责地去完成。现在她不管到工厂的什么角落，都不害怕，同任何人都打招呼。

过了一会，梅特纳格尔掏出一只表来——旧的外壳有一个被擦破的、用兽角做的盖子——他若有所思地看了好一阵才说："现在全厂都知道梅特纳格尔这只表了。"说完，他嘴里咕噜着什么，笑着走了。

小汉斯又同丽塔干起活来。小汉斯同往常一样，两个嘴角含着两颗大螺钉——这是一种赋予他自信心的铁牙齿——停了一下，小汉斯才说：

"究竟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丽塔没吭声。本来，她是能够回答的，可是她觉得这些回答太夸夸其谈。

小汉斯在继续思索着，"是不是他又想当工长啦？很多人都这么说——或许他只不过想讨好当厂长的女婿吧？"

"讨好谁？"

小汉斯感到很幸运，因为她还蒙在鼓里。恩斯特·文德兰德还在一年前就同梅特纳格尔的大女儿结了婚。可是那位姑娘在文德兰德去学校学习的那几个月，就在父亲眼皮子底下——就住在父亲那里——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她对那个男人的感情胜于对自己的丈夫。谁都知道，梅特纳格尔什么事情也没法禁止他的女儿们，什么事情也没法拒绝她们——他也

可能觉得自己几乎没有权利得到父亲的权威。

然而，文德兰德却忘不了他这种耐性。就是他已经同妻子离婚之后，也忘不了。两个男人相互都在回避。

对此，有好几天丽塔都不得不冥思苦想。尽管她已经习惯于经常听到一些早已熟悉的人们的新闻，可是关于梅特纳格尔的这条新闻却使她大吃一惊。

他把一个欺骗自己丈夫的女儿抚养成人，然而却出于软弱，把文德兰德这样一个女婿给放走了。这位文德兰德现在没有妻子，成天东奔西跑，他那个头发蓬乱的大眼睛男孩也没有母亲来照料自己。很可能，现在他厌恶女人，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

就算象梅特纳格尔这样的男子汉为了他的东奔西忙有一点小小的怨言，那不管怎样，也是无懈可击的。譬如说，要给文德兰德留个好印象！难道这么一来，他真诚的努力就变得不真诚了吗？

当丽塔和小汉斯在车厢里匆匆忙忙吃着早餐时，他们都有这种想法。他还一面吃饭，一面点着头。因为她对他很诚恳，所以他把自己最新的女电影演员照片拿给她看，而且十分内行地评判着每个人的优、缺点。晚上他躺在床上时，为什么不会梦见这些漂亮的女人都对着他嫣然一笑呢？

晚上，丽塔累得四肢无力，象瘫了一样。她眯着眼睛，坐在赫尔富尔特家又亮、又圆的餐桌旁，看着一切，然而又什么也没看；她是既在场，又不在场。曼弗雷德老望着她。

有时，他在餐桌边垂下来的白色、浆硬的桌布下握捧她的手。接着，她就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不管林尔富尔特先生或太太是否注意，都不在乎。她仿佛觉得，这张又亮、又圆的餐桌已经很快地离开他们俩，越变越小，最后成了很小的一点，但却仍然轮廓分明、清晰可见，而且照样又亮、又圆：这是被流放的人居住的一个着魔的小岛。

餐桌上的谈话闷声闷气地传到她的耳边。有时，她听到自己的名字，于是便仔细听一听："丽塔小姐，"赫尔富尔特太太说"我真希望您知道：这儿的地毯每天都必须把灰尘吸干净，地毯里的灰尘多得要命。"——"好的，"丽塔很有礼貌地说道。然而她心里想的却远非地毯的事情。

曼弗雷德正踌躇满志。在老老实实、圆满完成自己的工作后，他正沉浸在一种幸福、松弛的感觉之中。那项工作虽然花了不少力气，但是值得。不只是在他们学院里，大家才对他发明的溶液感兴趣。他的时间都用来回答人们的询问，准备印刷自己的论文和在企业里给同行作报告了。他看到人们需要他，这使他就象得到各方面的承认和重视一样，感到心里乐滋滋的。

这种与世界罕见的、珍贵的一致，使他很容易就完完全全站在丽塔一边。她一再感到惊异的是，尽管她激动万分，说起话来结结巴巴，而且只采用暗示的办法，但他却那么快就明白她的意思了。当他们晚间穿过热乎乎的城市，久久地漫步于野外之时，在河边草地上孤独寂静的那几个小时中，他鼓励她讲话。当她描述她的同事时，他最喜欢听。她那仔

细认真、饶有风趣的观察，使他很开心。只有在她给曼弗雷德描述某些人时，对这些人她才看得准。

"那么，你的文德兰德在干什么呢？"最后他总要问。他已经习惯于说"你的文德兰德"，她抗议这种说法，后来她看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老在考虑这个人。"大家很少见到他，"丽塔说，"不过现在也感到了他就在我们当中。"她每天都在观察文德兰德和梅特纳格尔的行动是怎样交错进行，又怎样相互制约，而两人却并没有订立君子协定。她对曼弗雷德说，她现在相信，上上下下都同时在做实实在在的事情。

"哟，不错嘛，"曼弗雷德说，"这种事你都注意到了，真是罕见。"

他之所以老让她讲话，只不过为了能够从容不迫地打量她。她那张脸决不会使他感到讨厌。他清清楚楚地看到，自从他们认识以来，尽管她脸上依然光滑、完美无缺，泛着暗淡的微光，呈棕色。然而在优美的特征后面预示着一种新的坚定性，一种他十分喜欢、同时又使他大为不安的成熟。

他不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她是属于他的。他用手指尖轻轻抚摩她的脸庞、额头和微微凹下的太阳穴，从眉毛一直摸到长着绒毛的面颊。她的身子向后靠着。她的皮肤预感到他手指的路径。通过他的手指、嘴唇、眼睛和双手，她认识了自己，从握在他手里热乎乎的、沙沙作响的头发到皮子薄薄的脚底板，她都一清二楚。他对她总是赞叹不已。她看到他总在讨她的喜欢——象这种事，他过去还从来没对

任何人做过。而他哩，也感到她一再为他的温存所感动。

就象所有的恋人一样，他们为自己的爱情担忧害怕。看到对方漠不关心的目光，他们就会以为彼此的关系变得冷淡了；说一句不耐烦的话就会使他们俩整天闷闷不乐。

每当他们睁开眼睛，在收音机微弱的绿色灯光下，清清楚楚地看到小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依然如故时，他们便浮想联翩，想得很远。这时，曼弗雷德轻声问道："你有什么愿望？"

"还是那个，"丽塔说，"同呼吸，共命运。"

"对。"他说，"可不是这样吗？"

她点点头。只要她渴望如此，情况就会这样的。

有天夜里，他们被屋顶上滴滴答答的雨声吵醒了。他们走到窗前，贪婪地呼吸着新鲜、潮湿的空气。他们伸出双臂，随后把又湿又凉的胳膊重新收回来。他们把水滴喷到自己脸上。他们的眼睛已经适应外面的黑暗，逐渐把低矮的房屋的黑色轮廓同模模糊糊的黑色天空和偶尔波光粼粼的河流区别开来。没有谁住得象他们那样高，因此雨水总是首先向他们洒来。

"我梦见，"曼弗雷德说，"我们俩坐在一只又小又湿的船上，穿过城里的大街小巷。雨下个不停，街上空无一人，水在不断上涨。教堂、树木、房屋都淹没在洪水之中。只有我们俩还坐在一条很容易破碎的小船上，在波涛中颠簸着。"

"谁让你做这种梦啦！"丽塔责备道。他们相互偎依着站在那儿，眺望窗外。

忽然，河面上有道灯光在闪烁不停，光线虽然很弱，但

却清楚可见。丽塔激动得拿起台灯，把它高高地举到窗前，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的。

“你干嘛？”他问。

“我们是灯塔。在那儿，在外面的海上，是我们那条小船。有遇难信号，我们回答它的信号。”

enter弗雷德从她手里拿过台灯，把它高高举起，让它一直亮着。

“它会到达港口吧？”他问。

“一定会。”丽塔说。

“那它在被毁的城市还能找到人吗？”

“能找到。”她说，“城市并没有毁灭，小船离航道太远了。”

“这样，每个遇难者都看得见我们的灯塔吧？”

“当然，”丽塔说，“只要愿意，都能见到。”

“谁也不会再默默无闻地就毁灭了吧？”

“不会，”她说，“没人会这样。”

他们熄灭了灯光。河面那道陌生的灯光已经消失——是沉没了，还是回家了呢？他们睡了好久，头上的雨水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清晨，晶莹的水滴从顺着他们窗户伸到屋顶上的那根细细的电话线上往下滴。水滴一个接着一个，速度相同，距离相等，从容不迫，没完没了。

十　六

九个月之后，那只小船沉没了。他们分别站在河的两岸。难道就没有人回答他们的信号，没有人发现他们遇难吗？

丽塔在单调乏味、稀里糊涂的几个星期医院生活中，进行着繁重的脑力劳动。她一再冥思苦想，最后又回到这一点上：她自己不是及时看到了这一危险吗？因为没有时间，出于本能，她的思想老在自己与那个事件之间转来转去，而且想得很远，因此她自始至终都能看到这一点。

出于巧合，市政委员会招待火车车厢制造者的晚会——之所以举办这种晚会，是因为该厂是区里最大的一个厂，实行国营已经十五年——不早不迟，正好在几个月来第一次全面完成生产计划的那天。鉴于这种情况，他们要庆祝一番。只是现在人们才感到，前几个月是多么艰难。对光明和欢乐的强烈渴望，郁积在每个人的心里。

城里的理发师都尽其所能，大显身手。在衣帽间就已充满女人头发上的芳香气味。这些女人比起她们身穿笔挺深色礼服的丈夫们，更能熟悉她们的处境。

曼弗雷德十分勉强地同丽塔一道去了。他不适于充当女王的丈夫这一角色，再说，招待会也是很无聊的。

"对我可不是这样。"丽塔答道。她仔细认真地作着参加晚会的准备。

大家都在大厅门口堵住。在那里，他碰到了梅特纳格尔和他妻子。最后，他们握了多少次手，终于走进了大厅。这时，小汉斯正在大厅当中，站在闪闪发光的镶木地板上，在上千支光的水晶玻璃吊灯下。他身上套着一件行坚信礼时穿的服装，一个如花似玉、妩媚动人的妙龄女郎站在他身旁。这位姑娘至少比他大两岁，她向四周投射出快活的目光。

"这个姑娘是他从明信片上剪下来的。"梅特纳格尔说。可是这位姑娘是有血有肉的，她让小汉斯郑重其事地带着穿过大厅。她叫安妮塔，非常善于使用自己那双大大的木偶眼。丽塔犹如看着一个幽灵似的凝视着她，然后又打量着小汉斯，仿佛是第一次看到他似的。他汗流满面，极力克制自己心中介于极端的难堪和难以控制的自豪之间的万分激动。"我喜欢他，"曼弗雷德说，"喜欢他这样一个女王的丈夫。"

曼弗雷德站在丽塔身边，又高又直。有人对丽塔打招呼时，他就点点头。他感到奇怪，竟有这么多人认识丽塔。有一次，他们象多数人那样，缓缓走过大厅，然后又走回来。这是庆典开始的大观察、大露面和大比较。

"我的小姐，"曼弗雷德说，"您是这次舞会的女王。"她满脸通红，因为这一点她自己也感到了。

就象他想象中的那样，她穿着一身金黄色的衣服，穿的是他送的礼物。实际上，大家不是偷偷地，就是公开地，都在寻找她。不少男人的目光都在催促她。她试图把自己眼中的熠熠光辉藏到睫毛后面。她狼狈不堪地抓住他的胳膊，曼

弗雷德则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我怎么就会感到招待会很无聊呢?"他说。

这当儿，在巨大的、摆满肉类拼盘和色拉碗的马蹄形餐桌最窄那一边，讲话已经开始。尊敬的人们从他们上衣左胸的里袋中掏出白色的纸来，宣读他们上午在咒骂声中对女秘书口授的稿子。参加庆典的客人们一本正经地听着那些一本正经的讲话，甚至在读到小心翼翼地夹在里面的幽默引语时，笑声也不会及时地爆发出来。("我们伟大的歌德可是怎么说的：白天工作，晚上待客……")当然，有些讲话的人所依据的是前面一位演讲者的想法，然而他却从未忘记强调补充这一点，然后便万事大吉。

小汉斯的耳朵庄严得竖了起来，变得硬梆梆的，成了紫红色。曼弗雷德觉得这很好玩。丽塔踩着了他的脚，他忍住了。一直到发出吃饭的信号，他才异常敏捷地挤到餐桌旁，眨眼之间就盛了满满两盘。

"节庆的演说者是很难当的"，他一边吃着，一边说，"尤其是作为副业。假定，白天你领导一个部，譬如说是机械制造部吧，而晚上你就应当作一名节庆的演说家。这时，你忽然想到的不外是：'我们也总是这样……'或者：'我们也准备这样继续胜利进行……'真残酷。"

"人们都喜欢这样。"丽塔说。

"喜欢？他们以为，讲话可能会一本正经、枯燥乏味、空话连篇地对着他们倾泻下来。平时，他们彼此之间说起话来情愿口出狂言。"

"再给我疼点色拉，"丽塔说，"仔细想想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你一样无礼。"

"确实，"曼弗雷德说，"小汉斯不是。"

"梅特纳格尔不是，我也不是"丽塔说完之后，他们就不再谈这件事了。

在旁边的大厅里开始奏起音乐。宾至如归的感情使大家感到轻松愉快。还有一道好奇者的洪流顺着墙壁在川流不息地流动着。不过它逐渐小了，越来越多的人群聚集到了大厅的中间。在那里，服务员拿着瓶子和杯子很难走过去。在舞厅里，只有少数几对年轻人。曼弗雷德佩服丽塔现在已经对众目睽睽习以为常。她挽着他的胳膊，优雅自豪地走进舞池。她从不少镜子旁边走过，对哪一面镜子也不看上一眼。她心里明白，现在只要她作出某种表示，那就会使谁都要心醉神迷的。

曼弗雷德让她转着圈子——晚会开了好久啊，他同她已经跳得身子发冷、四肢僵直了！——但她还跳个不停。在跳下一轮舞时，有好几个年轻男子向她走来。这时，他偶然看见一道神采奕奕、大获全胜的目光。他不同别的任何女性跳舞。而与此同时，她却满面春风地同一个又一个的男人跳舞。最后是小汉斯把她拉到了镶木地板的舞池中。

小汉斯不走运。这种事预先就能料到，不过人们还是很同情他。安妮塔找到了别的追求者。比起小汉斯来，他们更配得上她那双大眼睛和那些小巧玲珑、白璧无瑕的伶牙俐齿。现在小汉斯对丽塔坦白，这位姑娘是他向一位朋友借来

参加这次晚会的。她是他朋友的女友。这里没有什么可安慰的。丽塔骂安妮塔太不象话，不过小汉斯心里很清楚，为什么丽塔干脆让他站着。

要是丽塔有片刻闲暇，曼弗雷德马上就走到她身边，用反唇相讥的口吻询问着她的命令。“跳舞！”每次她都这样说。于是他们就跳起舞来。

他们好不容易才能听懂对方说的话。在大庭广众之中，他们单独在一起，用微笑和眼色向对方讲话。庆祝活动已接近尾声。怎么样呢？我们不是还有节庆吗？——大厅里的灯光在对方的眼里一闪而过。人们丧失了动荡不安和泰然自若的感觉。他们累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便坐到大厅角落里被人遗忘的椅子上。

在人们的脸色还没有累得苍白时，在妇女们的发式还没有凌乱、她们的微笑还不感到吃力时，在行将到来的清晨的影子还没有枝形吊灯的光辉变得暗淡、还没吃掉的菜肴尚未失去它们的鲜色之前，这时就是每次庆典看不见的转动点。酒杯相对时还在丁当作响，人们还在翩翩起舞，香水和美酒还在散发出轻柔、舒适的芳香。然而，每一个新的舞步，每一口酒和每一次微笑，都使他们更加接近横在娱乐和劳累、高雅和平庸之间的界线。丽塔把眼睛闭了几秒钟。当她重新睁开双眼时，恩斯特·文德兰德正好站在她的面前。当文德兰德从曼弗雷德身边走过时，她看见曼弗雷德脸上的表情片刻之间有了很大变化。他的脸紧绷着，露出一种近似怀疑的神情。她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抬头望了一眼文德兰德，不

由得心中大吃一惊。她很快就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文德兰德已经在大厅里转来转去地走了好几个小时，他必须同每个人握手，同每个人碰杯，他的神经还被最近几个星期思想的高度集中绷得紧紧的——文德兰德最后累极了，很想歇一歇，看看丽塔跳舞。他盲目地跟随着她。他从曼弗雷德身边走过，却没有注意到这位曼弗雷德。文德兰德站在她面前，无拘无束地微笑着，他的眼神使曼弗雷德的头脑清醒，使丽塔大吃一惊。

尽管乐队仍然在演奏同样的流行乐曲，然而一切都已大为改观。恩斯特·文德兰德对丽塔鞠了一躬，邀请她跳舞。她站起身，忐忑不安地瞥了正用厌恶的目光看着她的曼弗雷德一眼。她很生他的气，于是干脆让文德兰德把她带进了舞池。

"我刚才在看您跳舞。"文德兰德说。丽塔很高兴，除了她，没有人能听到他的话，也没有人看着他。挽在他的胳膊里，她的身子变得硬梆梆的，很不灵活。文德兰德很快就发现，他离得太远了。逐渐逐渐地，他脸上那几乎令人陶醉的面容不见了，眼里的渴望消失了。他的变化使丽塔感到痛苦。使她痛心的是，听到他用平常的口气说："一个出色的晚会需要使这么大的劲，不是吗？"

出了什么事呢？没出事，什么也没出。因此没法说，现在没法，将来也没法，因为每一种暗示都会被人识破，而且也是小题大做。但是丽塔和曼弗雷德两人心里却明白，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想把它忘掉，而他们也忘掉了这件事——

如果人们忘掉的是不再想到的事情的话。

当丽塔和文德兰德又来到曼弗雷德面前时，曼弗雷德站起身，带着一种嘲讽的神情回敬恩斯特·文德兰德的鞠躬。现在是按照一般的常规互致问候——彬彬有礼的朋友在招待会上见面。文德兰德从一个托盘里拿来三杯穆哈咖啡。他们坐到低矮的椅子上，膝盖都放得高高的，把小杯子拿在手里以保持平衡，而且不得不看看怎样坐才能使大家都坐好。

曼弗雷德问文德兰德，他的厂长职责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责任，不是吗？文德兰德说：是的，不过人们已经习惯这一套了。

"明白了。"曼弗雷德说。他的冷嘲热讽已经超过了限度。"要人们习惯，甚至我们的整个历史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您能肯定吗？"文德兰德只问了一句。他已经精疲力竭，不想争论。

这是一次奇怪的对话。事后，丽塔对自己说，她当时受到女性虚荣心的蒙蔽（"他们之所以争吵，完全是为了我！"）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只知道当时曼弗雷德从远处仔细注意着文德兰德，而现在，因为文德兰德就在他面前，所以他便执意应战。他不厌其烦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人类历史就建立在漠不关心的基础上。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没有人在听他讲。他怀着极大的热情讲了又讲，最后以这一论断结尾："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统一规格制造的……"

他这样装腔作势是为了什么呢？丽塔想。她感到自己必

须保持安静。现在，她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使他更加激动。

"按照统一规格吗？"文德兰德说，"有可能。如果撇开各种不同的理智发展程度不谈的话……"

曼弗雷德对这一论据做出一付果然不出所料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就连他的笑声也是矫揉造作的。"去您的吧！理智从来就不是形成历史的因素。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有了理智就感到幸福呢？对此宁可什么也别指望。"

文德兰德笑了笑，弄得丽塔都为曼弗雷德害臊。"因此，"他说，"那你们就休息一下，放弃所有的希望吧！"

"也可能不是希望，"曼弗雷德说，"而是幻想。"

丽塔想起来了，此时此刻，她第二次感到了心神不宁。不错，现在就是这种情景。她不是一下子就明白过来，这再也不涉及到嫉妒和被损伤的虚荣心吗？这里牵涉到的恰恰是他们谈论的事情。

文德兰德不象曼弗雷德那样热衷于这种谈话，他没有反驳，他站起身，朝着同妻子一道慢慢向他们走来的罗尔夫·梅特纳格尔走去。尽管丽塔的心里被曼弗雷德的怨恨搅得忐忑不安（文德兰德不答理他，这不使他感到失望吗？），但她却懂得这位年轻人主动对那位年长者伸出的手意味着什么。

"怎么样，罗尔夫？"

"怎么样，恩斯特？日子难过，是吗？"说着，梅特纳格尔脸上浮现出了笑容，逼得文德兰德也笑了——大概可以这样假定吧。

日子难过，不过我们已经熬过来了，是吧？——所以，

我们要为此喝上一杯。

他们举起香槟酒，相互碰杯。香槟酒在杯里从来不发出任何声响——不过这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

他们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放下杯子，仍然站在一起。

"你听说我们的新车了吗？"厂长问。梅特纳格尔确实听说过！好多声音都不如这个苍老的声音洪亮。很可能这是一首关于车辆的诗。

"我想，"文德兰德说，"你是会一起来干的。"

"我？"梅特纳格尔将信将疑地问。他很快就镇静下来了。"恩斯特，要是你以为……"

"是呀，"文德兰德说，"有你的经验。明天大早你来一下。搞研制的班子都在那儿。"

梅特纳格尔把手放到丽塔肩膀上。"瞧，姑娘，"他说，"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到研究人员当中去。这种事你听说过吗？"

"你真不赖，罗尔夫。"丽塔尽量说得中肯些。"我可不去。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还能不能继续呆在你们那儿呢？"

梅特纳格尔笑了笑。霎时间，丽塔又变得高兴起来。

她还让曼弗雷德同她跳了最后一轮舞。回家路上，在走过又黑又静的城市时，她挽着他的胳膊。他们都沉默寡言，对晚会感到很满意。

此后不久，假期开始了。他们一道——既步行，也乘着

他们那辆灰色的小汽车——仔细考察了丽塔那个村子的周遭环境。他们在森林湖泊中洗澡，使劲地呼吸着清新、纯洁的空气，仔细玩味着夏季的轻松愉快。接着，曼弗雷德同那些未来的大学生们一道坐车去保加利亚的黑海边上。他回来时精神焕发，晒得黝黑，还给丽塔带来一只浅咖啡色的小乌龟。他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克勒奥帕特拉，把它放在阁楼旁干燥窄的沙箱里。同从北纬地带逃跑的候鸟相反，他们是秋天快到时又搬进这间小阁楼的。

他们相亲相爱，对他们共同生活的第二个冬天充满着新的希望。

十 七

然而，共同生活的第三个冬天，他们却没有

严格地讲，对于回忆来说，色彩的变换是永劫不复的。前几个月，这种变换就在小小的窗口里进行：从耀眼、炎热和五光十色，变到惨淡、清凉和苍白无力。照射到城市的建筑物、弯曲的河面和平坦的平原上的光线的逐渐变化绝无仅有，曼弗雷德眼里的这种绝妙光线的珍贵反映空前绝后。

当时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即将来临的一年是个什么样子。这是进行极其无情的考验的一年，这种考验很难通过，这也是历史性的一年，以后人们都会这样说的。

共同生活的人很难经受住历史这一炙手可热的冷静。丽塔在仔细考虑这一年时，感到了在那种严格而持久的光线与

白昼偶然的照明之间的区别。这种事当初我明白。然而，在她所认识的不少人脸上，光线的明暗是随着瞬息间的情绪和利益变化的。她看到无数精力、兴趣、热情和才能都浪费在生活琐事上。当然，这些生活琐事在战后十五年，仍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对付的。

那么，他究竟说得对不对呢？她寻思道。他老说：如今不可能有爱情，而且也没有友谊，没有对于履行义务的希望。同介于我们和我们的愿望之间的势力作斗争，这是可笑的，这些势力的无穷威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尽管如此，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却是成功的。以后，我们不得不沉默不语，不能不经常想到这个"尽管如此"。这种命运使人羡慕。

是他说得对呢，还是我的话不对？难道我对我们俩的严厉是反常的？他常说：你不会坚持到底的。你不了解生活。而他哩，却了解生活——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他知道，人们为了不让别人认识和消灭自己，不得不染上一层保护色。正因为他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使他变得孤独、清高，有时甚至尖酸刻薄。而我却恰好相反，从来就不怕失去自己的本性。在他给我讲这种话之前，我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念头，认为我们生不逢时。有时，他想出种种变化：要么他该生在一百年前，要么该在一百年后。我可不参予这种游戏。另外，他还责备我缺乏幻想……曼弗雷德看到，拿她那唯一的、不容替换的生命来进行的冒险，花去了她全部的精力。现在，他很了解她，不会误解，也不会滥用在师范学院里支配着她的那种灰心丧气的情绪了。在学院里，开始几周，她情绪高

昂，后来她忽然气馁了。有天晚上——已经是十月初了——她破天荒第一次神情严肃地问他："你爱我吗？"他在仔细听着——"可以啦。"他说着，更加仔细地打量着她。他责怪自己到现在都没有注意到她眼里的倦意和她脸色的苍白。他把书搁在一旁。这时，尽管外面下着雨，散发着秋天的凉意，但他仍然叫她现在，而且是今晚马上就坐车出去走一走。

在车上，他打开暖气，轻声开着收音机。他穿过市区往南开，好久没有吭声。后来，感到丽塔坐在自己身边不那么紧张了，也不冷了，他才开了口。象往常一样，没一会工夫，她又弄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了。她问他，而他也象往常一样取笑她。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逐渐地使她打开了话匣子。他明白了，她在学院里感到陌生和孤单。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最后他不得不相信她说的是实话。没有人欺侮她或者责备她。当然，她也没有继续受到重视和鼓励。就是学习上，她也没有困难。所有这些都是她感到陌生和孤单的原因。

"那儿所有的人都很聪明，"她说，"他们什么都知道。如果有谁一窍不通，大家都感到很奇怪。"

"这种事我见过，"曼弗雷德说——他确实见过这种事——然后又冷静了下来。"多数情况下挺不住。要是初次遇到什么事，多数人都没法招架。"

"他们不会遇到什么事的，"丽塔说，"事情就是这样。"曼弗雷德笑了笑，"谁都会碰到一些事情，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好啦。"

他心想，譬如说我吧，我就碰到一件事，那就是遇到了你。从那以后，我就怀疑起顽固不化的人的坚定性来。

可是他错了，他一开始就没有把她的担心当作一回事。他安慰她安慰得太早了。事过不久，他在学院里等她时，经常看见她高高兴兴地同一位满头金发、象个男孩似的苗条姑娘一道走下楼梯。这位姑娘叫玛丽昂，是从很久以前丽塔那个保险公司办公室所在的小城理发店来的。知道丽塔是同这位女朋友在一起，曼弗雷德感到满意。这种友谊不会超过某种界限，正是这一点使他感到高兴。

在玛丽昂身边，不可能陷入忧郁的沉思。在她看来，使她激动的一切——欢乐、忧愁与愤怒——如果不立即同别人分享，那简直不可思议。其实，丽塔现在才听说，她同谁好多年肩并肩地在那个讨厌的小城里经历了那一切。晚上，她讲了她那些老乡不少稀奇古怪的命运，把曼弗雷德都逗乐了。

玛丽昂可以长时间地沉浸于时装杂志中。这是观察她那如醉如痴的神态的唯一机会。她开始从根本上来改变丽塔的习惯。

"很可能晚上你是用水和肥皂来洗澡，"她说，"不管怎样，你是这样说的。"反正你不知道怎样评价自己。要是没有我，你到死都会用这种不象话的深红色口红，这种口红对你当然不合适。"

把玛丽昂介绍给曼弗雷德认识，看到他那带着几分讽刺意味的礼貌，让女朋友兴致勃勃、卖弄风情地唠叨个没完，

这使丽塔感到开心。曼弗雷德是玛丽昂所尊重的唯一男人。不过她也让人明白，这样一个朋友使她感到太恼火。

她同丽塔之间的友谊还在不断增长。她不仅告诉丽塔，她本来叫玛丽安妮，是她自己改成玛丽昂的（"如今谁还叫玛丽安妮呢！"），而且还让丽塔一道经历了她同邻近一家发动机厂一位年轻钳工富有戏剧性的恋爱史的各个阶段。晚上，钳工约亨风驰电掣般骑着摩托车来到学院，在学院门口离曼弗雷德不远的地方等着。秋夜的忧伤把他们相互连在一起。曼弗雷德只好扮演共同等待的未婚夫这一角色。他不会感到厌倦的是，同丽塔一道观察玛丽昂走向约亨的摩托车时那种仪态万方的优雅劲，观看两人之间相互问候的仪式，然后目送着突然隆隆作响的摩托车，看着它在暮色朦胧的广场上拐了个之字形的弯，拖着长长的烟雾，拐过最近一个街口之后消失不见了。

然而长此以往，却不能不看到：同玛丽昂的友谊并不能勾销丽塔自己对于帮助的需求。长期以来，曼弗雷德就打定主意，不承认丽塔的性格有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几乎看不出来，只是偶尔在不同寻常的表情变化当中感受得到。曼弗雷德好久都下不了决心，去对这种变化寻根究底。他最先从母亲所表现的同情看得出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她开始迫使丽塔接受她亲手准备的可口食品，而且一定要丽塔吃下。丽塔那付样子真可怜——毫不奇怪，把她搞得太紧张啦！"你要关心你的未婚妻！"母亲同曼弗雷德单独在一起时对他说，就仿佛她是在告诉他一件秘密似的。他没法用粗暴的办

法来逃避这个有利于丽塔的计谋。

虽然他并不相信母亲的大公无私，但是却相信，在涉及她的利益时，她的嗅觉是很灵的。她觉察到，丽塔身上软弱和智力低下的迹象——这些东西是他自己在几个月前都还希望看到的——就象一种疾病似的。现在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竟然同玛丽昂小心谨慎地谈论起丽塔来了。玛丽昂感到很荣幸，她睁开双眼看着他，并申明，没有人会象她那样羡慕丽塔的聪明才智了。真可惜，她自己也许在聪明和才智两个方面都很欠缺。“她做现在的事情很合适，”玛丽昂说，“别人还会嫉妒她哩。”她叹了口气，表示感到自己做现在的事情不合适，很不合适。

他作了一些感人的尝试，希望能使丽塔摆脱这困难的时期。他克服了对走到她身边的任何人的嫉妒，甚至还介绍她同马丁·容认识。马丁·容每隔三、四个星期就从图林根的一个小城镇S到曼弗雷德这里来一次，同曼弗雷德一道讨论他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曼弗雷德是他的科学辅导员。曼弗雷德羡慕这位比他年纪轻的人在一家化纤厂工作，除了工作之外，还能有所作为。他不能不看见自己所从事的是“斯尼纺纱机”的实际工作，是马丁要改进的工作。对机器就象对女朋友一样，他既可以心醉神迷，也可以怒气冲冲。“您看到的——它弄得我简直没工夫同别的姑娘们交往！”当丽塔批评马丁那种隐士生活时，他这样解释说。

马丁虽然是个无忧无虑的人，但决不是马马虎虎的小伙子。他对什么都感兴趣，不过最感兴趣的还是他的专业，最

不感兴趣的是大姑娘——也可能，因为她们追求他。"您长得太好看了，"丽塔责备道，"这使哪一个男人都要变得高傲自大的！"马丁对于她所提出的各种指责都忍受了。只要他一来，这里总充满欢乐。他给丽塔带来新的唱片和便宜糖果，这些东西她从曼弗雷德那儿是得不到的，因为他讨厌这些玩意。马丁一进门，在他们晚上有时感到有点寂寞的那个小房间里，便立刻充满生气。马丁不是放起他带来的那些唱片，踩着音乐的节拍，同丽塔在黑洞洞、积满灰尘的干燥室里跳舞，就是给他们大讲特讲他所喜欢的爵士音乐。

"我在那个时候，简直感到自己象个白发老人啦。"有时马丁走后，曼弗雷德便这样说。他很留恋马丁。看着这一切，丽塔又惊又喜。这位年轻人同曼弗雷德相差五岁多。对于年长者，他怀着一种既畏惧、又热情的崇敬心情。曼弗雷德没有朋友，这是他身上的一个污点。他还把这个污点的消失，甚至这一秘密愿望的实现，同丽塔进入他的生活连在一起。"你给我带来了幸福。"他说。那时，马丁还在场，气氛看来还被他弄得活跃了，而他们却一人在一处，面对面地站着，暗自发笑。这种沉静使他们感到舒适。

夜里，她依旧躺在他的身旁，她的头就象嵌在他左肩的凹处似的。他呼出的气吹动着她那漂亮头发的发尖。她象往日一样夸奖他的体温，而他则称赞她皮肤的光滑。这种皮肤使他变得体贴入微。可是现在，因为丽塔向他挤了过来，半夜后他竟然醒了。他看见她睁着双眼躺在那儿。"你怎么啦？"他一边问，一边抚摩着她的头发。她摇摇头，做出一

付似乎刚睡过的样子。她不想说话。她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她有一种感觉，似乎他并不想知道是什么事使得她心情沉重。

已经是阴暗、潮湿的秋天。树叶犹如潮湿的布片，落到肮脏的街面上，被打到一起，装成重重的肮脏货包运走。十月份就已经起雾——什么地方的雾都不象这样又大、又浓，还有恶臭。大雾笼罩着这座城市，一连好几个星期。有的人顺着篱笆摸着走，有的人独自坐在阴暗的房间里，就象坐在一团云雾之中似的。人们很难摆脱因为就误了生活的各种机会而感到的悲伤——其中包括失去的爱情、不为他人理解的痛苦、没有认识到的喜悦和在异地他乡上空从未见过的太阳。外面的交通已经断绝。就连载重汽车光线很强的头灯，也很难闯进白中透红的雾墙。就象别的地方等待面包一样，城边那些工厂正等着这些满载货物的卡车哩。

在这样的一个晚上，曼弗雷德正在等着丽塔。但他白等了。吃饭时，他在父母面前替她编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借口。当然，他们发现了他的不安，于是就充分利用这种不安的情绪——真不要脸，多虚假的爱啊！母亲对丽塔的命运表示忧虑——不是听说出了多起交通事故吗？——但很快她就忘记了一切，摆着一付阴谋策划者的面孔，把她在西方的妹妹寄来的包裹放在桌子上打开。这是多年之后的第一个包裹！她终于也能象别人一样，请女邻居喝上一杯西方咖啡啦！曼弗雷德无所谓。尽管他几乎不认识这位姨母，但他还

是拿走了给他买的香烟，而且在感谢信下面写了一句问候话。

他百无聊赖地打听起姨母的女儿来，姨母把她们的照片也寄来了。现在他只好观看这些照片——啊，我明白啦！这一个又矮又胖，而另一个却又瘦又长，两个都是淡黄色的头发，平庸乏味——他虽然谛听着门边的任何一点响动，但却并没有离开家庭餐桌上那盏灯光温暖、舒适的照明范围。

"有轨电车。"母亲说，其实她什么也没觉察到。"今下午有轨电车开得很慢，有些车根本没开。真的，你除了干等以外，什么事也干不了。"

灯老亮着，好多年前它就这样亮着。那时他还是个小男孩，就坐在这张桌旁做他的作业。有时候，不就是母亲走到他的身后，把一只灵巧、温暖、使他感到舒适的手放到他的头上吗？到底是谁说，当她为丽塔担心时，她的声音确实是虚假的呢？究竟是谁阻止他同情自己的父亲、同情这个毕竟是个软弱的人，是个按照自己的方式，总在希望最美好的事物的人？有什么东西又把他拉回到这个房间里发散着霉味的温暖中。他感到浑身上下逐渐变得软弱无力，他要防止这种情况，于是便站起身来走动着，对某种捉摸不定、不可名状的东西感到愤慨。当他在自己房里独处索居时，这种愤慨便在不断地增长。他一面抽着烟，一面听着消息。人们谈论着高速公路上由于大雾引起的车祸。他在屋里走来走去。顿时间，他感到这儿太空旷了。逐渐地，随着雪崩那毁灭性的压力，他心里越来越相信：她出了什么事。正当他克服了恐惧

时出现的瘫软状态。准备在最近一个长途电话亭打电话到医院的事故急救站时——他已经从衣柜里拿出了大衣——门突然开了。

在她大衣上和头发上，到处都凝聚着雾凇。当她走动时，这些雾凇就在她身上闪烁。她的脸红通通的。她并不知道自己做了错事。

他数不清后来有多少次远远地看见她就这样站在门口：身上闪烁发光，雾气缠绕，精神焕发，脸上显露出这种几乎感觉不到的固执（或者说，真的就已经安静下来了吗？）。象当初一样，每一次他都感到自己变得呆板了。

"你在哪儿？"他问。从他的口气听得出来，这不是出于害怕，而是要求说明情况。"在施瓦策巴赫那儿。"她说。她把晚餐的饭食放到一边。她已经吃过了。不过茶她还是要喝的。

曼弗雷德在一旁看着她。在施瓦策巴赫那儿。她就是在那个教师招聘人那儿。她在学院里碰到他时，知道他是历史学讲师。

难道她不愿意再讲？不。她对这张沉默寡言、冷酷无情的面孔什么事也不愿意讲。她上床去睡觉，而他则坐在写字台前。她睡不着，他也没工作。他感到她的目光就在身后，于是便坐在那儿发愣。她等着他的某种表示。够啦，难道我们还是孩子吗？

那天晚上，他也克制住自己，没有继续发呆。他鼓起勇气走到她床边，弯下腰来对她说："你还发散雾气。"

也就在这一天夜里，她给他讲了好多事情。他们需要有好几个小时的工夫来述说，提问和反问。雾气还有一段时间才能消退或者消散——谁能说得清，雾气最后消散时跑到哪儿去了？不管怎样，早上城市又清晰可见了。于是，人们忽然之间发现了好久没注意到的东西。

"施瓦策巴赫，"她说，"我在学院的楼梯上碰到他——顺便提一下，这也不是完全无意的。"现在，他是唯一能理解她的人。自从那天晚上在办公室谈话以来，反正在他们之间还感到有一点亲切。他马上想起了那番话，当时她就是用这些话首先拒绝了他的招聘，而现在，他却用同样的话来戏弄她。她所回答的，正是她差不多已经料到的。她说："我可是说对啦。要是我还在那儿就好啦。"

"好啦，"他说，"您有时间吗？"

尽管她知道曼弗雷德会担心她的，但她还是点头应允。

他们走进雾气之中，走了好久，因为这时几乎就没有电车。幸运的是，施瓦策巴赫同她就住在一个城区。

在他家门口，他们遇到一个妇人和两个小孩——这是他妻子，那是他的孩子。小孩一下子扑到父亲怀里。两个小家伙的头发乌黑，每天傍晚都要把他们分别从两个幼儿园一道接回来。

"在门厅，他吻了一下妻子，也不管我是否在场。"可以说，这个家庭使她感到满意。现在还根本不可能马上就同施瓦策巴赫谈话，因为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事情要做。凡是成天分散的家庭在傍晚时，都得忙碌一阵，要弄吃的，洗孩

子，还得听听孩子们的经历，尽量给孩子以好的印象。这一切在夫妻之间都有细致的分工。丽塔在一旁愉快地看着，而且还得到允许去检查大孩子的算术作业。作业上是一种垂直的、充满自信的孩子手迹，那些字还有不少有趣的小钩。

"在吵吵嚷嚷的房间里，我感到非常舒适。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施瓦策巴赫居然喜欢这一切。我早就设想，他可能喜欢有个安静的环境和一个性格温柔、好沉思默想的妻子。然而他的妻子却恰恰相反：比他年轻多了，而且精力充沛、兴高采烈。她有一头又密又鬈曲的黑发，这些头发因为外面有潮气，向四面散开着。象这样的情景，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不过，总的说来，她似乎很聪明……"

埃尔温·施瓦策巴赫的妻子是个女教师。晚饭后，当她丈夫同这位姑娘坐在一起时，她就呆在他们身边。"她要把我痛骂一通。"埃尔温·施瓦策巴赫对他妻子说，"因为我把她从她村里，从她那个安静的办公室接走了。这就是那位姑娘，当初，是她帮助我打发了那些漫长的夜晚。"

"一时之间，什么都好了。"夜里，丽塔对曼弗雷德说。事实上，她已经感到，还在他们彼此开口之前，似乎她已经得到了对所有怀疑的回答。"往往我自己也弄不清，我是不是在坚持某种幻觉。不过施瓦策巴赫夫妇最初根本没想到要来劝我放弃某种东西。他们也没说：等一会您就会习惯的。"

这种话曼弗雷德有时候也说过。"可是这到底说的是什么呢？"现在他问，"究竟是什么使你感到心情如此沉重？"

"他们也是问我这个问题。"丽塔说，"我简直没法解释

清楚。如果我不把问题推给别的人。这听起来好象很愚蠢，但施瓦策巴赫却马上就心领神会。当时我说，有人要求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学习曼戈尔德。这种事我没法干，而且也不愿意干。难道说大家都真的要变成象他那样的人不成？"

"曼戈尔德？"曼弗雷德问。

"你知道的，我对你讲到过这个人。他到我们学院之前，是某委员会的科室负责人。他在我们班学习，三十刚出头。你感到惊讶的只是这个人什么都干过。我真不明白，在他从前那个单位，那些人怎么对付得了他。

"他什么问题都能回答。他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望而生畏。"

"我的天啦，"曼弗雷德说，"你是不是太敏感啦？"

"'没关系，'施瓦策巴赫说，'我们需要的正是敏感的人。呆头呆脑的人对我们有什么用？'"

"他说得不错，"曼弗雷德说，"我只能奉劝那些敏感的人，去掉他们的敏感——不过也用不着大肆渲染。你仔细听听，这可不是新成就：年轻人怀着多少有些异想天开的理想，投入生活的怀抱，他们一同严酷的世界接触——粗暴的、自然而然的接触——就使得古老的、甚至还可能是久经考验的机构变得乱七八糟。有三、四次，他们当头挨了一棒。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人们赶忙把头缩回来。这有什么新东西呢？"

丽塔心想：你是做出一付好象什么都经历过的样子。在我给施瓦策巴赫讲述今天发生的事情时，他同我一样感到义

愤填膺。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基础课讲师本来就胸中无数，不断地环顾四周，看看自己是否说了错话。在课堂上，曼戈尔德对他提出驳斥，证明他有那么一句重要的话引错了。曼戈尔德对所有的引文都非常熟悉，他不能不花费多少年的工夫来学习这些东西。听到曼戈尔德的口气，讲师大惊失色——这种口气提醒他注意，现在错引的正是这一句，这绝不是小事一桩；——他弄得面红耳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课上完，而曼戈尔德则利用了这种状况。特别是我们，都呆若木鸡，不敢看别人，也没有勇气为自己辩护……

真可怕。

"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曼弗雷德说，"我们不得不同这个曼戈尔德和平共处，这就是我们的代价。"

丽塔想，不，我不信。施瓦策巴赫说，人们没有权力容忍他们这样做。我想，他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特别是他妻子。她已经怒不可遏。她说：是他们，还是我们？她所指的"我们"，也包括我在内。"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比庸人更顽固的了，"施瓦策巴赫说，"首先，在我们露面时，他就钻进自己的老鼠洞，摇身一变，然后再走出来，尾随着我们，好象是要为我们服务，而实际上却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失。"

"施瓦策巴赫是共产党员，"曼弗雷德说，"而你却不是，他愿意怎么斗争，就怎么斗争，愿意反谁，就反谁。可是他要求你干什么呢？"

"不知道。看来先决条件是，我们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意见要一致。"

“要知道。”曼弗雷德说，“你要听听我的劝告：要脱出身来！”

“我早就想这样了，”丽塔答道，“我才不去惹是生非哩。”

紧接着，她便带着一付天真、平静的表情，进入了梦乡。而曼弗雷德则醒着，仿佛她的不安现在渗进了他的心里。

十 八

有天早上——这是丽塔住进疗养院的第四个星期——她站在朝南的阳台上，觉得什么都变了。非常突然，一点先兆也没有。

这是经历了一个狂风呼啸之后的第一个晴朗、寒冷的白天。她虽然睡眠不多，却并没有睡意。夜里，狂风在公园里怒号着、呼啸着。从电话线上传来咄咄逼人的嗡嗡声。将近十二点时，她被自己的声音惊醒了。她叫着：“救命啦！救命啦！”她毫无理由的叫声叫了一半就停住了。

对她来说，记住早上这场梦是至关紧要的。这场梦在她刚醒过来的几秒钟内显得非常晴晰，印象很深，要是仔细回味的话，甚至可以说是明白易懂的，能够自圆其说。然而她已经发现，梦幻正在她身上不停地消失着。

她还看见这条从未见过的、很长很长的街道。但当她跑

下大街时，她却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感情（这是一种由恐惧和好奇交织在一起的感情）——不是曼弗雷德在自己身边，这真使人感到奇怪；而是在这种场合并不合适的恩斯特·文德兰德，对于他的在场，她甚至在睡梦之中都感到惊讶，可他却装作十分自然的样子，再说，你应该原谅我，而不要原谅他；她还没来得及回答或者提问，他们就已经在姑母家丽塔那间闺房里坐了下来（她最先注意到的是，从洞开的窗户吹进来的微风，发散着草地的气息）、他们还从来没有一起在这儿呆过，她的惊讶还在不断增长。

这时，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已经在开始忘却这一梦幻，最好是这一场梦象一层薄纱似的，在她那近在咫尺的想法面前烟消云散。她仍然惊讶万分，她一味地拿自己的惊奇同一个初次想到"我"的孩子所感到的惊奇相比较，丽塔充满着成年人的惊奇，再去忧伤不但没有意思，而且也没有必要。

一道更为冷漠的亮光使她有些眼花缭乱——有时候，谁不渴望孩提时代那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的轮廓呢？可是她没有多愁善感的习气，她一定对付得了这道亮光。

她久久地伫立在阳台角上，看着下面的公园，一直到石板地面上的三角形阳光变窄，变成锐角，不再温暖她时为止。

风已经平息，丽塔站在那儿，第一次在自己生活中看见各种颜色，这不是儿童画册上的红、绿、蓝三色，而是地上各不相同的灰色泥土或者树上那无数的棕色——把树叶也算

在里面。季节这么晚了，这些树叶还在树上，经过一场大雨之后，它们从树上落下时，还是棕色多于其它颜色。这一切都笼罩在急速飘动着的云层下面。这种云层使人明白，那都是些蓝色的碎片；日子越久，就越蓝。紧接着，出现了这个苍白、寒冷的太阳，于是一切又都变了样。

光线、微风和寒冷，就象明晃晃的利刃，刺进习惯的毡盖。盖上有裂痕——只能如此。人们环顾四周，瞧瞧，这儿还可以过活。有些事悄悄地就弄清楚了。现在，都使用这种明白易懂的话语，就象使用自己的手一样。大家都可以看见一切可能见到的事情，尽情享受某些东西。在这一天早上，大家都同意这种说法：酸、甜、苦、辣，什么都能尝到的。

丽塔走下楼，来到公园里。她对什么都感兴趣。她用手摸摸长椅的木靠背、火红的山毛榉有裂纹的树干、树枝以及干枯的苔藓。就象她重新专心致志于没有她，也能照样存在的那些东西一样，她同时也更加冷静地重新研究着自己。她认识到，而且也感觉到这一点，她再也不是容井地上这种被人抛置的东西。

既然别无它法，她只好以损失为代价来支付这新的自我感觉。

在她同曼弗雷德谈到曼戈尔德那天晚上之后，她那与世隔绝、独自一人坐在飞艇的吊舱里，飘浮在万物之上的感觉，已经一去不复返。因为这件事，他们进行了一次谈话。曼弗雷德试图给她说明他所看到的世界：它能够认识，但还没有被人认识到，而且现在所认识到的东西，也很难谈得上

理解的问题。这是一堆难以驾驭、前后矛盾的材料。而喜欢以师傅自诩的人，却只不过同一个学徒差不多。他踌躇满志地注视着数学家预言一切的努力。在所预言的事情中，有一些同数学已经毫不相干。譬如：巨大的经济投机活动的成败，或者拟议中的战争的结局，就是电脑的预报对这种状况也无能为力。在地球上（我是指在地球的一部分）还会大搞投机活动，还会大搞军备。"可是这些人呢？"丽塔问。"多数人的命运都差不多，它们都在并肩而行，犹如两条平行的直线，只是在无穷远时才能相交。"曼弗雷德回答道。随后，他又微笑着补充道："就是说，在无穷远肯定要相交。"至少曼弗雷德认为自己就是一个预言者。他所从事的科学大都涉及人类未来的日常生活，这一点使他感到心满意足。如果说他没有耐心的话，那也是没有试验者的耐心。这个试验者恨不得马上把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当作他的试验品。

"这种事情大家都愿意，"有一天，曼弗雷德对恩斯特·文德兰德说，"譬如一座房子，就象一台上了油的机器一样，能自行清扫、供暖和修复。在城里，周密计划的人类生活的循环正在畅通无阻地进行，人们正在自动地、有规律地生儿育女——是的，甚至于生儿育女。无论如何不存在由于技术上的不完善而引起的空转。通过提高的办法来延长寿命，这是本世纪科学研究的课题。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只有我们——自然科学才行。"

"那你们就加紧干吧。"文德兰德说。

因为要对自己工厂进行分析，他到了这个学院，而且不

是第一次。他并非第一次在这个长长的走廊里从安有曼弗雷德姓名牌的门边走过。可是今天他却是犹豫片刻之后，第一次踏进他的房间。这时，曼弗雷德正同他的一个学生在检验一长串试管。他不禁大吃一惊。偏偏是文德兰德走进来，而且又偏偏是找他。不过，曼弗雷德脸上却没有出现拒绝的表情。文德兰德满以为会出现这种表情。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他便会扭头就走的。这次拜访在曼弗雷德看来，并非那么糟糕。这是机车车辆厂厂长文德兰德先生。这是我的同事米勒博士。这是赛费尔德。你们认识认识。曼弗雷德介绍时，人们相互客气道：认识你很高兴！你好！

文德兰德这一天目光敏锐，甚至过于敏感。他一下子把什么都注意到了：无论是在这间巨大的、尽管有不少闪闪发光的器皿，但仍然明亮而空旷的房子里的那盏实实在在的灯光，每一物品严格的专门用途，还是化学家们的面孔。这些人全都显得更为年轻。他们都在埋头工作，现在突然抬起头来，而且为了讨他的欢心，都把他们脸上那实实在在、紧张疲劳的表情变成彬彬有礼，变成一种在这儿很不相称的礼貌。

文德兰德顺着一长串试管看过去。"都是一样的吗？"他问曼弗雷德。曼弗雷德就象专家笑话一个门外汉那样，笑了笑。"不完全一样，"他说，"在我们这一学科有细微的差别。"曼弗雷德把他带到同事们面前——厂长拜访这位老兄多少次啊！——给他解释他们在干什么活。他显出一付同文德兰德比预料中还要亲密的样子，而且要利用在本行有对手这一有

利条件。但文德兰德却不动声色。

这一圈快要走完时，他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但并不比人们通常相互打量一眼所需要的时间长。文德兰德带着几分嘲讽的神情，心领神会地瞥了他一眼。文德兰德的眼神被曼弗雷德发现了，但他并不退让。他毫无恶意地爽朗一笑。曼弗雷德的笑声尽管更轻一些，但也同样笑了起来。曼弗雷德耸耸肩膀：那好吧，亲爱的，你把我可看穿了。

他们停火了。谁会那么不光明正大，去利用对手暂时的弱点呢？什么叫对手！为了一个姑娘吗？那么好吧。可是这种东西不也会建立男人们之间的种种关系吗？

对这一点，人们却只字不提。

曼弗雷德递上自己的香烟。他们走到一个很宽大的窗户前，俯视下面繁华的街道。这时，大街正沐浴在秋、冬之交那乳白色的光线之中。这种光线，他们俩还是第一次有意识看到的。他们抽着烟。然后，曼弗雷德开始讲起他那门科学的未来——什么东西比较容易理解呢——而文德兰德却重复着他的回答："你们就加紧干吧——或者，您是想从我这儿听到一点反对自然科学的话吧？"

反对吗？不怎么反对。如果反对，那会落后。不过，也许是小小的限制吧？对科学上的高傲自大泼上一小瓢冷水吗？

科学家至多不过是高傲自大而已。文德兰德回答道。

那我们就让他们高傲自大去吧。

他们都斜着眼，偷偷打量着对方，而且都拿这种事开

心。哎呀，我可不用老虎钳来穿裤子啊！

"那好吧，"过了片刻，曼弗雷德说，"既然您看穿了我——您不认为在别的地方，科学比在我们这儿能更快地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去吗？"

"譬如易北河西岸吧。"文德兰德补充道，语气中毫无责备的意思。

"譬如，"曼弗雷德证实道。他从桌上拿起一本打开的、闪闪发光的杂志，在文德兰德面前翻阅。这儿，本来我们也应该达到这种程度的——"那我们为什么没有达到呢？"——"您去问问那些要对这些事负责的人吧！"——"您自己为什么不问他们？"

错啦，曼弗雷德合上杂志，又把它放到桌子上。他们都是这样。他在搪塞人。难道他就真的不知道我们这种人对于这样的问题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吗？充其量被教训一通，象对孩子那样被人训一顿。

他怒不可遏。为什么他竟让这个人把话给套出来了呢？他试图再次后退。他在制造冷淡方面训练有素。

"您知道，"他说，"作为化学家，我们能够享受宇宙当中的巧合。是这种巧合产生了生命，其中包括象我和您这样的人。难道我们就不可以从这样的巧合中给我们提出并不太多的要求吗？究竟谁对我们说，它不是一个相当微不足道的巧合？为什么一切都那么认真呢？"

"您听着，"文德兰德说道，丝毫没有不友好的意思，"这种您可捉弄不了我。要是想看色技表演，那我就进杂技场。"

他们又笑了。一种类似赞赏文德兰德的感情在曼弗雷德心中油然而生。当文德兰德看了一下表，建议一道去吃饭时，他立即表示赞同。

两个男子汉都年纪轻轻，对自已的处境都感到十分满意。他们走出学院大门，来到苍白无力的十二月的阳光下。他们俩感到，天变凉了，于是把大衣领子都竖了起来。随后，他们便和和气气地沿着稍微有些倾斜，一边长满没有树叶的灌木林的街道往下走。这时，多数人都从城里向着他们迎面走来。

"你真该看看我们——"后来，曼弗雷德对丽塔说。当然，他并没把这次会见的所有细节都讲给她听，但是最重要的地方，基本事实却都讲了。"你会喜欢我们的。"

当天晚上，丽塔从曼弗雷德嘴里听到好多关于文德兰德的事情。从别的人那儿她听不到这么多情况。

三角酒店是曼弗雷德十分熟悉的一家酒馆，里面的客人多半是农民。在这里，尽管拥挤不堪，但他和文德兰德却找到位子，并且订了一份这儿常见的白煮腌猪蹄加泡菜；一位行为粗鲁、善于随机应变的女招待首先把啤酒端了过来（她直接把啤酒放到木桌的桌面上，用一块布把从杯子边上溢出来的泡沫揩掉）；他们举杯相碰，说完祝您胃口好就吃将起来（这里的白煮腌猪蹄一贯可口，它嫩而不腻，我也不知道这种猪蹄是怎么做的）——在这一切之后，周围比较安静了。仔细一看，有些位子已经空了。虽说只是一些位子，但毕竟是空荡的开始啊。

那时，文德兰德给他们俩订了穆哈咖啡。当他们还在逐渐安静下来的小酒馆里等咖啡时，他开始讲话了。也许他是在此时此刻才下定决心进行这次谈话的，也许这整个会见从一开始就是有意安排的。曼弗雷德无论如何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伙伴，而他也很体面地扮演着这一角色。

文德兰德的往事也使他感到兴趣。

"今天对于我来说，不是一般的日子，"恩斯特·文德兰德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三十二岁的生日。不过，您先别向我祝贺，您已经向我祝贺过……

"先前，我们谈到缺点。您肯定熟悉火车车厢的情况，知道上面有一点电气设备吧？那就好。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是从柏林的一家企业买进这种设备。四个星期前，这家企业突然停止供货。"

文德兰德说得比往常还要慢。他很激动，他的话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迸出来的。

"我们当然给柏林去了函，但都杳无音信。除了信函，还拍了电报，打了电话。要是别人守口如瓶，那就什么也休想探听出来。可是车厢还在这儿，万事俱备，只欠灯光。于是，我就到了柏林。原来是怎么回事？这家工厂干脆停止生产这些电气设备了——你可以想象这意味着什么。四个星期前它就生产别的产品了。肯定是按照上级的指示转产的。厂长休假去了——哪一个厂长临近年终时休假哩！——部里的负责人在国外的某地主持一次会议。

"这种事我们没法忍受。那个厂长收到一封以不在家的

部里负责人的名义、但却是由我发出的电报，中止休假！当他回到厂里，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那里简直成了一座活火山。我终于使他就范，继续生产我们的设备。在背后他当然要提意见啰。

"今天我到了区领导那儿，参加了祝贺仪式——文德兰德同志，你们完成计划了吧？很好！可是，如果可以打听的话，用的什么办法呢？——好啦，那就说点私房丑话吧。这起码是无政府主义，还有本位主义，个人冲动，超越职权等等。"

这当儿，文德兰德心里在想，为什么我偏偏要一五一十地都讲给他听呢？

曼弗雷德很清楚地感觉到文德兰德是在想这件事情，现在他终于相信，别人并不是在这儿教训他。

"我想快些收场，"文德兰德说，"您把我狠狠训了一顿，而我也终于容忍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您说得对，我也说得不错，事情就是如此。"他沉默下来，一口气把咖啡喝光，看来他似乎已经讲完，但紧接着又讲了起来，就仿佛忘了最重要的事情一样，"那你们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人呢？他们就不犯错误？"

"我估计，不再犯了，"曼弗雷德说，"那是一台灌制唱片的录音机，任何妨碍它的东西，它都要排挤掉。"

"好啦，"文德兰德说，"这类话我也说过：要是你们对我感到不满意，那就把我调出去好啦！当然，这句话没给任何人留下什么印象。假如说我们对你不满意的话，那我们在这

以前早就找一个更好的人来代替你的位置了。瞧！——这是合乎逻辑的，对吧？"

"合乎逻辑，从上面看是这样。"曼弗雷德说。他不习惯于替文德兰德这样的人设身处地想一想。"可是按照您的观点……"

啊，这时候不应当过分拘谨。这种事他已经经历过，那是四五年的事。一个上了年岁的上士把一队空军预备役人员打发回家，当时文德兰德也是其中的一员。回家！在战争结束时的混乱中，这些半大孩子同所有的人一样，都在高兴地说着。他同朋友一道，整整走了十四天，从汉堡到这个哈尔茨山的小城镇，走到他老家的这些小而又小的袖珍房子旁。也就是说：路途上他们有时候游泳，有时候又慢慢走，因为易北河就横在当中。各种各样狭长的土地比比皆是，有的属于老主人，有的属于新主人。而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都同样危险。当他们到家时，脚上已经出血。但他们却非常高兴，真象小孩一样，他们终于回到了老家！他在自己过去睡过的床上睡了一个晚上——只是一个晚上！天一亮就有人来搜查住宅。这不是专门找他的，苏联巡逻队是在追捕别的小伙子。可是在他那儿发现一支手枪。这是他半路上从公路旁的一个坑里捡来的。他本想一到家就把它扔掉，但忘了，真该死！——"走！"

"好吧，"文德兰德说，"后来我在西伯利亚矿井里呆了三年。不合逻辑，对吧？您会相信我的，相信我也这样想。我在床边的石灰墙壁上用钉子刻了一句话：我就因此幸免于难

了吗？我当然不知道自己要在这儿干什么。不管怎样，三年末了，他们把我送进了反法西斯学校。我回国时，第一条路就是参加德国自由青年联盟——再说，同我一道回家的那位朋友吧，他及时地把手枪给扔掉了，现在早就在那边……

“也许一件事情的逻辑性既不能从上面，也不能从下面，而最容易从它的结局来判断吧？”

曼弗雷德想：好啦，现在要说的，我都知道。然而现在他却又讲起搞宣传鼓动的办法来了。他站起身来。

很可能对方对他的了解，比他所希望的还要多，也许人家还能灵机应变哩？另一方面：这个人能知道他什么事情呢？难道他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不成？

“我得走啦，”他说，“您的问题我很感兴趣。”

文德兰德惊讶地望着他。曼弗雷德神情激动地同他握手——这个该死的猜疑，永远滚蛋吧！——又重握了一次，而且更加热烈：“我很感兴趣，真的。好吧，最后我再一次祝贺您。”当他们走到街上时，眼里所见到的，似乎还是天上那个苍白无力的太阳。他们都眯了眯眼睛，在小酒店门前告别之后，便各自西东，分道扬镳。

十 九

岁月在缓缓地向前迈进。各种时期再也不能交织在一起，时间的流逝停止了。这些漫长的、被好梦难成的睡眠塞得满满的夜晚和这些按照医生的规定调整的、有限的白天

——就是今天。时间的不断流逝，种种情景从身旁消失——那是昔日。

这一瞬间，一切都已静止。你们相对而视，可能两人都有使钟表停下来的愿望吧？这可是这次社交晚会上发生的事情，你还记得吗？是在曼弗雷德的教授家，在这次社交晚会快结束时——是那位留着讲究的分头的教授那儿吗？——就好象这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似的；——当然不是。可是，如果要再想象一下他那付神情的话，那我该以什么为依据呢？——求助于他太太吧——求助于这位身材苗条、比丈夫小四岁、无论在哪儿都大谈特谈自己丈夫的金发女人吗？我的天啦，这一些我全忘了……

因为要参加这次晚会，圣诞节那几天假日我们都呆在城里面。我想念我们村子，或许根本就没有这些巨大的、闪闪发光的冬天的星星吧，也可能我从来就没有看见过这些星星。可是我觉得，在圣诞节到新年这段时间，它们每天晚上都在村子和树林上空哩。

任何回忆都是骗人的，它不大符合客观的见证。然而，却有这样的见证，这就是圣诞节前从四面八方突然刮来的那股可怕的风。它长驱直入，闯进建筑物的海洋，犹如进入无人之境。再说——它在哪儿安定下来了呢？节日期间的这种安静！随着身穿盛装的人们涌到大街上的这种无聊！这就是人们几个星期来都在准备的节日吗？人们彼此之间都很难掩盖自己的失望。

他没有坐小汽车到教授那儿去，无论如何不能坐他那部

车了。那部车绝对不能停在房前，停在别人闪闪发亮的汽车旁。宁可走路去。那就请吧。这对我来说可能很合适。可是别的人从哪儿弄到新车呢？靠他们的薪水吗？——他们都更重视外表，事情就是这样。你只用带赛费尔特博士和米勒博士的太太。在每一件小事上都那样谨慎小心！——这一点我一辈子也学不会……在最初的半个小时，只谈到小汽车。教授虽说是个名流，但不一定等于说他是一个大人物。老实说，他爱虚荣，是一个伟大的化学家。曼弗雷德给她描述过那些时刻。那时，教授把他们所有人的努力都总结到一种天才的思想中，而在所有的东西当中，他最喜欢的，还是他自己，他的成果，他的荣誉。难道他就不相信他的成就使他受到人们的佩服吗？

"是的——从三十岁起我就驾驶自己的汽车。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简直无法想象这样一部蒸汽汽车有多大的功率！"

他那位满头金发、象只鼬鼠的太太打断了他的话：他老是那样，太谦虚了，总忘了说起当初——"在我们订婚时"，他在越野赛车中获得的奖赏。

现在，大家都谈起教授的谦虚来。而这时，教授站在那儿，两手高举，仿佛他在优势面前只好举手投降似的。这一动作表明：他有保留。

难道这真的就是说的教授吗？丽塔第一次看见曼弗雷德在这些人当中——最后有十几个客人济济一堂——要是今天有人问她，她当初是否也这么仔细地注视着这一桌客人，那她

可能说：没有。时间使今晚的景象展现得更为清晰，它给予这种景象以更大的活动范围。其实当时丽塔只不过感到惊讶而已，只是后来的事件才赋予惊讶以愤怒的色彩。严格说来，这种愤怒甚至超过了公正的限度。

要是愿意，有时候——当教授出神地望着这个或者那个学生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某种不安。他也许想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学生。随后，他和蔼可亲地望望曼弗雷德，其次数比望米勒博士和赛费尔特博士多，看来，他更喜欢曼弗雷德。丽塔低声提醒曼弗雷德注意到这一点。可他却装作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给教授夫人敬酒。在浆硬的白色桌布桌沿下，没有人同她秘密握手，没有人对她微笑，也没有人特地看她一眼。

丽塔觉得应当依靠马丁·容。马丁今天是偶然进城的。尽管他本来并不属于这批“亲朋好友”之列，但为了使曼弗雷德高兴，所以也被教授邀请来了。他的兴趣无非是把自己的工作同一位有名望的人连在一起。在这个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感到拘束的圈子里见到他，是多么愉快啊！

马丁因为好开玩笑，显得春风满面。“偶像崇拜！”他对丽塔低声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所有的人——曼弗雷德和这个米勒以及这个赛费尔特——都崇拜教授这尊偶像吗？难道说马丁在批评他的朋友时，会达到如此地步？或者说他是想暗示：他们大家崇拜的是一个更大的权威？可是，那又是什么样的权威呢？是科学吗？

科学这个词在赛费尔特嘴里出现的次数特别频繁。虽然

有人提醒他，要遵守协定，今晚不谈专业！可是到底赛费尔特博士该谈什么呢？

赛费尔特又瘦又长，经过仔细梳理的小分头，头发说不出是什么颜色。他有一个精心挑选的太太。至于太太嘛，她看来好象心绪不佳，而且也没法掩饰这种情绪。但她最终还是自愿同这个赛费尔特结了婚，所以她不可能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

赛费尔特属于那一代人——他们从一开始就卷入战争，在战争中惨遭杀戮，大量死亡，战后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重新站稳脚跟。这种努力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谁都知道，赛费尔特非常能干，很有志气，而教授却不大喜欢他，因为他没法避开这种行为得体和勤奋的浪潮。赛费尔特这位资格最老的助教，是距教授职位最近的人，也是离还要长期忍受的那种情况最近的人，教授这个位置迟早总会空出来的……对这种事，人们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这是事实。

曼弗雷德每天都看到自己被这些事实所包围，或者说得更清楚些，是被围困吧？

有人说我当时就想到这些了——根本没有！当时我被鲁迪·施瓦贝和米勒博士的太太弄得目瞪口呆。她——那位新娘子虽然又矮又瘦，头上却偏偏梳着一个又高又大的乌黑发髻，很少讲话。不过这也很清楚地表明：在体态发胖、心情愉快的米勒先生身边，讲话不是她的义务。不，赛费尔特博士先生并不完全掩饰他对于自己朋友欣赏能力的蔑视。有些

事情是可以想象的，自然而然的。世界上存在着对于人的情感无法控制的侵入。然而这里涉及的不是这种情况。可是为什么刚订婚就把姑娘拖到教授面前来，而且脸上还带着这种蒙昧的占有者自豪的神情呢？在这些事情上，行为举止开始得体了——这些意见当然没有在吃饭时发表出来，尽管饭菜有点单调，但却不错，因为餐具和服务人员都由市里的食堂提供。

曼弗雷德啊！那儿还有一些年轻人哩，这些人刚开始在教授这儿上班。他们坐在桌子下半头，兴致勃勃地笑着，开着玩笑。这就把我吸引到了他们身边，而你却没有。接着，鲁迪·施瓦贝也到了那儿。他正是我们当初游哈尔茨山时遇到的那位。没错，他现在属于亲朋好友之列；教授是系主任，而鲁迪则是他在校学生会的联络员。鲁迪从来不会自己跑来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的。在这里，他毫无希望，总是属于少数，他挂在心上的，也无非是不想引人注意而已。要做到这一点，他只能默默无闻地赞同别人的意见。但是他们利用自己的多数，拒绝表示赞成。

是什么时候开起他的玩笑来的，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当时我注意的是曼弗雷德。他同马丁·容到隔壁房间去了。他们站在餐柜旁，给自己斟满了白兰地，然后只是三言两语地交谈着。难道那些事这么重要？

马丁说，"要想得开，师傅，我们被人否定了。"

否定？把我们配有吸收废气改进装置的新型新尼纺织机全都否定啦？几个月的工作全完啦？如果否定的只是这项工

作就好啦！他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是多么舍不得这个东西，多么舍不得这种机器。他忽然觉得，仿佛自己暗暗地把某种预言同这项工作联系起来了：工作顺利，诸事顺遂；工作受挫，一事无成。只要不怀疑成功，那就是一个友好的预言。现在，他脸上露出一种可怕的表情。

曼弗雷德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马丁。他的瞳孔缩小了，然后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喝完了杯里的白兰地。马丁早就表示会有困难的，他第一次坦率地说：另一个设计来自企业，很明显是不成熟的，但它受到优待，而曼弗雷德和马丁搞的设计却遭到冷遇。其中有些事很奇怪。"我们必须到那儿去一趟，不过那样就会大吵一通。"

曼弗雷德什么也不想听。"原来这样。"他冷冷地说，仿佛这件事他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从隔壁房间又走了回来。过了好一会，马丁对丽塔说，此时此刻他得当心，别抓住他，别使劲摇动曼弗雷德。有一阵他心里无非是在想：我会给你证实的，瞧，我会给你证实的！

然而这对曼弗雷德一点用处也没有。可以说事实已经证明：他们并不需要他。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大笔一挥，就可以断送一个人的巨大希望。这一番关于公正的废话，也只不过是废话而已。

这位赛费尔特不是已经露出嘲笑的表情看着他吗？才不是哩，他是冲着鲁迪·施瓦贝来的。尽管他们没法公开表露出来，但这个倒霉鬼身上的某种东西好象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开心。可是他并不认识他们啊。他们还是五分钟前那些

人，真讨厌，他们以后也仍然会是那些人的。

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们同他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看到这个恶作剧，曼弗雷德感到轻松和自由。现在他看清楚了：今天晚上他不但看清楚了他们，而且还借丽塔的眼睛，看清楚了他自己（丽塔说得对：如果人们根本就不卷入这一切，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几个星期前，他非常紧张地把全付精力都投入了这一设计工作（再说，他应该想到赛费尔特和米勒的设计，而同时又摆脱它们吗？）；最后，他能自觉生活的这些年华使他对这一时刻已经有所准备。他在内心深处解除了自己对于现在和将来的任何责任。他曾经面临让人抓住的危险。这会使人大丢其丑的，不过他再也不会遇到这种事了。

曼弗雷德产生了一种新的冷漠与不可触犯的感情。

他脸色苍白，但却笑容可掬地走向别人，走向他们感到舒适的黄昏之中。

那是丽塔。还会因为她一个人产生痛苦和欢乐。

为什么她面带怒容？她可是什么也不知道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鲁迪·施瓦贝，这个长不大的孩子！当然，这是可以预料的……

某人——可能是米勒博士——开始给他提出问题，开始是些善意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鲁迪回答得有点仓促。人们看到，不用经过教授批准，还可以继续干下去。他克制住自己。有人谈到养老金。三十来岁的人谈的是由国家提供的养老金，而不是他们那个最迫切的问题。不过，大家对此感到

奇怪的那种兴致却已经荡然无存。他们感到自己成了某种隐蔽的敲诈勒索的见证人。国家的代表鲁迪·施瓦贝就遭到敲诈勒索。同行的名字出现了——“第一流的权威们，你们知道……”——他们太晚才授予特权，所以不怕出现某些后果。如今在德国，一切都在加倍进行，化学也不例外。当然，这些人的离去是值得惋惜的——大多数是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最终要依靠自己的科学家的国家……每一个国家，不是吗？

鲁迪证实了这一点。

一下子迸出了“冒险”这个词。要进行一次冒险吗？不，不会倒霉的。上级机关也许有人会明白过来，应当避免任何一种拿科学家来冒险的行为。这些科学家终于对自己在实验室进行实验时的冒险感到厌烦了吧，难道不是？

鲁迪汗水直冒。哦，这种事他可没料到！他想的是自己的指示，他要证实一切。

“德国——”有人说。此人就是赛费尔特。他讲话时，别的人都鸦雀无声，“德国在化学领域总是处于领先地位。人们不会拿这种事情来冒风险的；问题只在于：哪一个德国继承了这一传统呢？是西边的，还是东边的？顺便说一句，这取决于现实，而不是政治。我们的意图就是这样一种现实。我所指的，绝不是那种无关紧要的想法。无产阶级国家为了这些可爱的成果，竟然容忍这些并不可爱的资产阶级化学家——施瓦贝先生，可不是吗？”鲁迪那软弱无力的抗议一点也没有爆发出来。赛费尔特看着曼弗雷德。曼弗雷德很

少同他讲话。赛费尔特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对于别人很了解，而别人对于他们却了解不多。

"确实如此。"曼弗雷德淡淡地说了一句。赛费尔特面带笑容，尽管他并不清楚应该怎样来理解这句回答：是把它理解为屈从呢，还是反抗？

那些年轻人在今晚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一直沉默寡言，现在仍然沉默着，脸上露出难堪的神情。要是他们在一起，那又说什么？还需要多长的时间他们才能象曼弗雷德那样赞同赛费尔特的意见呢？

现在人们开始赶着鲁迪·施瓦贝，让他象条狗似的兜圈子。他们把一块骨头指给他看，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当他要扑上去咬住时，又把他拉回来。

曼弗雷德没参加这种活动。他的目光终于落到了丽塔身上。她一直盯着他，她眼里的表情同他所猜想的一模一样。他可怜她。这一切他都见识过，可她怎么才能挺得过去呢？这时，他真想抚摩她的头发。但是他站住了，在她的目光下凝然不动了。

难道她这是第一次看清楚他的面目吗？不是。然而谁不知道真正要看清自己所钟爱的人的困难？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在她眼里，曼弗雷德从模糊的近处挪到了能够仔细观察、打量和评判的距离。就是说，这不可避免的瞬间也就是爱情的结束。不过，它只是心醉神迷的结束。爱情要经得起各种时刻的考验，而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瞬间。

两人都同时明白过来，这就够了。其中有某种似乎默契

的东西。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损伤它，而目光……从他眼里，她看到了决心：对什么也不信赖，对什么也不寄托希望。而他从她眼里则看到了答复：我永远也不会肯定这种观点。

与此同时，她感到：这里同安慰或者鼓舞毫不相干。他刚刚明白过来：生活可能失败，也许已经失败。有些昨天还能想象的事情，从今天起就已一去不复返。再也不能认为自己是最年轻的人了。奇迹再也不会出现。

丽塔的身子有些发抖。她抑制住要走到他身边，把头放到他肩膀上的愿望。就连认为通过接触就能解脱着魔法的人的那种迷信，也不能不留到了孩提时代。曼弗雷德并不想骗她。她已经见识过他的某些姿态。现在他向她表明，她真正能够指望的应该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的目光又分开了。他们又听得见别人的说话了。

鲁迪·施瓦贝开始进行自卫。"不，"他刚好说，"不，您错了。有这么一些人，他们需要革命的失误。"

"您认为，"——这是赛费尔特，他彬彬有礼地强调着——"这些人利用这些失误来干……干什么？这是您使用的语言，而不是我们！"

鲁迪连连摇头。那就让人家去说吧！虽然如此，对于人们怎样用话来引别人上钩，我心中还是有数的。

"干什么？"他问。"当然是作为借口，作为自己懒惰或者胆怯的借口……"瞧瞧吧！他虽然说不上十分机灵，那也不笨啊，但还是适应不了。他发表高见了。他们干这种事是为

练有素的，但他却用他那些秘密的想法使他们大为扫兴。他破坏了惯例。当然，他很少幽默。在这儿，他要掌握的是花剑，而不是弹弓。他的话老说错。他捍卫的是不可能捍卫的东西，他不由自主地去作一些只能招惹人们笑话的预言。他说：要是别人不使您想起您今天的观点的话，连您自己也会再一次感到高兴的！

然而，然而……

鲁迪对自己所说的东西深信不疑。要是一个人象他这样，那简直成了幻想家。丽塔突然注意到，她在设身处地为鲁迪着想，他该怎样同这些人——也包括曼弗雷德——讲话。那么对米勒博士又怎样回答呢？

"革命……"鲁迪差不多是沉思般地说着。"在德国进行革命？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不是吗？那些俄国人——对！真佩服他们。您不该认为我们鼠目寸光，认为我们没看到这一点。可是为什么在我们这儿每一次革命都不得不夭折呢？"

丽塔很不耐烦地听着鲁迪噜里噜苏的回答。

"施瓦贝先生！"赛费尔特说，"您可别给我们打上反动派的烙印！革命嘛，为什么不进行呢？看在老天的面上，只是别拿你们那些幻想来打扰我们……再说，您一定很清楚，革命会吃掉他们的孩子。如果说革命不吃掉他们，那就把他们塞进……嗯，估计是塞进学生会里。"

真怪，我亲爱的，你不吭声啦。你受到党的惩罚，滚出了德国自由青年联盟区委会，到了我们这儿。现在为了再去

讨好别人，竟想把我们打翻在地……

鲁迪面红耳赤。那件事谁都知道了。他在那儿怎么工作呢？

丽塔先前什么也不知道。她并不善于即席回答问题，可是这一次她却说话了。在寂静中她的声音显得很大："要是有人问我的话，我的回答是：比起那些只认为优点才重要的人来，我更喜欢那些没有想到自己而犯了错误的人。"

赛费尔特抢着开口了。"您说得对！"他叫着，同鲁迪和丽塔碰杯，然后热情地对教授夫人的意见表示赞同。这时教授夫人正在抱怨，说他们现在把太太们都卷进了政治辩论当中……

丽塔也不问问曼弗雷德是不是同意她的意见，事后也没问，连眼色都没递一个。她对马丁·容热情的点头称是报之以微笑。她并不比先前轻松，也不比先前好受。鲁迪·施瓦贝根本不能使她感到同情。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她去为他辩护呢？本来，这种事曼弗雷德就可以做，如果那样，她会感到幸福的。

赛费尔特博士尽管并不感到怎么害臊，但却有点伤心。曼弗雷德心想，她要让我体会体会。不过这对曼弗雷德无所谓。就是后来，他也从来没有同丽塔谈到今天晚上的事情。假如认为那样做是对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东西就太多了，对于这些东西，他们都没有仔细地、毫无保留地讨论过。

如今，差不多是事隔一年之后，丽塔又想起这一切来。

她只好责备自己当初没有真正理解到事情的利害关系。就是这种“还没有”和“再也不会”——他们所有的人都处在这两者之间，赛费尔特、米勒、曼弗雷德。不错，曼弗雷德也在其中！——这种事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要做这种事，也许是个人的力量所不及的吧。他们可都是单枪匹马的啊——天啦，谁能做到一贯公正呀！

丽塔走进隔壁的酒吧间。现在，大家都开怀畅饮，这个晚上反正完蛋了。教授只好接受这种状况，没法面面俱到——诸位，你们千万别客气，今天每个人都要配点饮料。你们瞧，材料有的是！一教授按照自己的配方亲自搀和饮料。大家都称赞他配的饮料。他说："一盒糖果或者一瓶香槟酒，就可以混合成上等的鸡尾酒！"真是好主意！大家又聚集在一起，都感到很有意思。

“给女士们！”人们在传递盛着红色液体的杯子。“喂，这个怎么叫法？”——“奇迹！”教授夫人，真了不起！可是米勒博士的未婚妻却低声耳语道，“迷魂酒。”这是今晚大家听到她讲的第一句话，然而就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句话使人感到有些难堪。可是在她看来，她这是得到了奖赏。

现在该先生们了。请当心，别洒啦。这种酒会使地毯烧起窟窿的。清沏透明，什么也看不出来。这是窍门。“祝您健康！”——不是吗？是的，我相信。“那么，您有什么建议呢？”

“烧酒！”“烧酒！”这是年轻人的声音。教授面带笑容。这时，米勒几乎已经酩酊大醉，他一面咳嗽，一面嚷道，“我要为‘烧焦的大地’干杯！”

引起一阵哄堂大笑。顿时又鸦雀无声。

为了"烧焦的大地"就该得到奖赏吗？

大家都默然不语。

伤口敞开着，这并不是美好的景象。

他们这些成年人就在那里，当这样的口号对着挤满人群的巨大场所咆哮而来时，他们都在场。他们也跟着大叫大喊，就象跟着一面旗帜似的，他们跟随着这些口号走遍半个世界。我们这些孩子就在这里，我们遭到排斥，就象孩子们经常被排斥于成年人严肃的工作之外一样。面对着可怕的秘密，感到一种后怕……

顷刻间，她把共同的回忆引向了何方？人们之中这种混乱状况啊！现在他使她往后倒退了多少代？退到了冰河纪、石器时代，还是野蛮时代？

紧接着是赛费尔特刺耳的声音："谁不会喝酒就别喝！"

要打电话给米勒先生订一部出租汽车，这件事由教授夫人负责。一点小事很快也会使她感到很难为情的，哪怕一张掉下地的餐巾，更不用说某些玩笑……不过这一次她本来就找不到理由。

三十六策，走为上策。但临走前，还要喝告别酒，于是大家便又重新聚集在教授周围。尽管他在一生中并没有去寻找本世纪那些费力的场所，但岁月不饶人，有时候他能明显感到左胸一侧心脏跳动的不正常。

那就来杯香槟酒吧。真是莫明其妙，少了一只杯子，一只香槟酒杯子——这种情景教授夫人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但她还没来得及再找一只杯子时，曼弗雷德就说了："最好还是我们俩同喝一杯酒吧。"

他看着丽塔。她点点头，脸上变得绯红。教授很重视挽救今天的晚会，他带头鼓起掌来。他试图摆出一付行家的神气：好，我同意，大家都要象这样相亲相爱——霎时间，他们俩成了中心人物。丽塔同意曼弗雷德意见的态度动摇了。在这儿，如果相互支持，那就好比自我暴露。然而，他明明知道这种情况，却毫不畏惧。

教授举起酒杯，那我们为什么干杯呢？

"为我们失去的幻想干杯。"曼 弗 雷 德 大声说。这可不行。难道说这些年轻人今天就不愿意让他们感激涕零的老师免陷困境吗？教授向他太太鞠了一躬，同时对丽塔打招呼：

"为我们所热爱的一切干杯！"

就这样，他们到底为迥然不同的东西、为相互对立的事情干杯了。

曼弗雷德只呷了一口，就把杯子递给了丽塔。她接过杯子一饮而尽。他们相互之间没看一眼。不过他们俩在同一时刻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从现在起，但愿时间停止下来。后来丽塔清清楚楚地回想起那种迷惘的神情，她就是这样不知所措地寻思道：难道我们就应当害怕时间的流逝吗？

参加集会的人犹如被一种内疚的心情所驱使，很快地、几乎是急急忙忙地四散而去。

二十

岁月也没有饶过教授家的社交晚会。但愿某种深奥莫测的东西有它自己的魅力吧——要是背景变了，这种魅力也就随之悄然而去。新的理想和渴望增长的速度，比起荒滩上硕大无朋的工厂来，要缓慢得多……

当然，存在着按照自己的方式陈述理由的事实，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事实的道路也就是我的道路呢？人们不能把现实的生活建筑在对于未来的希望上面。每天每日，夜夜如此，月复一月，岁岁年年，同一个女人朝夕共处，见到的都是住宅、小汽车和吃吃喝喝……这已经够发人深省的了，不是吗？

曼弗雷德尽管喜欢表露出一付冷淡的神情，但看得出来，他只习惯于失望，而不习惯于失败。直到现在，他仍然象在赌博中那样，下很小的赌注就能实现一切。国家思贤若渴，于是他就增加赌注。对他来说，一切不都是系于这几张图纸、系于一种新机器、一种由他创造出来的、尽善尽美的生物的出生证吗？可是现在却不让出生。他的绝望使他自己都大吃一惊。现在他才感觉到已经把他推了那么久的这股顺风。仅仅为了使马丁·容高兴高兴——他不能让他也悲观失望——他决定在年初的几个星期内到那家图林根的工厂去，就是这家工厂拒绝试验他们的机器。

他就象要出门远征似的，做好准备到地球上的一个陌生

部分去。

他并非第一次去工厂，但却是第一次反复考虑，应当怎样才能给人一个好的印象。

"有时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很关紧要，"他说，"譬如，是否打领带，戴便帽还是礼帽，你看怎么样？"他问马丁·容。马丁·容正在一旁看着他收拾东西，取笑他。

"既不要便帽，也不要礼帽，"马丁说，"只要耐心。"

"还有信心。"曼弗雷德答道。

这是上策，没有人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就顶得住一个充满信心的人的。

丽塔发现，马丁采用委婉的方式使他的朋友对可能遇到的麻烦要有所准备。难道曼弗雷德就毫无觉察？

他对马丁投去一瞥轻蔑的目光。"同我讲话就得象同一匹有病的马讲话一样吗？"他问道。

大家都喜欢看见马丁那张喜盈盈的脸。他确实还很年轻。

丽塔跷起二郎腿坐在那儿，注视着他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她不知道自己更多的是快乐呢，还是悲伤？曼弗雷德把这叫做"有点忧伤"，而她每次都反对这种说法，每次都责备他，以便自卫。

"为什么你就不送一只阿苏儿[①]，而要送一只小乌龟呢？它整个冬天都躺在沙箱里，而鸟儿还可以给我唱点什么。尤

① 阿苏儿：一种鸟，又称虎皮鹦鹉。

其在我独自一人时，更是如此。人们每天都需要值得高兴的事情。"曼弗雷德劝导她，第一，要是一个人有很多朋友的话，他就不会孤独。不错，朋友。我知道自己说的什么。第二，没有一个规矩的姑娘会使一个即将出发的人心情沉重的。第三，……

马丁很懂得这一套。当他们亲吻时，他就转过身去。

"再说，那儿谁也不知道我们去了。"过了一会，他说。

曼弗雷德惊异地看着他。"我要不要打开一下行李呢？"

"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要什么？他要看见机器运转，马上就要看到，而且还不要遇到任何麻烦。他逐渐懂得，现在已经不仅仅关系到机器，而且还关系到马丁，关系到他打心眼里要臭骂一通的马丁。

丽塔的心情愉快一点了，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她用煮水器煮咖啡，把一只盛着姜味烘饼的盘子放到桌子上，她从一只由老家带来的、取之不尽的箱子里一再取出烘饼来盛在盘子里。马丁敲击着一根长长的直尺，给她唱一只情歌表示感谢。而平时，曼弗雷德就是用这根直尺在长长的公式下面划上一条线来结束公式的。马丁就象弹齐特尔琴一样敲击着直尺。只要他们愿意听的，他什么都唱。真不错，除了他们，谁也听不到。如果人们能够说：这是我朋友，那他就会自得其乐。

丽塔可以同马丁谈谈曼弗雷德。

"对他您可要长个心眼！"她说。马丁开玩笑似的鞠了一

躬。

"马丁，您听着：要是他不加思索……很容易失礼。这样做，会伤害某些人。"

"失礼？"马丁说，"他很粗野。他不知道该怎样同别人讲话。他说话伤人家的心。他高傲自大——不过，机器倒是不错。"

丽塔叹了口气，"您知道——他也不是英雄豪杰啊……"

"英雄豪杰！"马丁开玩笑似的说，"那儿需要的是化学家和工程师，可不是英雄豪杰呀。没有他们的份。"

"对，我已经知道，你是想安慰我。你真好，非常好。你简直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您要稍微把他管住点，不是吗？"

"丽塔，"马丁说，"现在您先坐下，别愁容满面的。就这样。我总佩服您能巧妙地把曼弗雷德给驾驭住。这种事我很少遇到。祝您永远聪明，永远让我佩服。"

他们在那里呆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一两个星期……

然而，这段时间对她来说，并不算短。玛丽昂第一个来拜访她。

这是一个灰白、单调的二月，几乎没有雪，然而突然袭来的寒潮、那通往学院笔直的街道上刮着的、冰冷的顶头风，以及对春天迫不及待的渴望，却几乎叫人忍受不了。掩盖在灰烬下的这种炽热……

丽塔陪玛丽昂走进温暖的小阁楼，她让驾摩托车的单独

走了。她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张窄窄的办公桌边，两人都在想着同样的数字和公式。这些数字和公式在玛丽昂厌倦的目光下都变成了尘土。绝无仅有的一个死数字吸收了整个光怪陆离、生机勃勃的世界。除了唉声叹息地走到小小的窗户旁——在窗户上面是黑色的、名副其实的天空——玛丽昂别无它法。

有人说，书本给丽塔展现了一个真正的世界——不，尽管她现在仍然佩服这种说法，但这句话的意思她却不懂。施瓦策巴赫当然觉察到了这一层，他对她笑了笑。瞧，我说得不错吧。从现在起，我们到底不会再出多少事啦。如果你感兴趣的只是不要太沉浸于时代聪明绝顶的认识当中的话……

曼弗雷德没给她写信，一个字也没有写。马丁从图林根小城镇的火车站寄来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真实地表现了那个城市的妩媚动人。"我们已经到达，正向本世纪挑战。此致，马丁、曼弗雷德。"

以后就音信杳无。夜里，有时整个城市就象一根大木料滚到她的胸部上面。"我们圣诞节结婚。"玛丽昂说着，眼睛离开了书本，抬头看了看她，"你们呢？"

我们？我想，很快……

丽塔围着疗养院走着，她绕的圈子越来越大。秋天的景色并不使她特别伤心。她站在横亘于地势稍微有些起伏的大地上那些乌亮亮的铁轨旁，看见司炉从机车里向她挥手示意，心里感到高兴。她既快活、又毫无妒意，但却充满渴望

地向他们挥着手。这些日子晴朗、寒冷，很适合于她现在的心境。她全神贯注，学着通过思前想后更快地恢复健康。她还学会了避免触及创伤。

她把花楸插进床头柜上的花瓶里，和同房间的伙伴和护士们亲切交谈。而晚上，她就在取下灯罩的灯光下看书。夜班火车疾驰而过，公园里的树木轻轻摇曳它那已经干枯、簌簌作响的叶子。她很容易接受诗人的尝试，去逐渐照亮尚未说出口的那一大片黑暗。

在疗养院这最后几个星期，她真正的生活每天都压缩在一刻钟，在她必须经受的、精疲力竭的十五分钟里。

离这个寂静的白色房子不远，有一条田间小路与柏油马路呈锐角相交。马路经过好几个小型村镇，一直通往城里。在锐角的顶点，也就是最前方，丽塔每天都在同一时刻站在一块黄色路标旁，等一辆接了下午那班火车以后开来的公共汽车。

总要有人暗示她，总要有人违反应当让她安静的指示，总要有人感到，现在她重新适应焦虑不安的时刻已经到来。

最好还是玛丽昂到这儿来。她会找到恰当的话的，因为她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这里有什么困难。

丽塔有好几天都在盼望玛丽昂快来。玛丽昂早就不在学院了。三月份她就走了。为她的事，没有发生争执，每个人都对她表示最良好的祝愿，而且对她都留下了亲切的回忆。姑娘们都到她那儿梳理头发，给她讲述各种新闻，而玛丽昂也是什么都想知道。玛丽昂可能会来的，她最好能到这儿

来。

有一天，她真的坐着汽车来了。丽塔在等她，她丝毫不感到奇怪。她穿着一双后跟很高的高跟鞋，健良着双脚，沿着田间小路自信地在丽塔的身边走着。一路上，她们有说有笑，仿佛大家是昨天才见到似的。她们之间如果不提到曼弗雷德的名字，那是没话可谈的，因此她们现在根本不打算避开他这个话题。玛丽昂能够做到自然而然地说出这个名字来，就同别人说"房子"或者"月亮"一样。

尽管玛丽昂没遇到爱情的波折，但她却懂得，为了爱情一个人可以忍受无比的痛苦。她们沿着树林——稀稀落落的云杉林的边缘走着，在树梢后面，金色的太阳正在落山。树影在她们脸上移动。玛丽昂穿着高跟鞋走这种路很费劲，可是描述她作新娘的嫁妆却使她无暇顾及别的事情。

"西格丽德在干嘛？"丽塔问。"西格丽德问你好"。丽塔笑了笑。显然，玛丽昂和西格丽德曾经有好几个小时谈到她……

西格丽德是他们班上一位很不引人注目的姑娘，她的座位就在丽塔旁边。她们彼此很要好，但是谁也不知道对方的情况。后来，丽塔看见西格丽德有一天整整一个钟头都在吸墨纸上胡乱写着：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下午，在一家小咖啡馆最暗的角落里，丽塔才知道，她的感觉并没有欺骗她：西格丽德因为害怕和没有经验，已经陷入一种糟糕的境地。她住在父母那里，而她父母在两星期前就同两个弟弟一道"走啦"——这样做是什么意思，谁都明白。她知道了他

们的计划。她一个晚上没有回家（一个女孩子晚上在哪儿过夜呢？一个人在寒冬的城里吗？）。接着，又是一个白天没有回去。夜深人静，她发现宿舍象她所希望、然而又是所害怕的那样，空了。迄今为止，恐惧伴随着她的一生——她不是父亲的对手，她怕他——在众多恐惧当中，现在只剩下一个：要是别人知道这件事，那我就要被赶出学院。她用力量和幻想在这次逃跑的周围建造了一道完美无缺的防护堤。她对邻居讲，父母度假去了；当然，走得很突然。这种罕有的是，在父亲厂里——他是焊工——她打电话佯称：父亲病了。病假条他们以后会寄来的。她给两个弟弟在学校也请了假。

她不能不使出全身力气，让她的连篇谎言保持十四天之久。丽塔在自己面前突然看到了一个新的西格丽德：虽然有很多弱点，但很坚强。可是现在两个星期已经过去，西格丽德被这个问题弄得一筹莫展：我该怎么办呢？

她自己也明白：只有一个办法。可是她又等了好几天，而丽塔也不催她。后来，有人问到她父亲的职业时，她便顺便利用这个机会，毫不犹豫地说："他走了。"

丽塔是唯一不感到吃惊的人。她有时间观察那许多张破天荒第一次转向西格丽德的、惊奇万分的面孔。过了一会，在又问又答的吵嚷声中出现了曼戈尔德那刺耳而冷静的声音："难道说平常就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有。"丽塔从容不迫地说。"她知道。"

原来如此。她知道——真是一个可爱的阴谋！一个工人

离开自己的国家，离开共和国。他的女儿欺骗这同一个国家。而她的女朋友，就是这个照样依靠工人政权的助学金上大学的姑娘，却帮她一手。"好吧，这件事以后还要谈的。"

所有的面孔犹如穿在一条线上似的，全都避开了西格丽德，好象他们对她的观察已经太久了。现在他们又都把目光对准那位无可奈何的年轻教师。他不能象曼戈尔德那样又快、又准地说出某些引文，而这时却糊里糊涂地重复道："这件事以后还要谈的。"

丽塔心里想：好啦，玛丽昂来了。丽塔在她身边走着，但却并没怎么听她讲的事情。她正好在给丽塔描述自己的新式服装。她属于那些幸运的人，对于他们来说，由于有一件新式服装，很多事情都一帆风顺，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多少有些瞧不起象西格丽德这样的倒霉鬼。玛丽昂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获得自己的自我意识——她和还将长期处于儿童恐惧压力下的西格丽德不同，和丽塔也不相同。

尽管当时在心烦意乱之中不能自觉地接受每一个细节，但她却想起了那天的情景。她对曼戈尔德说，如果要谈的话，最好马上就谈。最近，她还以为这件事肯定没问题。但他却断然拒绝了她的要求：对这种事还得准备准备。

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对于特别捉摸不透的目光很敏感。事实是：没有人同西格丽德和丽塔讲话，至少在曼戈尔德能够看见的情况下没有（玛丽昂根本就不管这些"闲言絮语"，她当然是例外）。"他们要把我们赶出去，"西格丽德说，"这个我知道。"

下午，丽塔独自一人呆在自己屋里，好几个小时动也不动。她并不考虑曼戈尔德的看法会对她有什么损害。当然，她害怕校方作出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又会把她扔回那个已经非常遥远的地方。特别是她感到，如果曼戈尔德的目的得以实现，给她带来的损害，就远远不只是剥夺她当教师的可能性。有一点还不是很有把握，那就是：梅特纳格尔、文德兰德和施瓦策巴赫的生活准则总有一天会决定一切人的生活。然而对她来说，这最初的一点点易于受到损伤的把握性已经是无比珍贵的了。

如果没有这种把握，赫尔富尔特们将会淹没整个世界。他们在全国各地丰盛的晚餐桌旁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他们已经在探听风声了。赫尔富尔特太太对丽塔越亲切，丽塔就越谨慎。她一声不吭地倾听着赫尔富尔特太太的诉说：出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过去的好朋友外逃的越来越多——不可理解，不是吗，更何况他们在这儿还有收入哩！——这样一来，老老实实的人遭到祸发，一夜之间成了罪人。在法官的诉讼中对他们使用了各式各样的字眼（“拐子！人贩子！我请您回答我：难道我们是在中世纪吗？”）……人民——赫尔富尔特太太说——人民在想：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

丽塔想，为什么过去我就没注意到赫尔富尔特太太同曼戈尔德之间的相似点呢。同样的盲目热情，同样的好走极端和同样的自我中心主义……到底能不能用相同的手段为迥然不同的目的而奋斗呢？

她试图想象一下曼戈尔德那副面孔。她很清楚，他总是

穿一身灰色西服。但他脸上的表情，她却看不见。它属于那样一种脸型，对它们只见过一次是没法认出来的——之所以如此，并不因为它是一张普普通通的脸（她甚至打量着它的每一个细小部分：肥大的鼻子，柔软的嘴巴，苍白的、过于丰满的面颊），而是因为这张脸毫无表情。丽塔以为他好象戴了顶隐身帽。可是他这种伪装是针对谁呢？难道他在每个人面前都能长此以往，隐瞒自己所作所为的真正原因吗？

他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真正为某件事情担心，还是用担心这蛊惑人心的借口来行使权力这一习惯？是玩世不恭？是自私自利？是冒风险？——她的恐惧在增长……

她在茫茫夜色之中走到梅特纳格尔那里。她不是第一次来。梅特纳格尔太太一声不吭地指指房门。屋里声音很大。里面坐着四、五个男人，都是丽塔的熟人，是她原来那个工段的。烟雾弥漫之中几乎认不出他们来了。他们大声叫喊着，同她打招呼，马上把她也卷进了他们的工作中。他们因为工作过程中长期停工，正在给厂领导写一封控告信。这封控告信——丽塔想起来了——第二天轰动了全厂，后来甚至在报上发表了。他们很快就成了她的好朋友，大家都善意地取笑她新近获得的渊博学问，要求她起草一封无懈可击的控告信——这一切都使她感到高兴。可是她很快就走了。她要同罗尔夫单独谈谈。"明天再来吧。"在门口他说。

"好。"

她去找施瓦策巴赫。在那儿也是施瓦策巴赫先生的太太开门。她还是不是那个身体健壮、饶有风趣的太太呢？她的

面容由于巨大的恐惧先是一惊，然后便呆了。丽塔默默无言地从默然不语的太太身边走过，来到埃尔温·施瓦策巴赫房里。施瓦策巴赫正无所事事地坐在沙发椅上。他抬起头来。"啊，是您呀。"仿佛别的什么人会来似的，他几乎松了一口气。

正是现在，在此时此刻，人们在给他们的男孩动手术。右侧隐隐作痛，已经好几天了。紧接着，这种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的炎症，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把人弄垮了。孩子一个人在家里，父母来得太晚了……

"这件事我忘不了。"施瓦策巴赫太太说。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话。她坐在电话机旁等着。从那里能获得的消息，要么是得到拯救，要么被送进地狱。自我毁灭的胚胎已在她身上萌芽，并越来越占上风。施瓦策巴赫自己完全陷入了这一极大的恐惧之中。就是这种恐惧把从前一切重要的事情，都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自己的手放到了她的胳膊上。

当丽塔又重新在街上走过时，她仿佛看见施瓦策巴赫那个男孩的练习本又摆在自己面前。本子上的这一页她已经检查过，用又粗又直的笔划写成的垂直的数字，干干净净、隔成一行一行的作业题……

天下着牛毛细雨，这是今年的第一场春雨。一种轻微的、可以说是快乐的声音同阵阵狂风混合，成为从长期默然不语、处于冬眠状态的城里发出来的、轻松的叹息声。尽管这样丽塔还是走到结成冰的雪的边缘，软乎乎的温水已经漫到了上面。

她很少见到人。现在她再也不想见到人。在偌大的一个城市里，今天竟没有一个人能支持她——但愿这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一切都会使她满意的。她这种局外人的感觉不是第一次出现，可是如此痛苦，如此使人感到羞愧，这还从未有过。往常城市那张熟悉的面容，今天在她眼里却一反常态，成了一付怪相。

她想，一切都变了。这是我罪有应得。

她象孩子一样相信，该怎样相信自己！她完完全全上了这些流言蜚语——流言蜚语——的当：人是善良的，只是要给他乐善好施的机会。多荒唐啊！在多数面孔上表现出来的这种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总有一天会变成理解和宽容。

她失败了。这种情况除了她自己之外，事先谁都知道。至少，她除了摆脱这些后果之外，别无它法。但这样做不值得。

她精神上的力量顷刻之间全部枯竭。

她好象早就把一切都考虑过了。她走回家，把她那只颜色已经刮掉的箱子收拾好，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家，去赶在她那个县城停靠的夜班车。她在火车站有穿堂风的过道上挨了几个小时冻，因为在小城镇给绝望的旅客没作任何安排。她那不依赖自己、仍然管用的记忆力及时告诉她，这个时候从牛奶场开来的牛奶车，正向各个村里开去。司机还是原来那位。他认识她。后来她终于坐在卡车驾驶室的司机和副手之间了。她坐在那里真是又舒适、又暖和、又安静。他们绕了不少路才走进她那个村子，不过这对她来说毫无关系。

天慢慢发亮，出现了灰白色的、雾纱似的曙色，接着便露出了各种颜色。最初是人工着的颜色：村子边缘新盖屋顶的红色，园圃篱笆的绿色，还有一幅广告画。然后是田野的彩色粉笔画：土地浓浓的深灰色衬托着越来越明亮的浅灰色天空。飞鸟腾空而起，直插依然寂静的空中。公路两旁是细长的桃花心木色山毛榉丛林，而最后，在阴暗的、锯齿形的森林边缘上面泛起了一抹淡淡的蓝色。在森林前面，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在迎风飘舞的柳树旁，总有一条路向右拐去。这条路稍稍向上伸展开，便陡然下降，一直通向寸步未移、仍在原地的村庄。只有穿过村子，才能在村子的最外边走进这间小小的、小得无法形容的房子，找到人们所需要的一切。

二十一

丽塔睡了一天一夜。星期天早上钟声响的时候她才醒来。她清清楚楚地感到，自己到这儿来这一招干得多么漂亮。她什么也没忘记，没忘记这高高的、隔着一层薄薄雾纱的苍穹，还有这一地区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并未遭到建筑群和烟囱的损害，它被一道熟悉的、令人痛苦的线条——森林、田野和一条小小的山脉——所隔绝，很顺利地就把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在一个自然中心的周围，以避免任何折磨人的任性。丽塔跑遍了她孩提时代到过的所有地方，一个小时都在往四面八方跑。她微笑着，这真是一个小小的王国！事实证明，这绝不是不可触犯的。她路上遇到的那些人

都知道不少新闻。所有的人都不象丽塔所熟悉的那样了，他们显得更为激动。有些人在对她低声耳语什么时，总把手放在嘴边；有些人把话说到一半便戛然而止，仔细听着什么，随后便摇着头继续往前走——她还从来没有注意到，这儿有那么多小孩。

她逐渐发现这一地区增添了不少沟纹。耕地面积的界线与过去土地上最古老的沟纹不同，它们在另外一个角落伸向地平线。这些新的特征并没有很快就刻印在人们的面部表情上。然而丽塔却几乎亲身感到了他们的不安，感到了他们害怕失去什么的恐惧以及还对获得好处所抱的渺茫希望。

在村子里，她遇到一些从外地到此度假的大学生。人们互致问候，站在一起寒暄了片刻。在所有熟人身上都感觉到尴尬的痕迹。人们知道，别的人也象他自己一样，发现他已经过了儿童时代。

难道她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见到这一些吗？她到底想没想过，任何一个角落永远都会一成不变地成为她的避难所？

她突然蔑视起自己一时的懒情和胆怯。第一次想到，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用审视的目光回顾自己的生活的，那时人们的心情将会是：满意、听天由命和自欺欺人的满足。

那是八个月前的事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想这些事情。可是今天，当她同玛丽昂并排走的时候——玛丽昂可不管有人听见没有，照样高高兴兴地讲着——今天，一切都重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现在她也明白，为什么，还是那个急

躁情绪，对自己、对自己熟悉的一切都不满。这种不满当初促使她第二天就回到了城里——而当玛丽昂这个完美无缺、富有经验的人走下公共汽车朝她走来时，这同样的感情今天也感动了她。"我想，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她对玛丽昂说。"当然。"玛丽昂冷静地回答道。"有什么法子呢？"

在她回城时，曼弗雷德的灰色小轿车很可能在半道上的什么地方向着火车驶来或者从火车旁驶过。曼弗雷德回到家里没有见到她。他听完玛丽昂讲述所发生的事情后，便开着车来接她回去。而丽塔哩，看到他留在小阁楼桌子上的纸条后，便跑到就近的一家邮局去给他打电话。

她在邮局碰到小汉斯。他病了，感到很无聊。他可以同丽塔一起，等着邮政代办所的主管人到丽塔村里去传呼曼弗雷德。小汉斯低声讲道，他姐姐自从父母去世后就把他抚养成人，现在他要离开姐姐家了。姐姐并没有勉强他，而是住宅确实太小了：两间半，还有两个小孩；姐夫很希望一家人单独在一起，而他小汉斯却不属于他们那个家庭。丽塔想：要给他创造一种他理应得到的生活多难啊，因为如果没有他，生活就无法继续……我的天啦，她想，现在他一定在那里吧，要么，他们没有找到他，这样我就还得等他两个小时，我简直受不了啦——"孩子们，"小汉斯说，"他们舍不得我，真的，他们舍不得！"

这时，有人在叫她那个村子的名字。丽塔三两步跑到电话间，她把听筒贴在耳朵上。听筒被另外一个人的热手握过，现是还是热的。曼弗雷德的声音马上就传来了，很近很

近：

“那我就你之前出发了，怎么样？”

“好吧，”她说，“整整两个星期了，也不写封信。”

“是呀，”他说。

他们都沉默了，只听见两部电话机之间多少公里长的电话线的嗡嗡声。这种嗡嗡声是风吹电线引起的。

我甚至看到了你的面容。别装出这付嘲笑人的样子，你什么也骗不了我。我了解你，就象了解我一样。你会说，这样还不够，不过同我在一起你不会事事如意的。我甚至承认你说得对，这有它好的一面……至少我们现在什么也用不着说，根本用不着——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干脆把一切都托付给这些电话线吧，它们对迥然不同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

棕色姑娘，你生我的气啦？你生气的时候，还是那样皱着眉头吗？

还是那样，整整两个星期没有人注意我，总的说来，我变丑了。只是注意吗？

你这个人呀！晚上我外出时，总让那盏绿灯亮着，在回来时我就会想象到：那儿有人在等我。

丽塔已经记不清他们是否什么都讲了。不过她倒是记得起那次谈话。那次谈话就象他那付面孔一样——咫尺天涯，无法接近。就好象这只不过是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孔而已——她还记得身体上的弱点和对他的渴望之情在这次可怕地突然爆发。

“那我就来吧。”曼弗雷德说完，镇定自若、无动于衷的

远处那个激动的嗡嗡声停止了。

还在丽塔担心的那个小组会之前，最重大的事情已经发生。现在能学到的东西，她自己就学到了——这是真正变得更加聪明的可靠路径。大家批评她旷课，那个无可奈何的年轻讲师训了她一通。这时，她只是点头承认错误。而那位讲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一想到曼戈尔德的满面怒容，就不得不这样做。

曼戈尔德讲了好久。丽塔知道他要说什么。她虽然几乎没有听，但却注意地看着他。在她看来，他似乎已经失去魔力。难道就没有人注意到他嘴里吐出的每一个言词多么空洞？他的激情多么可笑？她觉得仿佛自己能看到可以使这个人活动的机械装置。

她为所有在他面前连头也不敢抬的人感到害臊。

西格丽德的眼泪都快出来了。丽塔对她投去安慰的一笑。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也许曼戈尔德还能暂时吓唬吓唬别人，但最后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不帮任何人的忙，连他自己的忙也不帮。事实证明，就连吓唬人这一点他也做不到了。

"您代表谁讲话？"埃尔温·施瓦策巴赫问他。所有的人，就连曼戈尔德都愣住了。接着他用挑衅的口吻说，他是代表同志们讲话，这儿有一个决定……

"一个决定，"施瓦策巴赫说。自从那天晚上以后，丽塔还不能同他讲话。她想，他的孩子怎么样呢？他肯定活着，要不，施瓦策巴赫不会如此心平气和。她听着他继续往下

说："关于西格丽德行为动机的决定说的什么？为什么她不信任班级？"

丽塔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把什么都兜出来，永远抛到一边。现在大家都得讲……然而，老是那个曼戈尔德在讲。对他人们大概不能不心悦诚服。他谈到党的路线，就象天主教徒谈到玛利亚圣洁怀孕一样。这句话施瓦策巴赫也对他讲了，而且讲的时候还面带笑容。这一下可惹了曼戈尔德。的确，要是没有施瓦策巴赫，一切事情的结局都会是另一番景象。为什么只有他们不信任自己呢？是什么妨碍他们象施瓦策巴赫现在这样，装作注意听人讲话的样子，而且也不怀疑对方，然后提出简单的、合乎情理的问题来？是什么阻止他们象现在这样，每天每日都自由呼吸？又是什么不让他们经常都象这样公正地观察一切？

"真尖锐！"曼戈尔德叫道。应该使任何问题都变得尖锐，才能抓住矛盾的核心！

这样做符合党的原则。

在这里，他只得到施瓦策巴赫一个人的尖锐回答。对于施瓦策巴赫来说，至关紧要的可能是：大家都参加了这场辩论，而且他们都看见他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强硬的。他们看到他并不怎么激动。他对曼戈尔德叫道："您最好留心一下，有一个西格丽德发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党都站在她那一边——如果不站在她那一边，又站在谁那一边呢？"他补充着，放低了声音。

大会到了这个时候，西格丽德却哭了起来。她尽量做到

不让人察觉，但是大家都注意到了，正是这一点使她平静了下来。只有曼戈尔德抱着他的打算不放。

"这样做在政治上可是幼稚的。"他说。他大言不惭地把"世界帝国主义"、这个词同哭泣着的西格丽德扯在一起。不管怎样，他在党内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在这方面我相信您。"施瓦策巴赫很快回敬道，仿佛一种猜想已经得到证实。现在他的口气温和些了，就好象他是同曼戈尔德单独在一起。这样，顷刻之间曼戈尔德便以另外一付面目出现在大家面前。要看看他理屈词穷的需要消失了。

"您知道，"施瓦策巴赫对曼戈尔德说，声音还是那么轻，"我——一个工人的儿子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走到人狼当中，想自取灭亡吗？"

施瓦策巴赫用他整个一生对他们——他的学生们施加影响。

"当时，"他说，"我们理应遭到，而且也等着人们的仇恨和蔑视。尽管有些苛求，但党还是宽容的，对我们是有耐心的。从那以后，我就有了宽容和耐心这样的性格，这是革命者的性格，曼戈尔德同志。您就从来没有依靠这种性格？"

曼戈尔德耸耸肩膀。宽容，耐心！如今谁还有工夫管这些？——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刺耳。

"可能。"施瓦策巴赫说，"不过我常想：在这个德国我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呢……战争结束时您多大？"

"十八岁。"曼戈尔德犹豫着说，仿佛他是在泄露一种隐私似的。

他们还在一起坐了好久。再也没有人提到处分的事情了。曼戈尔德沉默着。他是个脆弱的人，看来他心里感到并不轻松。施瓦策巴赫达到了目的，没有人幸灾乐祸地看着曼戈尔德了。就连丽塔也破天荒第一次毫无反感地考虑起他这个人来。

"很可能，"晚上她对曼弗雷德说，"他经历的麻烦事太多了，所以他无法相信人。"

"那你呢？"曼弗雷德问，"你就相信——人吗？"

"有件事情我想给你讲一讲，"他说，"到现在我还没给你讲过。再说，我自己都想把它忘掉。

"你以为马丁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其实我已经有过一个朋友，而且是好多年前。这个人同马丁一样好。"

我的天哪！他同样好。只是交换了位置，他比我大，我佩服他。我们俩坐在一起海阔天空纵情畅谈的那些夜晚，多美啊！他给我带来的那些书，多好啊！这些年月，没有什么力量能把我们分开，没有任何一个姑娘，也没有争吵……

后来有一天，我们永远分手了。他既不看我一眼，也不说一句话，只是写了一篇文章，便不辞而别。

"他就在柏林，当了记者。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后来我在大学会议上碰到他。我们还当作朋友相互打招呼。几小时后，我们就不声不响地分道扬镳了。

"出了什么事呢？认真说来，没出什么事，根本就没出

事。我发过一次言，讲到教学当中的错误，讲到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的这个该死的包袱，讲到得到好分数的那种虚伪。"

"你说过这些？"丽塔吃惊地问。

"你以为我老是哑得象条鱼？"曼弗雷德问。"当我走下讲台时，大家的矛头都对准我，都谴责我，说我的观点多么危险，多么糟糕。我只是看看他。他了解我。他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我给他写了张条子：'你讲一点吧！'"

我真不该写这张条子！不该求他帮我的忙！可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不是我的朋友坐在那儿，而是一个曼戈尔德式的人物——过了这么多年，我都还在为他害臊！

"他第一批走出大厅。"曼弗雷德说。"他写的那篇文章我读了又读——就好比有些人一定要服毒自杀一样——他文章里写的我，写的'与生活隔绝、被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俘虏的知识分子，就是他们，要把我们的大学拉回到意识形态的泥坑里去。'"

要是他今天就站在我面前，那我也绝不会同他握手的。他会说，你到底要干嘛。难道现在的报纸上不是充斥着当初你所要求的东西吗？我绝不会答理他的。他、他就是那个强迫我变得更象他违心地给我勾画的那幅画象上的人。

他非常疲倦。这次谈话已经使他感到遗憾。他想，这是我的事情，为什么要把她卷进去呢？

丽塔把手搭到他的肩膀上。

她想，我得反驳他。可是应该说些什么呢？我对他毫无用处。

现在我应当大一些才好，她不幸地想着。

二十二

现在，每当丽塔看到她的草地画时，便面带笑容，心想，这种事我不会有啦。

这时，来了封信。其实是两封，放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是马丁·容的笔迹。不过这封信很起作用，她感到自己变得全身发冷，心情沉重。这是曼弗雷德写的。真是毫无意义的一线希望——事过几个星期之后，还是那样！她怎么会想到一切都已经过去……

还没法看信的时候，她只好等一下。她看着那幅画。现在别抛弃我，哎呀，我的上帝呀，别抛弃我吧！那个面色苍白、含情脉脉的女人莫明其妙地对着她微笑，你呀——丽塔轻蔑地想——你到底知道什么呀！

这封信是不久前从西柏林写给马丁·容的，信上没有称呼。丽塔看到：

为了主持正义，我想告诉你，我确确实实在这儿众多机关的某一部分遇到从S城来的布劳恩。你已经作了种种估计。听说，你的估计是对的。你也应该知道，我明白到底为什么我的离群索居也会毁掉我们之间的任何一种公正吧？顺便提一下，我对这种事是毫不在乎的。你知道，当时我真想弄死他。现在我根本不想同他讲话。为什么我就要经历当时实实在在的一些事情，要么有意，

要么干脆是无能……

一切都无法改变。尽管我并不是那种人，不是那种定期去墙边①朝拜，使自己高高兴兴地感到害怕的人。不过我还在听你们的广播，而且好长一段我都不会走，因此我再也不会去回忆往事——这六十年代……你还记得我们的争论吗？你仍然相信它们会作为人类伟大的舒畅载入史册吗？我当然明白，人们可以在很多问题上长期地欺骗自己（要生活，就必须如此），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你们所有的人根本不是现在由于莫斯科党代会开幕才对人性感到毛骨悚然的吧？如果历史的沉渣到处都是个人的不幸和恐惧，那么，社会制度在这儿又算得了什么……

我听到你讲："很少独创性和伟大。"就象当初一样，我不想另砌炉灶。可以讲的，已经讲了，而且在很久以前就讲了。

祝你幸福

曼弗雷德

危机并没有摆脱，她仍然感到痛苦。她不得不忍耐。她不断地读着信，一直读到倒背如流。她躺在床上，请求平常同她一道散步的那些人让她一个人呆在屋里。房间里的人走光了，甚至就连走道上的嘈杂声也越来越小，最后整个房子都已寂然无声，这时她感到舒服些了。

① 指东、西柏林之间的柏林墙。

现在，她极为平静，两眼紧闭，躺在那儿。过了一阵，她也看起马丁·容那封信来。

亲爱的丽塔——他写道——我反复考虑了很久，我该不该把这封信寄给您呢？这是曼弗雷德给我写的唯一的一封信（就这点来说，他并没有打破常规。每一个离开这儿的人都试图给留下来的人说明他们采取这一步骤的理由，因为他们没有好名声）。我觉得，这封信给你比给我更合适……

"为了主持正义"……您知道，在我们之间有这样一句口号吗？它还是在S城提出来的。每天早上我们就凭着这句口号投入战斗。我不知道哪些东西他给您讲过，哪些没讲过。不过，请您相信我：事情很难办。各种阻力阴险，狠毒，无法捉摸，无法克服。尤其是——这次他在西柏林又遇到了他——这个布劳恩，真是我们这一行的老手。如果他来对付我们，那才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任何人也说不服，任何人也不相信这一套。四个星期前他就走了——多数人都说，撤职了。

我急得要命。我们厂里正巧有个党的委员会。它对我们的机器感兴趣。难道曼弗雷德就不能坚持这八个月吗？每当我想起他，就会担心：如果还留在这儿的话，而且是被迫的，那他今天就会设法对付一切情况。他再也没法回避……

不过关于这一些我本来就不想写。

祝您健康！

马 丁

丽塔把马丁的信拿在手里，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用目光描绘着裂缝和水痕的图案。

对他来说，马丁曾经是一位好朋友，而我则是一位好妻子。我敢于这样讲：永远如此。他可能已经知道了，要不，他从S城回来时就不会这样不幸——情况比去的时候更糟糕：对未来的成就毫无希望。

当然，对她来说，他的不幸使他更容易接近了。但这是最后一次。他已经疲惫不堪，然而却挣扎着，给她叙述他们在S城遇到的阴谋。在他们满以为可以信任的人那里，只有冷淡和怀疑。奇怪的是，当他们的事业越没有希望时，不是他，而是马丁，就变得轻率鲁莽、不讲礼貌、很不明智了。丽塔猜到了其中的原因：为了曼弗雷德，马丁使尽了全身解数。他可能已经看到，这种经验会把这位在各方面都不如他自己思想准备充分的朋友推向何方。丽塔听说马丁大发脾气，不管对谁都大叫大嚷，这使她感到担心。

曼弗雷德有两个星期得流感，躺在家里。看来，这对他正好合适。他读了不少东西，尤其是青年海涅的作品（“我只想知道，如果我们死亡，我们的灵魂将去到何方？已经熄灭的火焰在哪儿？已经停息的风儿在何处？）。他说，“海涅也没法对付他那些善良的德国人。”“恰恰相反，”丽塔说，“是德国人拿他没办法。”曼弗雷德笑了笑，就象成年

人取笑小孩一样，他现在经常取笑她。她什么也没说。她当时还不为自己，也不为他担忧。可是他——或许他已经暗中选定而且只需要全力以赴去把他们俩都毁掉吧？

他母亲的赔礼道歉很可能使她感到诧异。虽然几乎无法想象他同母亲谈论自己的经历一事，但她出于本能却不能不正确地评判他的处境。当她碰不到丽塔时，便一下子闪现在他这个病人面前。她享受他无可奈何，只好依靠她的快乐。丽塔有时象个娇惯的孩子似的，任着性子去见他。她取笑这种作法，而且这种情况在他们之间也是习以为常的，可他这时却顾影自怜，并且研究起她的语气来。

只是在人家不让马丁·谷参加学习以后，他那闷闷不乐的情绪才变成了冷漠和公开的嘲笑。他对丽塔所作的最后一次让步，是通向鲁迪·施瓦贝的一条道路，这样做是为了支持马丁。他说："为了我自己，我是绝不会干这种事的！"他又回到了绝望、道歉和玩世不恭、听天由命的境地。这种景况是他新近也遇到的。奇怪的是，他从下面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了满足：好久以来他就认为鲁迪·施瓦贝是个十足的窝囊废。鲁迪·施瓦贝的所作所为果然证明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我说马丁是我朋友时，他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看着我啊！就好象自称是一位被开除学籍者的朋友这种作法是反常的！'你的朋友？这么说……很遗憾我们不得不注销他的学籍、工厂最近发生的事件……无论如何他还不具备学习的条件。不过你是知道的，我们不让一个人掉队。'——如

此等等，废话连篇！

"他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话！我讲了又讲，最后弄得自己心里很不舒服。可他就是不能听。在他看来，这倒并不是牵涉一个象马丁·容这样的人。你认为，如果这个人不是首先采取无所谓的态度，而是毫不迟疑地去执行某项指示的话，那他还会在自己的位置上吗？"

"到底马丁出了什么事？"丽塔插话道。

出了什么事吗？他控制不住自己了，在一次全厂大会上他站起身来，当面对他们讲：他们是真正的阴谋家、窝囊废、绊脚石。这样做会受到惩罚的，而施瓦贝先生就是执行机关。"我真讨厌这一切！"

马丁被注销了学籍。既然除了曼弗雷德之外，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他，所以这件事也就没引起多大反应。他仍然悄悄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上——干别的工作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更何况他还不知道这些工作的期限哩。丽塔想，那可能有八个月吧，这一点我相信。他的身体可能保养得好，而曼弗雷德则不然。八个月对他来讲，太长啦。

丽塔想，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明白过来的，觉得这种生活无法忍受；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互不理解，各说各的。最初的征兆可能我忽略了。我太相信他啦。我为了欺骗自己，便老重复这一句话：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彼此相爱。我想方设法使他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她把马丁的信一直拿在手里。已近日暮黄昏的时分，她坐起身，把信放进床头柜里。

这种使人说不出口的自我谴责的无情压力啊！

二十三

曼弗雷德的身体已经康复，外表差不多没什么变化。他重新开始在学院里工作后不久，文德兰德给他打电话，邀请丽塔和他——他们俩参加他们新型轻质结构车辆的试车。曼弗雷德犹豫着，心想，文德兰德是邀请她，不是我——不过他最后还是答应了。

丽塔感到，他只在等她开口说："那我们就呆在家里吧。"然而她并没有讲这句话。

约定的日子是一九六一年四月的一个灰濛濛的、寒冷的早晨。他们一大早就坐车到工厂去，第一次肩并肩地顺着白杨树林荫大道往下走。早班已经开始，林荫道空寂无人。这儿的风总是吹着人们的脸。丽塔竖起大衣领子，把一只手伸进曼弗雷德大衣口袋里，好让他知道她冷，要他把胳膊搭在她的肩上。她紧紧挨着他，和他的长腿迈着同样的步伐，一边走一边用头擦着他的肩膀。从后面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小伙子骑着摩托车向他们驶来。当他从他们身边急驰而过时，猛一使劲，大叫一声。丽塔感到了这一声在自己身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她深深地吸了口气。

"的的确确又是春天了。"她说。

"你感到奇怪吗？"曼弗雷德问。

她只是点点头，却并没讲刚才她头脑里想到的一切。她

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渴望温暖、辽阔、运动和光线。她的日子总是这样打发的：进学院、上课、谈话、争执、考试；寂静的冬天下午呆在图书馆：孤独的读者——总是那些人。夜幕下垂时，他们头上的绿色小灯逐渐逐渐地亮了——这是沉思默想的信号。有时候，她就象躲避邪恶的魔法似的躲避这些信号。

"你的一个著名的、无法满足的愿望马上就会应运而生。"曼弗雷德说。

"不错。"她赶忙说。"能够穿得漂漂亮亮远走高飞，真是非常漂亮、非常远。"

"而且没有我。"他补上一句。

她就怕他这一招，怕他把她的任何抱怨都当作谴责。她默然不语。他们已经沿着厂区公路在往下走。她想，现在我们可千万别争吵。她用手臂给他指着两座厂房之间的一条窄窄的小巷——这是一条近路，只是给熟悉内情的人走的。他们又默默无言地走了几步。然后曼弗雷德开口了："同你难道就没话可讲啦？"

丽塔感到一惊，想找点借口。可他却轻声说道："算了吧，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她问。

"知道我已经无法容忍了。无法容忍，多猜多疑。"

"你老爱自以为……"她迟疑不决地说。

"我知道，"他重复着，"这并不会使我高兴得要命的。我的处境大概不大妙……"

"幸运的人只有童话里才有，"她说，"而且就是当时幸福的占有者也只是在经历了糟糕的冒险之后，才感觉到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境地。"

"什么都可能，"他说"只是现在不是说童话的时候。这一层你也该明白。我不想给你说这些。难道我就应当亲自毁掉你身上最使我满意的东西吗？"

这句话也是她应当经常想到的。它是一句就是用很多眼泪也无法抹去的话。可现在并没谈到眼泪。他们站在两堵高高的、背日的红砖墙之间的一条窄窄的过道上。在他们头上是色彩斑斓的一线天空。机器的隆隆声传到他们耳里，可是附近并没有人啊。

"吻我一下吧。"丽塔说。曼弗雷德很奇怪地用他那双热乎乎的大手捧着她的脸吻她。"我们俩真是天生一对。"当他们相对而视时，她轻声说道。"你那双手对我刚好合适，还有那张嘴也是。"

他笑着，敲着她的鼻子。同往常一样，当他觉得自己年龄要大得多时，他就这样做。他们沿着窄窄的走道，一直走到尽头。丽塔的鼻子比她的头脑更灵敏。现在叫人担心的是，马上就会发出一股熔焊金属的气味。过了一会儿，她便满意地吸起这种本来并不喜欢的气味来。她什么都还记得。从旁边走过时，她给曼弗雷德讲车间里正在干什么，他们正在这儿建造车辆转向架，切割侧壁和端壁……你看到没有，这儿什么都是又窄又长、弯弯曲曲的，要有节奏地进行生产，几乎不可能！——他们从锻造车间走过。几吨重的锻锤

有节奏地落到地上，发出震耳欲聋的隆隆声，使他们脚下的土地都颤动起来。丽塔想方设法让曼弗雷德明白，正是完成生产车辆第一道工序的这个锻造车间情况多么不好。

他们拐了一个弯，风又迎面刮了过来。在这儿他们已经见到轨道，看见一百来米远处，按照透视缩短的原理，停着试验用的列车。在晨曦中闪闪发光的十台深绿色车厢——这是两千人多日劳动的结晶，它能得到预期的美观，是同车间里的灰尘、肮脏、喧闹和混乱搏斗的结果。在这些车厢中，新型轻质车厢从外观来看，同其它车厢毫无区别。

丽塔看出人们都更加聚精会神、更加激动的种种迹象。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抽着烟，谈着无关紧要的事情。这儿一个人也不认识，她已经开始感到陌生。这时有人抓住她的袖子，她扭头一看，原来是梅特纳格尔。他很高兴。

"你瘦啦。"丽塔说。

"你也同样。"他回敬道。他们都笑了，马上又变得亲切起来，就好象他们每天都见面似的。恩斯特·文德兰德从人群中向他们问好，用手指指列车。他们随时都可以上去。

丽塔还没有忘记怎样跳上那高高的踏板。她打开通往车厢过道的门，然后便站着了：多空啊！

"就象在教堂里一样，"梅特纳格尔说。他那粗野的诅咒还萦绕在丽塔的耳际。在最后一道工序时，如果车厢里拥挤不堪的话，他总要这样诅咒的。

"那就把便帽取下来吧，"她说。

他照她的话，把那顶满是灰尘的灰黑色无沿帽取下来。

没有这顶帽子，厂里谁也不认识他。他抖动一下压得平平的、往前掉下来的头发，在大腿上拍掉帽子上的尘土，把它叠起来，放进他那装配工工装的口袋里。

浅黄色头发的人头发一变白，别人马上就会发现。

“你多大年纪？”丽塔问。

“四十八——怎么样？”

他们沿着过道往里走，走过三个包房的房门，他们拉开第四个门，走进去。里面发散着颜料、泡沫橡胶和塑料的气味。“再也找不到一点木材啦。”梅特纳格尔说。“干嘛我们还管自己叫木工呢……干脆叫塑料制作工吧。”他们用手摸了摸软垫的保护层，然后坐下身来。

还站在外面的人，被冰凉的阵雨赶进了车里。文德兰德探头往车厢里看了看，请求给他留个位子。检验组分散到整个列车，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广播员已经在用扩音器播送流行音乐的录音，以检验无线电装置。外面的风越刮越猛。

七点钟，没有信号哨子，没有车站上的喧嚷声，也没有挥动着的手绢，列车已经徐徐启动。过了几分钟，列车上了正线，穿过了北部郊区，离开了城市。

据说，五个钟头之内就会回来。

这时，这一天还没显示出它的真面目来。

铁路线横贯原野。在它的两边，从千百人的活动中产生了日常生活的组织。生活一秒钟一秒钟地从他们身边闪过。在那个消息到来之前，在尚未撕下时代的假面具时，丽塔可以说既发觉了这一点，也可以说没有发觉。

他们越过平原。平原低低的地平线四周是白杨树，平原上公路纵横，车辆如织。星星点点，满是绿色和红色高压线电杆的原野——伸向茫茫天际、由电线织成的黑色编织品——改变了方向。他们拐了一个大弯，慢慢从它们身边驶过。紧接着，他们便直接进入了化学一煤焦区。在这里，一台柴油机车拖着满载深褐色大块褐煤的敞棚货车从他们那条线上横穿而过。一幅已经开采过的废石场的荒凉景象就展现在面前。在放下的道口杆前停着一辆农民的汽车，车上载着马铃薯种。有些地方，燃烧着的草皮的烟柱正冉冉上升。铁路路堤上的灌木丛中，有几个小青年在学抽烟斗。老人在园圃里忙碌着，园圃——这一点大家现在才看到——已经罩上一层绿色的面纱。

他们所有的人——汽车司机、火车司机、农民、工人、孩子和老人——都还没有收到那个消息。他们忙碌着，把几百万人的工作、言词和思想组合成一天，组合成地球上普普通通的一天。晚上，这一天会毫无保留地躺到它那一伙的身旁，对它给予生活的那一点点补充感到心满意足；这种东西虽然几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无法取代的。

丽塔累了。列车里变得热乎乎的(她想，这是暖气送暖了)，她有意无意地挑剔起电工来——检查员写在他本子上的例行评语是：数字、缺点……她把头靠在后壁上，透过宽大的窗户，看见天空显得更为高远，明朗。一层灰色的薄膜支离破碎地张在无数透明的蓝色之上，在薄膜的断裂处已经露出一片一片的蓝色来。

大地通过五光十色的调色板，使人感到赏心悦目。她的四周是浅蓝色的光环。随后，这个光带逐渐变浓，变成蔚蓝色、蓝色、紫色，最后变成乌黑。这一变化过程真是一番美不胜收的景象……

不，她想，当初我还没认识到这一点！她躺在白色的病房里。现在已经入夜。她尽管睡不着，但也不怕失眠。

树子枝桠的影子在天花板上晃动着。

怎么能把我和任何人都见到的东西——透过云缝露出来的天蓝色柔和斑点——同这样一个人破天荒第一次见到的东西相提并论？然而……我们的目光难道就不可能在那几秒钟之内从天上和地下（不过现在再也没有上下之分了）相会在空中的同一点上？难道这根本就不可能？

这时，时钟已经走得飞快？人世间紧张的、内容重要的九十分钟开始了。然而我们仍然没有收听到那个消息。

我们坐在漂亮、舒适、时髦的车厢里。车急驶着，路过城市街道古老、破败的后壁，路过有彩色凉亭的新房，路过被水淹没的草地和两岸柳树成荫的河床，路过长满梨树、松树的山丘，并一再路过昔日为土红色，如今已经剥蚀、已经丑陋不堪、杂乱无章的村庄。这些村庄不是按照理智和美的法则，而是按照恐惧和贪婪的法则相互粘合在一起。

"您瞧瞧这个！"曼弗雷德说。我几乎没有注意到，文德兰德已经在我们这儿坐了好一阵。他们在说什么，我没听到。不过，这是在收听到那个消息，这一点我很清楚，因为后来他们谈话的口气变了。"作为讲求实际的人，您瞧瞧这

个！您想用这种材料打出火来？"

"您要争取的是什么？"文德兰德问。

"小事情，"曼弗雷德答道，"是这样的事实，即为这个国家所作出的某些努力为时太晚啦，历史的延误——作为德国人，这一点我们应当看到！"

"社会主义对于东方各国特别合适，"他说，"他们可以正正当当地通过个人主义和更高的文明，充分享受新社会那朴素的优点。对于我们而言，没有一条能返回那儿的道路——你们需要的是百折不挠的英雄。而你们现在所找到的，却是心灰意懒的几代人。这是一个可悲的矛盾，而且还是一个对抗性的矛盾。"

你瞧，我亲爱的，我熟悉你的全部语汇……"范围不大，谬误不少。"文德兰德说。把这位博士的宇宙观直接顶回去，这并不使他感到开心——至于这个博士嘛，人们往往看见他很不情愿地站在一个姑娘身边——然而他还是彬彬有礼地作了回答。曼弗雷德很可能把西方各国的统治阶级同各国人民本身混为一谈了。

曼弗雷德对他预料中的这条理由报之以轻蔑的微笑。文德兰德本人也觉察到，他的回答缺乏激情，因此感到生气。"几个世纪前，"他说，"你们中世纪化学——很可能也是人文主义——的一位伟大先驱就抨击过他那恶魔般的对手：你这个由粪与火生的杂种[1]！——当然，这里的口气是怒气冲冲，

[1] 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原著第三千五百三十六行。此处是浮士德抨击魔鬼梅菲斯特的一句话。

而不是听天由命和忧伤。"

"正是这样，"曼弗雷德说，"不过，在这种浮士德式的愤怒和我们之间已经相距几百年了。这就是我要说的。"

他们都怏怏不乐地沉默着。

丽塔看见罗尔夫·梅特纳格尔一声不响地在仔细打量曼弗雷德。

尽管如此，当他们的车降低速度时，梅特纳格尔却马上就感觉到了。现在他们在路上呆了一个多小时，当他们站起身走到过道上，查看他们放慢速度的原因时，这一天具有重大意义的那九十分钟的第六十一分开始了。

可是，他们仍然没有收听到那个消息。丽塔记得，当我们伏在窗口上，把身子远远地伸到窗外时，看到在机车前面立着一个写有"停"的信号牌。偏偏是现在，在我们必须进行的刹车试验之前，在我们需要高速行驶的时候！尽管我们都有责任痛骂一通，不过——其实我们倒并不反对休息。至于过一会重新开动机器，那可是火车司机的事。我们从窗户里看到：这是一个牧场，右边与一个村庄毗邻，左边同一个略有些弯曲的森林边缘接壤。森林边有一个黑糊糊的人影孤独地、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

正是这一分钟，从十节车厢的所有扩音器里响起了流行音乐。这种音乐后来我还老惦记着：因为他是海员，我觉得他真了不起；因为在辽阔的海面上，没有人象他那样。如今我一听到这首歌，就不能不想起那个小伙子来。小伙子是线路工，正和他的同事一道在后面五十米远的地方修理邻近

的轨道。那些人多数年纪都比较大，他们把帽子压得低低的，旁边有车停下来时，他们几乎连头也不抬一下。可是这个小伙子却把十字镐往土堆里一戳，慢慢向我们走来。

是他、是这个我们再也不会见到的陌生人，给我们带来了那个消息。他站在邻近轨道的碎石上望着我们。

"你们已经知道那件事了吗？"他说着，声音并不怎么大。"一个小时前，俄国人把一个人送到了宇宙当中①"。

我看着天上的浮云和它在遥远、可爱的大地上投下的那些淡淡的阴影。片刻工夫，我突然变成了一个农家孩子。黑沉沉的天空就象刚耕过的土地，而星星就是地里的谷种。

在小伙子的一番话语之后接踵而至的"沉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因为这种"沉默"，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有了它们自身的意义：农家的孩子在天空耕种，把星星当作谷种撒在天空……

"沉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其实人们根本就没有沉默。他们又是惊呼，又是提问，还有人甚至吹起口哨来，其声音持续不断，宛如进行一场精彩的拳击比赛一般。那个小伙子对自己的成绩感到心满意足，正露出满口结实的牙齿笑着。扩音器里的声音没有变，仍然是那首歌曲。

然而，周围一片寂静。沉默中，每个人都在谛听着那个新的声音，也就是此时此刻，在大家所熟悉的地球上的音乐

① 指苏联第一个宇航员尤里·加加林（1934—1968）于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的航行。

会之外，新增加的那种声音。

熟悉？上面运行着的那个闪闪发光的外壳的阴影，不是象一把解剖刀横切所有的子午线，纵切地壳，直到它那沸腾着的、火红炽热的核心吗？就是那个圆圆的、悠闲自在的外壳带着它的活包袱从容不迫地缓缓通过宇宙，而现在它是否依然如故？由于它儿子的挑战，它没有一下子变得更年轻、更恼怒吧？

就是你的世界，不管它给你带来什么，但作为你存在的唯一可能性，却拥抱着你，难道说这样的世界就应当完全毁灭？这样令人痛苦地拉扯维系世界的纽带……难道你能对付突然摆脱"只能如此，岂有它哉"的状况？难道我们那一点人的温暖抵挡得住宇宙的严寒？

这小小的村庄，这些在铁路上忙碌着的工人，还有森林边那个孤独的、一动不动的人——他们现在是否一切照旧？当这时消息因为它围绕地球旋转，而象烈火一样吃光了几个世纪长满皮癣的皮肤时，当我们的列车无声无息地开动着，永远离开这一片牧场、这个村庄、这个略微弯曲的森林边缘和站在它前面的那个孤独的人时……

对于怕暴露自己的恐惧，正以各种借口把他们驱散。顷刻间，车空了。丽塔走到司闸员身后，看见他在一张靠窗的桌子上打开考查簿，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这个日期下面写了一句："八点十五分刚听说，苏联载人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他从口袋里掏出跑表，打开包在外面的一块呢绒，然后再把它放到考查簿旁。这位火车司机知道现在关键在哪儿。

他加快了速度(我们前面只有很短一段直线刹车距离；现在我们必须刹车，要不就错过机会了)。司闸员把表拿到手里，他从窗口紧张瞭望着越来越快地从身边闪过的里程碑。他几乎用不着跑表。十年来，每节车厢的刹车在离厂时，都由他检验。他认认真真地把不断增加的速度记到他的本子上(在检验刹车时，火车的车速不能低于每小时八十公里)，他那长满老茧、指甲裂开的拇指按着表上的计时柄。时光在流逝着，飞快地流逝着。下一个里程碑已经到来。他又重新用拇指按了一下。记录在表上的时间将通过闪电般的计算手段转变为速度。

恩斯特·文德兰德今天要亲自拉制动杆。他已经站在门口，用手抓着紧急制动器，两眼片刻不离地盯着司闸员。他全神贯注，除了注视着总不满足于现有速度的司闸员的信号外，什么也不顾。最后，司闸员终于举起了胳膊，文德兰德挺直了身子。司闸员在下一个里程碑从他们身边掠过的那一刹那，猛然将胳膊往下一沉："停！"在同一秒钟，文德兰德竭尽全力将紧急制动器往下一拉，制动器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嘎嘎声，这种声音在不断地持续着，没完没了……

司闸员神情紧张地看着外面，电线杆越来越缓慢地从身边移过，列车抗拒着，最后很不情愿地被迫停了下来。

人们还没有跳出去测量和计算刹车距离，这时司闸员就已经摇头了。事有凑巧，从别的车厢上来了一些试车的行家，他们聚在一起，不用测量和计算就知道：刹车距离太长。

这种情况在他们那儿多年来还没有发生过。

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与忧虑攫住了大家，丽塔也深有同感。现在所谈论、约定和安排的事情在她看来，都是一目了然的。这里有些东西她本来就熟悉：她对这节外观光滑、闪闪发亮的车厢非常了解。对此，她感到高兴。她想这也有我的一份工作啊。

先前，曼弗雷德把她一个人扔在这儿，但现在正好在这一瞬间，当她的惊恐在笑声中涣然冰释之时，他来到他们面前，从她的表情看出了她这种想法。有一个装配工听说刹车距离太长，竟有两百米，便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把手举到肩上，翘着拇指，指指天空说："竟然发生这种事！"

曼弗雷德看见丽塔在笑，他知道，她现在感到幸福，而这种幸福他是没有分的。她看见他扭歪的脸，便惊恐万分地思索着：我什么地方伤害他啦？

这当儿，另一个人在这个了不起的日子里，在流星中唱着歌坠落到了地球上。他稳稳当当，"心安理得"地着陆了，并在故乡的土地上受到他妻子和一个小女孩以及一只有斑状花纹的小牛犊的欢迎。

我们——我们也踏上了归途，用另外的制动杆成功地刹住了车。我们现在就停在我们过去的机车停车位置上，在一个斜坡上，而且是在中午的太阳光下。这时，曼弗雷德再也按捺不住了。

"现在要出什么事，"他说着，既不睁开眼睛，也不掉过脸去避避太阳，"我早就知道。要为第一个宇航员打一个大规

模的宣传战。这是些嗡嗡作响的热线，是一阵印刷品的风暴潮。在这风暴潮中，人类将仍然和从前一样继续生存下去。那边那个农民。"曼弗雷德指着在后面很远的地方套着马车在地里干活的那个人说，"这个人就是明天也还会套上小马驹的。我们的破机车——这台十九世纪的老爷车象在嘲弄人似的，今天在我们这儿就不中用了。这是多么无用的一堆辛劳啊！这种辛劳不会因为在同温层有这些突出的放肆行为就变得轻松些……"曼弗雷德没有得到回答。文德兰德出于礼节没有吭声——他从来就对付不了比他弱得多的人——而丽塔则是出于害臊和愤怒：你可千万别这样！你戴着这种斤斤计较的面具寻找什么呢？

今天她更了解他了："历史的沉渣就是个人的不幸。"他当初已经采取了各种办法，把这种使人神经紧张的想法在自己脑海里固定下来。

过了一会，文德兰德彬彬有礼地问："您父亲熟悉他的新工作了吧？"他以此来显示自己同他们想到一块了。

曼弗雷德在仔细听着。新工作？什么新工作？

怎么，他不知道这件事？赫尔窗尔特先生四个星期前就作总会计了。

"那就是说——降级了？"

文德兰德诅咒着自己。今天同此人的每次谈话都弄得很难堪。如果老赫尔窗尔特在家里演出喜剧的话，那是他的事情。这对他来说很合适。可是对这个年轻人说什么呢？对这个目空一切、难以对付的家伙说什么？谁知道他在想些什

么？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找出一些极其平庸的理由来——真的，难道不是曾经共进午餐（在三角酒店吃白煮腌猪蹄和酸菜）并且最后还真诚地握手告别吗？

文德兰德现在使他想起那次的情景。"不是每个人，"他说，"不管顺利与否，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等待，等待他不能胜任的工作来累死他的。可惜现在我就不能不等待。"他甚至诙谐地说。"关于您父亲的事……我想现在他要愉快些了吧。"他给曼弗雷德搭了台阶，可这位老弟却并不想下这个台阶。谁事先能料到他父亲的降级会使他如此伤心呢？他不想让别人觉察到，因此事情也就更为糟糕。

"啊，原来这样，"他说，"还是老一套，那个摩尔人尽了他的责任……"当然，恰恰是他不愿以他父亲的律师自居。这样做可能很可笑。但至少他想提一个问题，问问今天这种广为流传的怀疑——又称为警惕性——有什么好处。

"您把不同的东西弄混了。"文德兰德委婉地说。

体贴是曼弗雷德现在最后能忍耐的东西。

"这么说，"他说，"我弄混了，好吧。也许我缺乏科学思想的那种干脆、客观。可是对于某些矛盾的刺激性的感觉，我倒并不缺乏——譬如，对于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矛盾就是。"

确实这样，文德兰德答道，要使两者完全一致往往是很难的。

"那您就说吧，这不可能，"曼弗雷德打断他的话，"诚实装饰着每一个人。"

"那也装饰着你！"丽塔激动地说。

他控制住自己，坐着鞠了一躬，冷冷地说："我将尽力而为。"然后他又转向文德兰德，继续说："我觉得自己在这儿被人误解了。别人可能把我当成了控告者。更何况，什么东西对我都不合适！我感到惋惜的只是大量浪费在不可能的事情上的幻想和精力。把道德带给世界吧！——这种事你们倒愿意，不是吗？"

"这关系到人类的生存问题。"文德兰德说。

"正是。"曼弗雷德答道，"这是最后的希望，就象过去那些事情一样，落空了。总有一天你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的。"

文德兰德振作精神，声色俱厉地说："您要这种掩护干什么？"

丽塔并不明白为什么，但却吓了一跳；而曼弗雷德明白是怎么回事，却一点不怕。他对文德兰德的洞察力表示赞赏。接着，他便带着叫人伤心的那种马虎劲，重新使用起他的面具来。

"掩护吗？"他问。"我不明白您指的是什么？我说的是经验，人性方面的经验。如果关键就在这儿，那么人性首先就要逝去。不错，贪婪、自尊、怀疑和嫉妒——人们总会信赖这些的，还有我们在半人半兽时期的古老善良的习惯也是如此。可是人性呢？"

"就是粪便也只是在人们需要它的那段时间，才随身带着的。"文德兰德说，"只有仇恨我们还将长期保留……"

"那爱情呢？"丽塔胆怯地问。

文德兰德无缘无故地涨红了脸。他沉默着。

曼弗雷德站起身来。

"这伟大的感情不是我管的事情。"他粗暴地说。

事过好久，有一次文德兰德对丽塔说："人们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把什么事都理出个头绪来。当初我本来什么事都应当弄清楚的……"

曼弗雷德在上火车前(新的机车正好到了)，又一次扭过头来，把他那张可怜巴巴的光脸伸向他们。他们明白，只要他们之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谈到"爱"字，他都受不了。"对！"他怒吼着，"擦掉化妆油彩！这些伟大的感情、连篇的空话……终究要去掉！这就是唯一给我们留下的东西。"

丽塔由于怜悯和悲伤，已经呆若木鸡。她知道，他已经极其严重地伤害了自己。

那天晚上他们回家时，他同她一同走过他父母门口。当时在屋里，晚餐已经准备好，正等着他们去享用。而他却立即把她带进他们的小房间，拉到映照着粉红色落日的窗户前。他双手捧着她的脸，仔细打量。这时，他再也没有一点傲慢和挑战的神情。

"你找什么？"她怯生生地问。

"一个固定点，"他答道，"一个人们所需要的固定点，免得自己完全消失。"

"你是在我身上找吧？"

"不在这儿，还在哪儿？"

"这么说，你不再相信我啦？"

"相信。"曼弗雷德说，"我的棕色姑娘……你要我永远相信你，对吗？"

"你愿怎么相信，就怎么相信吧。"她说。

他们都闭着双眼。爱情能给什么样的命运在多大的范围内，提供多久的保证呢？

二十四

当时的五月依然寒气逼人。人们长期以来对于暖和的热望落空了，只好在屋里愁眉不展地生着火炉。园圃里的树木已经白白枯萎。风儿把雪白的花朵吹到公路边的排水口里。然而这一切——寒冷，毫无用途、四处飘零的雪白花朵和刺骨的寒风——都并不成其为使人心灵凝固和忧心忡忡的理由。

丽塔现在对本地已经了如指掌，闭着眼睛她都能指出所有的街道和地点，犹如一个人对看过上百次的图画记得一清二楚一样。但是，在这些五月天，这座城市对她却是陌生的。在低沉的、浓云密布的天空出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威胁；而在地下，却好象泛起了谎言、愚昧和背叛的阴暗潮流。她还在躲藏着；可是这能持续多久呢？她会从房子的裂缝和地下室的窗户泄露到大街上吗？

人们郁结在心里的这种深深的不快，有时在拥挤不堪的电车上，从诅咒中和粗野的咒骂中发泄出来。现在，每当埃尔温·施瓦策巴赫跨进他们教室时，他那全神贯注的样子没

少使她感到不安，仿佛他随时都在准备使人感到某种惊奇，随时都在准备进行某种斗争似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敏感，同时他也对他们提出了比过去更高的要求。他不屈不挠地反对一走了之的任何迹象。最糟糕的就是曼弗雷德的转变。困难和危险把他的意识局限到了一点。有时候，只有当他在丽塔身边时，他才有强烈的愿望至少去忍受些什么。

她是曼弗雷德唯一还能体谅的人。他公然对父母表示憎恨。每天晚上，当丽塔坐在赫尔富尔特家的灯光下时，她都对最坏的情况作好了思想准备。她几乎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也不注意那些三言两语的对话。她只听着电台播音员那娴熟的、训练有素的声音(这是自由世界的自由之声)，赫尔富尔特太太就从这个广播员那儿得到她的福音。什么时候这个声音会放弃自己应尽的义务，砰然一声关上大门？什么时候许诺竟会变成威胁？

丽塔把自己的目光从盘子上抬起来，望着其他人的面孔。她看见赫尔富尔特太太眼里那神经质的、被激怒的闪光，看见赫尔富尔特先生那略带几分满不在乎的神情，看见曼弗雷德那隐藏着的仇恨。

没有人再顾全面子了。

没有人再进行这种肤浅的谈话。

彻头彻尾的陌生。

只有一次，一切都重新爆发。当时，曼弗雷德毫不留情地把他父亲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承认：确实，厂里降了我的级。对——我现在是会计。赫尔富尔特太太十分激动，哭泣

着跑出了房间。曼弗雷德不断地对他父亲冷嘲热讽。这时，丽塔很尖锐地批评他。他话没说完便戛然而止，随后走了出去。丽塔同他父亲单独留了下来。

赫尔富尔特先生满腹委屈地看着她。他并不想挽救自己的严厉、男子气概和骑士风度。"丽塔小姐，"他说，"我相信您是个好人。您告诉我，我凭什么要得到这种报应？"

"这就打动了你的心？"事后曼弗雷德轻蔑地问她。"就是无数不想自食其果的老人这些陈词滥调吗？他们大概也想滥用自己的束手无策来对付我们吧？——同情吗？我没有！"

"你母亲好象病啦，"丽塔说，"她偷偷服了几滴药水。"

"自从我见到母亲以来，她就是神经质。"

"我们搬出去吧，"她求他。

"到哪儿呢？"他垂头丧气地问。不管到哪里，都一样糟。

她真想说：我害怕，在这儿我会失掉你的。可是她并没这样讲，只是说："你可把全家都给毁了。"

"不错，"他答道，"无论如何我不愿意在这儿一声不吭地忍受那种虚伪。"

"就因为别的人比你弱。"

他惊奇地看着她。"可能，"他说，"我可不是殉道者。"

"这个我曾经对马丁说过，你不是英雄。"

她倒是敢作敢为。对此，他只是一笑置之。"聪明的姑娘，"他说，"只是你忘了一点：我们作为个人，就象这整个怯懦的时代一样，非常胆怯。"

"那马丁呢？"她问。

"马丁还年轻，管束太严，谁都要反抗一下的。不过他们已经把他打入冷宫，下一次他会考虑考虑怎么办啦。"

"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在他看来，正义比所有别的东西更值价呢？"

"那他就不是英雄，而是笨蛋。"曼弗雷德粗暴地说。

"那么你想要什么呢？"

他说："我要安静。我不希望再遇到麻烦。"

丽塔心想，不，很可能我并不了解你。我看见你同马丁一道工作时的情景，你再也不象过去那样生气勃勃的了。

他再也不希望得到她的帮助。间或，他用一种难以置信的同情看着她，而这样的同情却比什么都要糟。他对于亲近她的需要、他拥抱的热烈以及对他的温存的贪得无厌，都骗不了她。有时，他们又重新聚在一起——在他们房间，在绿色的无线电指示灯旁——他们彼此看也不看一眼。——上帝呀——别让他跑啦！别把我们拆散啦！

有天傍晚——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湿热的、春意盎然的五月的傍晚——丽塔考试结束之后，从学院出来，她到处找曼弗雷德。他说好要来接她的，但却没来。她慢慢走着，要是他还来的话，在路上会碰到他的。

在一条寂静的小街，一辆小汽车紧贴着她猛一刹车。恩斯特·文德兰德从车里钻了出来。

"您来得倒是时候啊。"她激动地说。

"我？"他问，"我来得是时候？——你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吗？"

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平时他们之间那种友好的口气。他请她在外面，在郊区的某个地方吃晚饭。丽塔心里虽然很乐意同他一道兜兜风，但却在犹豫着。他说："您没法想象一个孤独的人有时连一个小时也不愿独处索居吧？"

丽塔想：曼弗雷德为什么不来接我？她上了车，坐在文德兰德身边。

他们的车从那个街口开过去了。在这一个小时前曼弗雷德很可能就在那儿等她。曼弗雷德什么都看到了。停着的汽车，文德兰德，他的追求，她的犹豫，她的默许，曼弗雷德都看在眼里。

他们俩在车里都默然不语。丽塔注意到自己为什么真的就同他一道坐车走了——这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她自己。这样可以休息休息，什么都不用想，也用不着承担责任——难道我平时真的负了责任？她惊讶地寻思着。真的，这件事你自己心里明白。

文德兰德在仔细端详她。他说："我觉得，您根本就不知道春天已经到来。"

她点点头。

"您累啦。"他说。

她讲起考试的事情来。于是，他马上把车停下来，下去给她买了鲜花。这是绿叶白花的水仙。他要她把什么都详详细细地讲出来，每个学科的每门考试都讲，而且还要讲为什

么那一门考得更好，这一门却考得更差。她的话音突然停止了。他要知道这一切干嘛？"我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您真的感兴趣？"她满腹疑虑地问他。

他就象遭到不应当受到的委屈似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更加苍白。他们之间那种无拘无束已经过去。他在考虑，我在干什么？这会有什么结果？

他们已经驶过化工厂，在笔直的公路上往南行，路上老被过于宽大的卡车、油罐车和一群群往家走的自行车挡着。这时，他开口了，这是在拖延一会之后对她问题的回答："您知道我现在本来该到哪儿去吗？去参加大会，我要在大会上讲话。"

他干嘛给我讲这个呢？要是他去参加大会就好啦……不过，知道这个可靠的人为了她竟然变得轻浮起来，这倒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您明天打算怎样赔礼道歉呢？"

他说："我会说，我一定得查看一下，他们在无线电里讲的事情是否确实。他们断言，树木开花，百鸟齐鸣，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幸福的人们到处闲逛。我已经查明，情况属实。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开会。——再说，这是我第一次逃会。"他补充道。

"我也是。"她赶忙说。他们都笑了。

他把她带到一家小小的乡村饭店，这里有个核桃树园，可以眺望小河对面繁花似锦的山坡。"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儿，"他说，"谁也想不到离城这么近的地方竟然有如此美丽的风光。"

他也没问她一下，就订了两份饭，然后便坐在她对面从容不迫地吃起来。他更清瘦了(她想，这对他正好)，而且眼睛四周还有一圈疲倦的皱纹。"您一定是睡眠太少啦。"她说。

是的，文德兰德答道。他已经习以为常。"现在这就好比我们大家都在经历的一场耐力试验，特别是我们在厂里工作的人。"

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她想：还是一年前遇到的那些困难；然而她却断言：不，我们的能力增长了，困难也更大了。丽塔由于考试，好久未见到梅特纳格尔，于是便问起他来。文德兰德笑着。"他在进行自己的耐心试验，眼下他把自己的组长给拖垮了。"丽塔想，应该到他那儿去，好让他别太卖力气啦！

"假期我又到厂里去。"她说得很突然，就连自己都感到意外。

"真的？"文德兰德兴冲冲地问，"您这不是开玩笑吧？"

她的决定使她有如释重负之感。某种确定不移的东西已经在望，现在人们就可以向它走去。文德兰德望着她。"您也并不轻松吧？"他轻声问道，生怕他们之间那根志同道合和亲密无间的细线断裂。她既没有回答他，但也没有拒绝他。他想，我要利用她的灰心丧气，这个办法过去好象有人给我讲过！

接着，丽塔谈起了曼弗雷德。没说几句，她就想，自己最好还是闭口不谈——她不是把他的情况泄露给别人了吗？——可是现在已经为时太晚。文德兰德平心静气地继续抽他

的烟，在重新控制住自己之前，他一声不吭。这位姑娘怎么会谈到别人呢？一想到他，她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啊！

他让她把一切都详详细细地讲出来：曼弗雷德那个所里的状况；他同马丁·容的友谊与合作；新的机器；在厂里进行的毫无成效的斗争。最后他只是说，"您早该到我这儿来，我们这儿有几个人对这些感兴趣。"

丽塔大吃一惊。"您千万别给其他人讲。您很难相信他会怎样生我的气的！"

"如果要试验他的机器呢？"

"您——愿意为这件事出力？"

"为什么不呢？"他说着，垂下了眼帘。这突如其来的喜悦和她眼里的信任使他很不自在。"假如不是他亲自做这件事……"

"您也认为他不该半途而废？"丽塔问。

文德兰德耸耸肩膀。这很难说。过去有些人也是白白地碰得头破血流。

"可是还有什么办法来保护他的自尊心呢？"丽塔问。自从她不得不在一旁看到曼弗雷德的变化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在折磨她。

文德兰德心里在想，我们太相似了，很可能她讨厌我哩。

他们又上了车，这时他还在平铺直叙地说着："您知道，有一种空虚的吸引力。我相信，这种吸引力对他来说，并不是没有危险的。这是一个冰冷的地区，在这里，人们对一切

都无所谓。"

丽塔心想：说得不错。可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他们离城越近，丽塔所感到的内疚就越强烈。

她试图说服自己放弃那种做法。但她很难抑制住自己不提出这种请求，她要文德兰德在他们那个街口就停车，而不是到她家门口。在她想象中，曼弗雷德会听到汽车刹车、关车门和告别的声音……

文德兰德从旁边面带讥讽地看着她。他想，那你打算怎样赔不是呢？

一种对抗情绪在她身上油然而生。不，今天我决不后悔：坐在可以从容不迫、仔细观察的一个人对面，而并不担心他忍受不了，不担心在他习以为常的皮肤下面出现另一付面孔，不担心他根本就不是往日的他……

"谢谢您。"分手时她说。随后便走上了楼梯，仿佛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似的。

小屋里空寂无人。

曼弗雷德半夜才回家。他连看也不看她一眼，便走到盥洗盆前洗了好久，然后再擦干。丽塔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按照我的想法，"他冷冷地说，"今晚上我就在别的地方过夜了。不过没有哪个女人愿意留我。"

丽塔站在他面前，紧紧贴着他。他可以看见她的眼睛由于痛苦和愤怒，变成了黑色。愤怒的怒涛把一切——把对他的同情、把体谅他的习惯都冲走了。她抓住他的肩膀，用尽

全力摇着他。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她大叫大嚷着，用以对付她自身的内疚之情，对付由于等待几个小时而引起的恐惧，对付她在文德兰德身边所感受到的安静，对付曼弗雷德所遇到的危险。

他害怕了。这使她感到心满意足。他还从来没见过我这付样子——真的，这一点我相信。我终于按捺不住了。我还在叫嚷着。他应该为我担忧，他应该看到事情已经如此，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曼弗雷德并没有注意到她的怒气已经在逐渐平息。但她却很清楚地感到这一点。尽管如此，她仍然在摇着他，直到他捉着她的双手时为止。只有当人们什么也感觉不到，总是一个劲儿地继续干着什么，以达到某种目的时，这种情况才会出现……她看见自己和他都站着，她看见自己的表演多么拙劣，而他却毫无觉察。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表示悔改了，他在抚摩她了。

她挣开身子，坐到一张椅子上哭着。他应该相信，他很伤我的心。可是，不管他说什么，或者还会说什么更为糟糕的话，都无关紧要。对于现在我所知道的事情：我无能为力。我没有任何办法帮助他。我们的结局可能很糟……

他说什么？你停一停，看在上帝面上，我请求你停一停。要使你停下来，我到底该说些什么？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丽塔平静些了。

他仍然相信他必须自卫。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哭。

"刚才我看见你上他的汽车。我就站在你经常走过的街口。我买了这样一束可笑的铃兰花……你考试怎么样？好吧？我把那束花送人了。在城外，在郊区，送给了一个小女孩。

"你还记得那个奇怪的电影院吗？我们曾经在里面呆过哩。他们在旁边开设了一家新的加油站。我站到那儿去看他们洗汽车。他们干得很利索，这使我很高兴。我真羡慕他们。我走到他们面前问道：这儿可以洗汽车吗？有一个人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说：年轻人，您什么时候把车开来？"

后来呢？

"后来我就到处闲逛。我也不知道是在哪儿。对啦，我真的碰到一个过去认识的姑娘。她不想要我……"

他把这几个钟头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对她说："失去你，我受不了。这你是知道的。"

"我会努力控制自己，"他说，"再也不会象个疯子似的跑来跑去，再也不会妒嫉。"

她笑了笑。你还会继续跑来跑去，还会妒嫉的。

那我们呢？

我们还会继续相爱。

可是丽塔现在明白：我们对什么都怕。同别的人一样，我们会遇到各种危险。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同样会发生。

她又忘了这种学问。只是有时候她才觉察到，自己现在每日每时都在等待着不幸。

二十五

她还有两、三个星期时间。尽管她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这几个星期已经在她记忆中消失。那些日子很可能过去了，他们很可能彼此交谈过，也很可能一起生活过——她什么也记不得了。曼弗雷德走了——只有三两天，到柏林参加一次化学家大会去了——她根本就记不起自己是否想念他，那些不吉利的预感是否折磨过自己。

她只记得：有天晚上赫尔富尔特太太从门口朝她走来（赫尔富尔特太太今天遇到什么事那么高兴呀，丽塔怀着一种很不愉快的预感想），递给她一封曼弗雷德的来信。丽塔还蒙在鼓里。她打开信看着，可她一句话也没看懂。曼弗雷德的母亲说了以后，她才明白过来。他母亲说："他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了。他呆在那儿了。"这个女人感到心满意足，她完成了自己的杰作。

丽塔看见信上写道："你该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消息。我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你重新来到我的身边。千万记住。"

就这样，有一个人遇到我们，而且就在附近。这个人熟悉我们这个最奇特的地址，他从容不迫地走向目标，把门关上，因为他知道，人们并没有料到他会来。难道一个还使他人如此伤心的人竟会失踪，竟会消失？

赫尔富尔特太太说:"您当然继续住在我们这儿。"她现在还有经济能力来同情丽塔。一切照旧,不是吗?有几样自然要从小屋里搬走——他的衣物,他的书,书架……

有天傍晚,甦醒过来的小龟克勒奥帕特拉在落日余晖之中,在几乎是裸露的地板上爬来爬去,爬来爬去。丽塔一直看着它,看到两眼发痛。

她站起身,把小龟捉回沙箱。去捉它时,她突然感到恶心。这双年迈的眼睛那迟钝忧伤的目光顿时使她恐惧万分。她上床躺下,双臂交叉,枕在脑后,望着天花板。她已经完全平静下来。她感到,致命的僵硬正向她走来。这对她正合适,对此她毫无办法。他走了。他就象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从家里走了出去并随手带上了房门。他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人们还取笑那些旧书,因为它们讲的是阴森恐怖的堕落和难以抗拒的可怕尝试。其实这些书讲的都是真话。

这段时间,丽塔同谁也不讲话。她积聚自己最后的一点力量,通过沉默进行自卫。她让热心肠、够朋友的西格丽德给卷进了考试的狂热中。别人叫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

有时,一种惊奇的感觉在她脑海里闪过:人们可以这样死去,夹杂在别的人当中,一个一个地死去,而且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过她并不抱怨。她几乎没有受到苦。她就是她自身的外壳。她象一个影子似的走过后景,对于现实的东西——墙壁、房屋和街道——不声不响地在她面前退去,并不

感到奇怪。接触到人，使她痛苦。她避开人。在丽塔再也没跨进过的赫尔富尔特家的寓所（"起居棺材，吃饭棺材，睡觉棺材"）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如后来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赫尔富尔特太太把她儿子的出逃，只能解释为对自己本人发出的信号。她要求丈夫赶紧断绝一切往来。我已经准备停当，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逃走……

"逃走？"赫尔富尔特先生说，"究竟为什么？往哪儿去？"

哎呀，我的上帝——他还不知道呀！逃奔自由去——终究要去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父母属于自己的孩子。

"谁知道这个孩子重不重视自己的父母哩。"赫尔富尔特先生说。

赫尔富尔特先生累了。

他妻子把自己生命中相当一部分精力都花费在使他疲劳，使他服从她上面了。现在，在这千载难逢的紧要关头，他拒绝服从，而剩下的只是疲劳。

他看见她很激动，看见她自讨苦吃，老缠住他不放，以致两眼露出恐惧的目光，嘴唇发紫，越来越频繁地拿起装有滴剂的棕色小瓶。他看到：要是她突然用双手捂着胸口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可是他能够——在他尽力享受过的生命的晚期（没有她，因为事情就是这样）——他究竟还能为这个女人做些什么呢？

一天夜里，他就这样坐在丽塔那儿，在她那个光秃秃的小房间里。这是六月底。对于多数人来说，夜晚已经发散出湖泊和夏季辽阔原野的气息，曼弗雷德出走已经六个星期。赫尔富尔特先生刚才可能打电话要了一辆救护车。漠不关心、表情严肃的陌生人把他妻子——她张着发乌的嘴唇艰难地吸着气——放在一付担架上抬出屋子。

可是赫尔富尔特先生却不甘寂寞。他爬上楼梯，向最后留下的一个外姓姑娘走去，对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究竟还能为她做些什么？"

他拘束地坐在椅子上，惊奇地环顾小屋四周——在他那充满仇恨的儿子住在小屋时，他还从来没有到这儿来过。他用双手支撑着头，闷声闷气地说："每天夜里都做这些梦！"

丽塔直挺挺地坐在床上看着他。他的悲痛没有打动她。她没有反驳他的自我谴责。她也不耽于梦幻——她对他这样说。

他到底来干什么？

他抬起头，把瘦削、多皱的脖子上那颗脑袋晃了晃，啊，姑娘呀，他们是怎样评价你的啊……

赫尔富尔特先生，您错啦，目标不起作用。这位姑娘——遭到一次有的放矢的沉重打击之后，被弄得头昏脑胀的这位姑娘——对于落到别人的打击反应迟钝。

赫尔富尔特先生干脆自言自语地说起来。"到底我在'那儿'有什么好处可得？"他大声问道。"究竟是谁在'那儿'用老年人太多的职工来穷装门面？而这儿呢？哎呀，让我安静

一下吧……她——她对孩子的爱胜于对我。"

当他发现自己谈妻子就象谈一个死人一样时，他沉默下来了，只是忧郁地愣在那儿出神。

丽塔睡着了，又醒过来——他还坐在那儿，在灰白的曙光中喃喃自语着。我忽然觉得，仿佛这个夜晚和这个男人是最近这段时期所有糟糕事情当中最糟糕的。"您走吧！"她面带愠色地说。他顺从地站起身来走了。

天大亮时，丽塔醒了。这时，许多教堂都响起了烦人的钟声。钟声一直响着，响着。她想，这是圣灵降灵节，于是便把两耳塞了起来。

赫尔富尔特先生又来找她了。这件事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他打着黑领带，用一种哽咽的语气告诉她，他心爱的妻子于昨夜猝然逝世，并将于后天下葬。死者丈夫这一陈腐的角色在短时期内给他以某种支持。

为数不多的悼念者跟随着摇摇晃晃的棺材，从太平间门口出发，走过一些分岔的街道和老公墓的一些分岔的道路。丽塔用目光对恩斯特·文德兰德打招呼，而他也来到丽塔身边，同她一道走着。

幸好这一切同她没多大关系。它同别人有关。只有一种想法给她添了麻烦。她想：这种事，同这完全一样的事情我也曾经历过。这种腐烂的气味我可能没有闻过。不过在走过这长长的街道时，是恩斯特·文德兰德在我身边，这本来应该是曼弗雷德啊……

她终于想到，这是一场梦。她感到一阵轻松。那就是

说，她现在也在做梦。一切都象真的——这正是一个绝招。人们费了好大力气来弄清这件事情。可是如果别人现在才明白是你在做梦，那当然是很可笑的：精力充沛、渴望生活的赫尔富尔特太太要被埋葬，而且她的儿子不在身边，在她儿媳身边走着的却是另外一个人……

事后，一醒过来，我就忍不住要久久地笑话这件事情。

紧接着是一个山丘，引起回响的话语和微弱的、使人羞愧的歌唱。训练有素的人们在忙着，一口轻轻的棺材急速滑进坑里。人们在撒土，撒灰。

还在一个劲笑话自己梦幻的丽塔，正望着高处。她看见在树冠后面是公墓小教堂的小尖塔，塔上有一只燕子。她看见在当当的钟声又重新响起时，这只燕子便展翅高飞，在天空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在坟墓上空盘旋。她的目光追随着燕子，透过小钟轻柔的呜咽声，她听到燕子在自由自在地尖声啼叫。她看见鸟儿在冲破小小的阻力之后，象离弦的箭直插遥远的浮云。它又啼叫着，在它那又窄又薄的翅膀上承载着这一望无垠的蓝色苍穹。

她独自一人留了下来。

鸟儿的啼叫和飞翔，把她从麻木状态中掠醒，麻木已经离她而去。她开始绝望地失声痛哭。

有人挽起她的胳膊——这是恩斯特·文德兰德，他刚才一直看着她——默默无言地带她走过许多曲里拐弯的道路，回到公墓门口。他对在车里等着的司机讲，他要送赫尔富尔特先生回家。他同她并肩走着，走下长长的栗子树林荫大

道，直到丽塔平静下来，可以同她谈话的时候。

关于曼弗雷德出逃一事，文德兰德不是从丽塔，而是从谨小慎微的赫尔富尔特先生那儿知道的，因为他看到了“疏远”的理由。

他们都闭口不谈曼弗雷德的事情。

在第三者的名字脱口而出时，丽塔用不着害怕看见在文德兰德眼里闪现出一点小小的、毫无意义的希望。同往常一样，她依然能够久久地凝视着这张值得信赖的面孔。现在，没有任何面孔能象它那样给予她帮助了。她把这一点给他讲了。他很清楚她的意思，因此，甚至现在在他眼里都没有出现一线希望。

二十六

今年七月的太阳除非不出，它一出来就普照大地，对世间万物都一视同仁。这是一个多雨的夏季。

八月的确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又热又干，天高云淡。除了目送那些越来越频繁地凌空而过的飞机外，对天空很少有人注意。“让八月份快结束吧，”人们都说，“还有九月的一部分也快点过去。这样，年内就不会有战争了。”

丽塔想，一谈到夏天或者冬天，我们就会想起战争。今后我们自己也会感到奇怪，我们竟忍受了这一切。不，这是无法用习惯来解释的。对这种压力人们并不习惯。

这是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黎明时，丽塔坐在开往柏

林的火车上。从昨天起，她的身上就揣着一封信。这封信上写着："时机成熟。日日盼你。千万记住……"

谁也不知道她到哪儿去—— 一个人独处索居，不用向别人说明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倒是一个优点。可是没有人，就连她自己也没法说她是否会回来。虽说她的小箱子很轻，她没带行李到他那儿去，然而她却象排练似的，把告别的目光投向一根根沿着地平线逐渐消逝的烟囱，投向一个个村落、一片片树林以及单独的林木和在田野上收割庄稼的人群。一个星期前，她还同小汉斯和车辆厂别的工人在一起，而且就在这个地区收割。她知道，收成不好，甚至收割地里长的这一点点东西都使人发愁。难道这就是她的忧愁吗？世界上到处都有树木、烟囱和种植谷物的土地……

这一天可能很热。丽塔脱下外套。这时，同一个包房的旅伴自动前来帮忙。她说了声谢谢，然后又更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这是一个瘦高个儿，苍白的脸长长的，戴着眼镜，满头褐发，毫无特别之处。他的目光有点烦人，要不，是她弄错了？她一看到他，他就把目光挪开。尽管如此，对她来说，他的在场确实是个累赘。她站起身，走到过道上一个开着的窗户前。每当窗外出现一幕幕色彩斑斓、变幻多姿的景象时，她便感到心旷神怡。

时过很久，只有天空依然如故。低低的太阳映射着淡蓝色的长空，天上悬着几朵灰白色的浮云。天越亮，云就越少。

那么，你还需要什么呢？他信上不是明明写着，毫无疑

吗：他盼着你，就象长期囚禁之后盼着释放，象经过一番饥渴之后渴望食品和饮料一样吗？好啦，你就拎上自己的小提箱——不管它是轻还是重，实际上都没有关系——到他那儿去吧，两个钟头路程，真是少得可怜。这是世界上最自然、最正确的事情。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呢？不就是这种未减轻的痛苦感情吗？你可不能凭感情用事，它并不是标准啊。

"你幸福吧，我的孩子？"哎呀，母亲，现在再也谈不上幸福的事情了。或许也不是你们总认为完全可能的这个问题——然而正是它把我们同你们、同你们这些总是忧虑重重，总是好心好意，总是什么也不理解的人们分开……

她猛然醒悟过来，信上有些地方她并不喜欢。这同样美好的话语对于恶劣的情绪，对于他们之间蒙上的这层阴影来说，现在一下子变得不够用了。但愿她更清楚地感觉到：他非常明白自己要求她的是什么。可是没有别的选择。然而这次偶然的不露面（"这儿给我提供了机会，我决不能坐失良机……"），对于顷刻之间就会变成他朋友的某些新交的这种依赖性……象这样，该做的事情，什么也做不了。当人们失去方向时，就只好这样飘来飘去，对一切都满不在乎。

他是否已经料到这十一个星期把我变成了什么样子？如果他看见我到了的话，也许会想，一切都是肯定无疑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好啦。在我最终恢复了由于他的出走而被剥夺的理智时，他应当让我同他一道考虑考虑。当他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时，当这些日日夜夜都凑在一起时，但愿我不会丧失理智。

列车在此区间停靠了好几次。路程已经走了一半。她不得不赶紧考虑最重要的事情。可是，当人们想把某种肯定的东西、重要的东西铭记在心时，由于速度的原因而面目全非、转瞬即逝，只是在意识的边缘出现形形色色人们不需要的、清晰、静止的图象。

丽塔回到包房，以摆脱这些毫无益处的想法。那个殷勤的旅伴递给她香烟，她取了一支，然后便看着他递过来的画报。

她想，也许我倒是该同文德兰德谈谈。昨天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要是一个人只相信自己的话，这差不多已经是骄傲自大了……

昨天晚上，也就是在午夜前一小时，下晚班后她最后一个走出装配车间的大门。她习惯性地往四周瞧了瞧，数了数早班要装配的车辆。她舍不得这些笨头笨脑的暗灰色木头家伙。从星期三开始，她就把曼弗雷德的信揣在怀里，而且对于她去找他的所有细节都了如指掌。

她走出车间，看见恩斯特·文德兰德就在离她不到二十米远的地方，在办公大楼最高的一级楼梯上，而且正好在灯下面。因为她在暗处，所以他没发现她。他点燃一支香烟，慢慢悠悠地走向厂门。

她尾随着他。他们之间距离很近。

在这一段路上，他们一个人也没遇到。就连他这个厂长都不能不有某种理由今晚独自一人在厂里走走。他慢条斯理地走着，可以说是步履蹒跚。他在留心着道路和两旁的建筑

物。

这一地区的寂静显得不自然，而且可悲。灯光和阴影也同白天不一样。夜里的探照灯正好射到阳光从未照到的阴暗角落。就连文德兰德拐进的那个车辆转向架和锻造车间之间的狭窄通道也灯火通明。在他现在走过的地点，有人曾经对她说：难道我就该毁掉你身上最使我喜欢的东西不成？

丽塔冒着被文德兰德发现的危险，加快了脚步。从焊接车间传来火焰刺耳的咝咝声，它那蓝色的闪光照到了路上。

当文德兰德走到门房时，丽塔叫了他一声。他骤然停下步来，赶忙往她面前走了几步。"丽塔！"他说的是她曾经对他讲过的那句话："你来得倒是时候啊。"

他没注意到自己是用"你"在称呼她。在他思想上，他早就这样称呼她了

他说，这次他经历了一场特殊的考试，把他弄得两腿发软。同她相反，他这一次并不特别勇敢。

丽塔猛然想起，白天厂区挤满了外面来的汽车，在文化宫举行规模盛大的厂长会议。是不是他挨了批评？

是这么回事，文德兰德说。"我受不得批评——你知道吗？我自己也看到有好几个星期我们都徘徊不前。可是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些批评我的人，对什么事情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赞扬吧，那也是不敢当的。这不是安慰。继后，来了一批重磅炸弹，这时，我把别的事情都已置之脑后。"

丽塔大吃一惊，他竟然用一种近乎粗暴的口气说："我们

不造新车厢了！”不造吗？这可不行！几个星期来人们在厂里听到的都是：我们造新车厢，算了吧……“不行！”文德兰德说。“我们需要的某些金属要从西方买进，现在合同已经废除。他们非常清楚能用什么东西来卡我们。”

我们不会半途而废的，他又说了一句。我们要重新安排，这就需要时间。

“那么梅特纳格尔呢？”丽塔问，“您把这件事给他本人讲过没有？”

文德兰德点点头。他有一天两夜的时间，这样，星期一早晨他就可以在厂长会议上从容不迫地宣布：我们以后要造这种车厢，这是我们不能不采取的新措施，其目的是要摆脱对于现在别人用来卡我们的那些金属的依赖。

他们拐进丽塔住的那条街时，已经半夜。

这时，文德兰德默然不语，今天早上（或许只在几分钟内）又会出现的全部失望已经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他正在一位姑娘身边走着，他终于用“你”来称呼她了。现在，他们已经来到她的房前，那他们在这段时间到底说些什么呢？“你还记得，”他说，“我是在这儿第一次见到你吧。我们在门口撞了个满怀，而当时我刚当上厂长。”

两人都在想：天啦，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吗……

“不错，”丽塔说，“不过那不是第一次。我还同埃尔米施那帮人在小酒店里呆过哩。”

“对！”他说，“那时候你注意到我啦？”

她哈哈大笑起来。“不能不注意到您呀，您使大伙都扫

兴了。"

[illegible]上是给他讲曼弗雷德来信的时机。这封信我揣在兜里，一分一秒也不会忘记。他永远也不会理解，我竟然没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们还一个劲地站在那儿。过了好久，文德兰德才急匆匆地说："我老是这样，话讲得太少。在你面前我真感到抱歉。你大概心里明白，你能相信我吧？"

他们两人说的，都不是心中想要说的话——特别是没用恰当的语气。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话题引开——他哩，是因为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的电话机会。而她，则因为自己很高兴这件事。他们迟疑不决地站了几秒钟。然后文德兰德告辞了，而丽塔也上了楼梯。她没费多少力气就把小箱子收拾停当。她走到窗前，又看了一会星星（这是好久以来第一次），她想：明天将是一个重大日子。她把闹钟拨好，便躺下睡觉了。

"怎么，"坐在她对面的那个男人说（她乘的是快车去柏林）。"您竟然对我这张很普通的报纸感到兴趣，我简直没想到。"

丽塔满脸绯红。

她终于把眼光移到了另一版上——谁知道她已经把这版打开多久呢。只见上面有三个粗体英文字母：OAS①。下面写的是一个女人被判处死刑的广告——她翻过一页，这是

① OAS：美洲国家组织的缩写。

张喜气洋洋的孩子的笑脸，又是粗体字：UdSSR①。

"这是时代的美杜莎②头颅。"她的旅伴说。

"谁都有自己的难处。要是可以相信这种画报的话，那么，这些人有可塑炸药；另一些人则有这种虚假的微笑。"

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但都有几乎是各不相同的难处，不是吗？"丽塔惊奇地问。

"的确。"他彬彬有礼地回答道，"象您说的那样——您去柏林探亲吧？"

"看我未婚夫。"她心不在焉地说，话中带着一丝得意的神气。奇怪的是，他并不在意。他说，这真是去看未婚夫的好日子，一个难得的好日子。

人们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最好是认为他不讨人喜欢。另一方面，他是一个饶有风趣的故事讲述人。啊，他是教师！看来，在发现她是未来的同事时，他并不感到奇怪。

"可到底为什么，人们从我表面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他哈哈大笑着，很讨人喜欢。这是改革世界的目光，是典型的德国教师的目光，利用它，人们可以补偿自己那一点可怜的薪金……人们对它是不会见怪的。不过，人们感到自己被别人用令人难堪的方式给看穿了，却不明白他到底要用这种彬彬有礼的亲昵来表明什么。

他也去探亲吗？

他笑着，仿佛人们又变得过分幼稚了似的。接着，他回

---

① UdSSR：苏联的德文缩写。

② 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睹其目光者即化为石头。

答说：不错，也可以这么讲。

丽塔被这一番紧张的谈话弄得精疲力竭。他尊重这一情况，于是便从包里找出一本书来，把身子往角落里一靠。

后来丽塔就再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柏林，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感到冷漠无情的。她之所以需要这种冷漠无情，是为了在不管发生任何事情的情况下执行自己的决定。

她并非第一次到柏林，然而当初她明白自己对这座城市根本不了解。带凉亭的园圃、公园，然后是最先见到的一些工厂从他们眼前闪过。她想，城市并不漂亮，不过从它的表面是看不出什么来的。

她的旅伴抬起头来。"我想，"他友好地说，"您的未婚夫是住在潘考夫①或是舍内魏德②吧？"

"为什么？"丽塔惊慌失措地问。

"人们会向您打听的。"

"对。"她赶忙说，"潘考夫。他住在潘考夫。"

"这就好啦。"

他是不是要摸我的底呢？要么，就是提醒我啰？要是他们打听住在哪条街，那我又说什么？我多么不适于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啊……谁会相信我，说我非得做这种事不可呢？

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了，列车停了下来。警察走进车厢检查证件（如果他们问到我——我是不会撒谎的，现在不管是谁先来问我，我都会从头到尾讲给他听）。他们翻了翻她的证

①② 东柏林的两个区。

件，把它[illegible]。当她[illegible]时，她的双手颤抖着。这种检查并不见得会是无用——她差不多是在失望地想着。

坐在她对面的那个人用一张雪白的、熨得轮廓分明的手巾，把额上的汗水擦干。“真热。”他说。

从这以后，他们都一声不吭。检票口，丽塔又看到了他。这时，他正同一位太太在一起。这位太太是从同一列车上下来的。看来，他同她很熟。

没多久，丽塔就把他忘了。她有自己的忧虑。在车站隔壁的一个大厅里，她找到一张很大的城市平面图。她在地图前站了很久，背诵着那些街名和火车站的站名。她清楚：她今天要做的事情，全靠自己。

她走到售票处。平生第一次不得不放弃她所希望做的事情。

“动物园。”她说。

售票员把一张小小的黄色硬纸票漫不经心地推到她面前。“二十芬尼。”玻璃后面的妇人说。

“如果——要回来呢？”丽塔胆怯地问。

“那就是四十芬尼。”妇人说着，把票收了回去，然后把另外一张从小窗口里推了出来。

在这方面，本地同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有区别：用四十芬尼，她手里就掌握着两种不同的生活。

她看看车票，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衣袋里去。我还得考虑考虑别的事情。

当她被星期日出去游玩的人推挤着通过车站地道，顺着

台阶走上月台时，她已经着慌了。这儿的一天刚开始。到处是华丽的衣着、熙来攘往的人群和孩子们上课时的窃窃私语。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天的热闹景象。丽塔站在宽大的车门口。车门在每个新到站都不声不响地打开，然后关上。她平生第一次希望，除了她自己以外，有谁——在这些星期天出外郊游的、和蔼的人中有一个人——能与众不同。这种愿望是独一无二的迹象，它表明：她把自己带进了一种违背自己天性的境地。

现在，当人们不厌其烦地从飞驶的列车上寻找天上的云彩时，它却已经踪影全无。

丽塔摆脱不了担心每时每刻都可能错过某种大事的那种不愉快的感觉。她重复着要路过的那些站名和街名。而在这条路的左右两边有些什么，她却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在这个巨大的、神秘莫测的城市，给她画出的是一条很细很细的线。她必须循着这条细线前进。假如她离开了这条线，那将会有很多麻烦，对于这些麻烦所引起的后果，她无法想象。

她什么也不错过，什么也不漏掉。她谨慎小心，从容不迫，准时下了车。她强制自己冷静地看看月台上的几个小卖部窗口（那是些甜橙、巧克力、香烟和廉价书……），她觉得自己先前完全想到了这些东西。

她夹在最后一批人中慢慢走向检票口。这时，她遇到了一群人，他们挡住了去路，在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情。是巨大的喜悦、还是巨大的痛苦——这很难区分。再说，很可能两

者兼而有之。

忽然，在这群人中发现了她在快车里的那位旅伴。同他一道走过检票口的那位太太，现在吊着他的胳膊，同可能来接他们俩的几个女人一起竟相痛哭着。

丽塔不由自主地停下步来。同一瞬间，她遇到了一个男人，一个她所熟悉的男人的目光。他认出了她。他举起胳膊同她打招呼——他没法走出女人们的圈子——并且带着嘲弄的神情微笑着。

丽塔快步走下台阶。

她想，所有这一切该不会是更为糟糕的兆头吧。为什么我一定要碰到这个人呢？难道我也象他一样，脸上显出了问心有愧的神色吗？

二十七

她闭上双眼，好让一切都在她脑海里再过一遍。所有的地点犹如一张很大的市区图上一样，既清楚，又容观

首先在右边停下来。在横穿那条宽阔的街道前，先得停几分钟(这一点地图上没标明)，要等训练有素的警察用他那灵巧的手臂动作把两边的汽车洪流止住，让行人通过，然后才能过去。拐进商店林立的著名大街（人们为它编造了不少神话传说。本来，它应该非常漂亮，非常富有，非常光彩夺目的，以致它没法完全做到同关于自己的传说步调一致）；在这条街后面，再走四个交叉路，到右边的第五个交叉路

口，丽塔来到一条比较安静的街道，她分毫不差地照着大地图上的那条细线走。她对这条细线记得比真正的房子和真正的街道都清楚。她一次路也没问，就来到了曼弗雷德现在的住所前。

这儿是她每天每日梦绕魂依的地方，现在她终于看见了它。

她抑制住自己的惊讶：这栋房子——座落在一条单调的大城市街道上的这栋普普通通的出租公寓——居然会成为人们渴望和外逃的目标。她走进凉爽的走廊，才觉察到外面的炎热。她慢悠悠地顺着铺有已经破损、磨得发亮的漆布的楼梯往上走。她的心跳得越厉害，她就越清楚地认识到：事情不象她想的那么美妙，看来凶多吉少。这是一次冒险，本来你就不该单独冒这个风险的。可是现在要往回走，已经为时太晚。

这时，她已经来到一道安着发亮的姓名牌的门前。她轻轻地揿了一下门铃，便听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站在门口这位身穿黑衣的瘦女人大概就是曼弗雷德的姨母吧。

整个房子都散发出一股酸溜溜的气息，尽管贫穷，却又拚命显得高贵。它小心翼翼地在堕落的边缘支撑着，因为在这条街的后面就是工人住宅区。这栋楼房酸溜溜的气息和发亮的漆布，一直伸进住宅黑洞洞的前厅。现在别人勉强同意丽塔进入的，就是这个住宅。她拘拘束束地走了几步，跨进一个房间。只是在这儿，在比较明亮的灯光下，她才仔细端详这个要求她说明情况的女人。

不错，这就是那位已故的林富尔特太太的妹妹。当然，这是一个遭到命运歧视的妹妹。倘若可以谈到死者的话，那她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要优越。在这个女人的嘴角，除了自我同情和假情假义的悲伤之外，还有一丝胜利的笑容。这付面容可能刚在那儿抽搐着。它表明：比起死去的姐姐来，最终她这个活人明显地占了优势。

"请。"林尔富尔特太太的妹妹说。自外甥住到她家以来，她还是第一次对来客打开房门。

后来，她所有的眼泪其实都是为她走进曼弗雷德房间后几秒钟所见到的那种景象而流的。

曼弗雷德背对着门，坐在一张紧靠窗户的桌旁。他支着两肘，正在看书。他后脑狭长，剪得很短的头发在发旋周围直立着。他男孩般的背部圆圆的。有人开门进屋时（他以为是姨母），他坐在那儿动也不动，不过也没有继续看书，而是在笨拙地准备抵抗。因为听到打招呼，最后他才慢慢转过头来。

他那冷漠无情、心不在焉的目光给丽塔讲述了他在这个房间的生活情况，其内容比他过去给她讲的还要多。

这时，他看见了她。

他闭了闭眼睛，然后又以焕然一新的目光睁开双眼：这是怀疑、惊慌和满怀希望的目光。他走到她面前，举起双臂，好象要把它放到她肩膀上似的。他轻声地说着她的名字。他脸上极其轻松的表情使她感到痛苦。但她还是微笑着、轻轻地抚摩着他的头发。

她到他身边来这件事做得很对。不过接踵而至的是什么，她事先都一清二楚。使她痛苦的是，还得往前迈步，还得说话，还得度过这一天。这一层他也清楚，但这样要好受一些。

这一切持续的时间不长，只发生在他们相对而视时。随后他们就忘了自己刚才还清清楚楚的事情。什么事都可能再次发生。

"你可是变了，"曼弗雷德说。这时，她正坐在独一无二的（放在桌旁的）椅子上，而他则坐在床头上。

她只笑了笑。他们又猛然明白过来，知道自己为什么相爱。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充满巨大痛苦的夜晚和白昼难以决断的白昼在一瞥之中，在轻轻地、也许是偶然地接触到他的手时，顿时灰飞烟灭。

丽塔环顾四周。他母亲几十年白费苦心的事情，后来那个女人，也就是他姨母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办到了。屋子收拾得非常干净。这是一个小小的、无聊透顶的正方形。这时的阳光有半个钟头光景可以射进屋内。能呆在这里的一点灰尘，正在那又长又细的光柱中飞舞着。阳光不声不响地从桌子边跌落下来，白落到曼弗雷德一动不动的手上。尽管如此，这双手却动也不动。

象这样能在那儿呆多久呢？

丽塔刚站起身，曼弗雷德也同时站了起来，真象是按照同一信号行动似的。他们走进姨母房间，也就是曼弗雷德赶忙对丽塔低声说的那个"地狱"。那个女人坐在窗前，被这间

-个神秘莫测、不声不响的太阳照耀着，正在织一条过冬用的黑色羊毛披肩。她心中没有别的，只有对已故姐姐的哀悼。这种悲痛可能要延续好长一段时间。

当她醒悟到这位小姐是从哪儿来的时，便忽然忙着煮起咖啡来。她苍白的眼里也有了些神彩。谁会错过款待和询问一位来自东边的客人的机会呢？

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他们就走了。在外面，当前厅的门在他们身后砰然一声关上时，有好几秒钟，他们都毫不掩饰地相对而视。这就是你在这儿寻找的东西？——你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这不是你要寻找的东西——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

曼弗雷德看着地板。他抓住她的手，牵着她走下楼梯。他们拐了好几个弯，走过凉爽宜人、能发出回音的石头走廊，最后终于到了外面——到了街道的喧嚷声中，到了灼人的高温和中午刺眼的阳光下

"怎么样，"曼弗雷德用嘲弄的口气说，"瞧瞧四周吧，自由世界正在恳求你哩。"

所有钟楼上的大钟都响了十二下。

二十八

"我要在这儿过冬吗？"每次医生查房时，丽塔都这样问他。十月行将过去，阴郁、寒冷的十一月就要来临

"恰恰相反"，医生说，"您没事儿啦。您想到哪儿，

就可以去那儿。”

“是马上吗？”丽塔问。

“估计明天就可以。”

在这最后一个下午，埃尔温·施瓦策巴赫来了。

室内第一次供给暖气。丽塔和她的客人坐在走廊尽头的一间暖房里面。大玻璃窗里茂盛的绿色植物后面是灰色的天空。

丽塔心想，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可是已经知道我马上就要出院了啊。

施瓦策巴赫的话不多，他在沉思默想。他抽着烟，仔细打量四周。丽塔想起什么，就问什么。他从容不迫地回答着，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可问的和可回答的为止。丽塔想，那好吧，我们就沉默吧。她靠在藤安乐椅上倾听着暴风击打着窗户的噼啪声和狂风吹过公园里的那些树木时的呼啸声。有时，风雨暂停，周围便是一片寂静。

“您听我说”，施瓦策巴赫说，“您就从来没想过要跟着他去吗？”

丽塔马上就明白了。

“我跟着他去了。”她毫不迟疑地说。施瓦策巴赫不是那种蒐集多余供词的人。他泰然获悉的那些不愉快的事实，都是直接听到的。

“后来呢？”他迫不及待地问。

丽塔想，谈谈这方面的情况也许会有好处的。恰恰是今

天，正好又是给他讲。从明天开始，她向往已久的一些欢乐和忧愁，又会给她增添麻烦。医生很巧妙地让这种思念之情不断增长，直到它有足够的力量能使她度过这段难熬的日子。这样一来，什么时候还会有人问：你干嘛要做这种或那些事情？再说，她今后什么时候还会去考虑某一个答复呢？

"我记得，"她说，"星期天很热。当时我几乎就没有注意这一点。"

那时候，在街道上简直就象在温度很高的矿井里。有几个象我们一样四处飘泊的人，不坐在桌旁吃午饭，却躲到楼房遮出的那一条窄窄的荫凉地上，因为这些楼房只在下午的时候才会把储存的热气放出来。

另外，这些楼房到处都大同小异。"那边"同我们一样，楼房都是按照同一式样建造的，都是为了同样的人，为了同样的忧愁和同样的欢乐。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它们会与某一地方的其它房子不同。当然，那儿的商业区有更多的玻璃、玻璃纸以及我们甚至连名字也叫不出的商品。这种情况人们事先就知道。这使我感到很高兴。我可以仔细地想象着，我将会多么乐意在这些商店购买东西。

最终这一切都归结到吃、喝、穿、睡。为什么要吃东西呢？我问自己。人们在自己那漂亮异常的住所里干什么？他们坐在这些犹如街道般宽敞的车里往哪儿去？这些人夜晚在入睡前又在想些什么？

"可别这样"，施瓦滨巴赫说，"您按着顺序慢慢讲。您

时才说的事，就是您今天所想的，是吧？"

"不"，丽塔说，"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想的，我记得很清楚。"

他怎么会这样看，是我夸大其词了吗？要是他们都……我从前对我们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是经过多少……的呢？当我同曼弗雷德在一起时，这个问题便销声匿迹，仿佛它已经不答自明。那个问题又，它又重新出现，它从我身上钻了出来，我看着什么，就问什么，什么东西都问。

他们肩并着肩，默默无言地走着，不过谁也不敢……有一次，他的手轻轻地碰到她……的胳膊，她抬头看了看他，看看这是不是有意干的。他带着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同她……眼，对于这种受伤害的自尊心，她太了解啦。

她只好报嘴一笑。

"你知道什么是跳……吗？"他粗声大气地问。这时，他们刚好站在广告柱前，他正用手指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广告。

"不知道"，丽塔说，

"不过我知道，这是一门科学，就是让人们往空中跳，然后根据跳跃的情况来判断他们的性格……"

他自己也感到这种说法不大得体。她轻轻地摇摇头，而他却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这种责备。要是他们一言不发也能过得去，那是再轻松不过的了。

"现在我们该吃点东西啦。"曼弗雷德说。"用不着害

伯，我已经挣钱啦。”他立即觉察到，自己刚才又没说到点子上，慢慢地，他有点生气了。他开始介绍起他们所经过的街道和楼房来。

“算了吧，”丽塔说，“这种事你从来没干过。”

“干过，”他委屈地答道，“我曾经干过，你忘了。”

在河里，他的脸挨着我的脸——他怎么能把那件事拿来作比较？

“我什么也没忘，”她轻声说道。

“您到那边去过吗？”丽塔问埃尔温·施瓦策巴赫。“不过，”他说，“在几年前。”

“那您就知道那儿的情况是怎么样了。不少东西都讨人喜欢，可是人们并不喜欢这些。大家老感到会伤害自己。这比在国外还要糟，因为耳里听见的是本国的语言，在这异地他乡，感到很可怕。”

她也是这样对曼弗雷德讲的，当时正在吃饭，他问她：‘你喜欢这儿吗？

他指的只是这家既时髦、又漂亮的饭店。她的回答涉及的范围很广，不过他总算接受下来了。这个回答冒犯了他，但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当然，”他说，“你还戴着这副政治的有色眼镜。我自己也明白：要摆脱它，并不容易。可是在西德，情况不同，不象这个发狂的柏林那样歇斯底里。我在那儿呆了两个星期，我们到那儿去吧。他们守信用，从一号起我就有工作

了。一切都很顺利。”

“母亲——去世时，我正好在那边。”他勉为其难地说，因为他看到现在不能不谈到这方面的事情。“她到了被安葬时，我才接到父亲的电报。”

即使不是这样，你也不会回来的，对吗？他们把你的花圈放在棺材后面。花圈上写着：安息吧，我亲爱的母亲

那只燕子——丽塔想——对此他一无所知，而且也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事情他不知道啊……

“我们正处在困难时期，”她说。看来，这同他们的谈话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是谁？是我们？”曼弗雷德问。

“所有的人。”她说，“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厂里，我们都感到这一点，比如梅特纳格尔、小汉斯、埃尔米施……”文德兰德的名字她没有提到，尽管如此，她还沉吟了片刻：到底为什么不提呢？“假期我又到了厂里。

曼弗雷德说：“你第一次进厂的时候，他们也是刚好处在困难时期，你还记得吧？”

丽塔真想反驳他几句。你是想说：困难时期老是没完没了吧？想说，不值得等到它结束吧？

“所有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他的语气中并没有痛苦的感情。“我根本不愿意再想这些，不愿意再想这些毫无意义的困难，不愿意再想这些只要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绩便夸大其词、长篇大论的自吹自擂，也不愿意再想这些自相残杀。我现在找到了工作，别的人会专门为我排除障碍，这是我求之

不久的时。而在那边我想不会有人中好事——无论如何在我这辈子不会有。你会看到的，这样就很中我们的意。”

我们？丽塔想。我呀，根本谈不上。也许我还是该在“那边”当个女教员吧？

那么，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呢？

有时她自己也想，梅特纳格尔是白费力气。他想得很多，可是做到的却很少。正因为如此，所以她不忍心抛弃他——“气”在话语之中没有，甚至她连怀疑也没表示过。

“你想一想，”她对曼弗雷德说（她清楚地感到，现在正是一个不得体的时候）“前不久组里可能有两个人走掉，因为他们超出了定额的百分之二百！”

“啊！”他惊愕着，感到很难装出一点点起码的兴趣来。

丽塔又转过身来对着施瓦策巴赫。丽塔在两句话之间的长时间停顿并不妨碍他。他没想到她会对他和盘托出。他既不发问，也不打断她的话。他似乎是在等着听到某种确定不移的东西。

“当时我把整个事件的情况都讲了，至于它的结局我自己也不清楚。”丽塔说，“直到现在我都无法想象，所有这些会怎样收场。”

梅特纳格尔和埃尔米施最后闹翻了。从表面上看，似乎还是那个老问题：梅特纳格尔争的是工厂的利益，而埃尔米施则是尽量给他那个小组捞好处。一切都好象是旧话重提。如果说一年前梅特纳格尔要求的是每天十个窗框、而不是八个

的话，那么现在他要求的则是每天十二个，而不是十个了。“这个我相信”埃尔米施话中带刺，“明年你又会说十四个了！”——“不错！”梅特纳格尔宣称，“那你就等着瞧吧！”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这种习以为常的争吵中的新特点：尽管梅特纳格尔争得面红耳赤，但他却非常注意，不要伤害埃尔米施的感情；而埃尔米施哩，虽然他寸步不让，但他却比以前平静多了。那么，这是不是还在为两个窗框的事情争吵呢？

“我摸不着头脑，”丽塔对施瓦策巴赫说，“在什么情况下该讲话，什么情况下又该沉默呢？有一天，我看到霍斯特·鲁道夫——我们组里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男子汉，他挣的钱首屈一指，风流韵事也最多——看到他十四分钟就交上一个窗框。这简直是在耍魔术。额定时间是九十分钟啊。那他把剩下的七十六分钟拿来干什么呢？我这样问他。‘好家伙’，他说，‘住嘴！对谁也别讲你看到的事情！’——事实上我也没对任何人谈起过这件事。”

“就连对梅特纳格尔也没讲过？”施瓦策巴赫问。

“对他我什么都用不着讲，他全知道。他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可我自从见到那件事情以后，心里就再也没法平静。他们就是那样，不管谁对我们讲：我们需要时间，只需要时间，以后他们就再也不能指责我们了……那时，每当我走过工作台时，老要扪心自问：每天我们有多少如同我们生命一样的宝贵时间在这儿被忽视了——白白地失去？

“后来我才发现，别的人也有同感。同曼弗雷德坐在一

起时，我一点儿也没给他讲起这件事。我不知道结局如何，不过我却看到，谁都在回避梅特纳格尔。这使我感到难受，我把这讲给了曼弗雷德听。”

“甚至党委书记都训斥他。”在服务员放汤时，她对曼弗雷德讲，“他说：‘收起你那些过火的作法吧。你把我的人都赶到西方去啦。’”

“看在上帝面上——别这么大声！”曼弗雷德低声道。“原来这样”，她说着，又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你自己也变啦。”

说完，她便默然不语，喝起汤来。

她听到这间朴素、舒适的屋子里的所有声音都很大。她听见邻座的一位母亲在用一种宽宏大量的口气责骂自己的孩子：“小英格，不要说‘这女人’，要说‘这阿姨’。”

“不过要请您原谅，孩子总归是孩子！”——她听到厨房活动桌板后面杯盘碗盏的丁当声和服务员轻轻的脚步声，在这里，光线透过鹅黄色的窗帘射进来，显得暗淡，要是事先不知道——人们不会相信在外面，城市正处在烈日之下，

曼弗雷德无法容忍在他们之间象这样一直沉默下去，他小心翼翼地说：“你在想什么？”

“你还记得，”丽塔问，“我们有时候对成年人的习惯感到害怕，大家都决心永不随俗浮沉吗？如今我有时担心，就是我自己也可能会对这些最糟糕的事情习以为常的。还有你也是这样。”

“习惯于什么样的事？”他问。

“啊，”她说，“什么都可能。譬如：想的一套，说的一套；能够办到的事情不去办；现在拥有的炸弹，要把地球炸掉，绰绰有余；一个人，有一个女子钟情于他，而他却会被别人永远赶走，最后只留下一封信：永远记住……”

“丽塔，”曼弗雷德说，“朋友！难道你以为我的日子容易？以为从那以后我有过一分钟真正的快乐？你管得太宽啦，你会把一切，把你的工厂、炸弹和我弄得一塌糊涂的。要是你呆在我身边，我会把一切都重新搞好的。也许你现在还不太清楚，什么东西对你最合适。难道你这一次就信不过我吗？有首歌词写道：我要随你穿越森林和海洋，踏过冰雪，穿刀山、过剑林，冲过敌军的营垒……”

他是想开个玩笑。丽塔默不作声。她闷闷不乐地想，这些人在想出这些歌曲时，他们究竟知道什么呢。好一个冰雪、刀山、剑林和敌军的营垒！可是他们找到了些什么样的歌曲来歌唱今日、歌唱这座城市、歌唱他们俩——歌唱既不穿越巨大的空间、也不分别踏过冰雪和刀山剑林，而是毫无希望地坐在一起、坐在这张桌旁的这两位呢？

丽塔吃的肯定是第一流的饭食，可她后来却再也不去想她吃的是什么了。她拒绝现在就喝酒，而曼弗雷德也立即随声附和：反正来日方长。

吃完饭，他们走出餐馆，又到了高温下。丽塔发现，这里的一切已经开始使她感到自己力不从心。难道这整个热气回荡的城市就没有他们俩立足之地吗？

"这儿没有公园?"她问。

"不完全是公园，是绿色地带。"

"我们到那儿去吧。"

后来她想：我们真该留在街上。街道总归是街道，人们知道对它们能有什么指望。可是这儿，却根本不是公园。几根树木和一些灌木丛——桦树、椴树、芙蓬和丁香——已经度过了它们今年最好的时光。它们满是灰白的尘土，它们的叶子就象薄薄的羊皮纸似的在高温下翻卷着。尽管没有一丝风影，但在有人走过时，它们却沙沙作响。唯一的色彩是刷成五颜六色的长椅，这些长椅已经被老人和带有儿童车的年轻妈妈占据。

情侣们往哪儿去呢?

丽塔和曼弗雷德与疲惫不堪、沉默寡言的人们同坐一张长椅。他们不敢抬头看一看，他们彼此都感到惭愧，想到去年夏天那些纯朴的、已经永远消失的欢乐，真叫人痛苦。

"所有这些人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曼弗雷德激动地问。"一个没有后方的城市，我告诉你，真残酷!"

"你要把这个责任推到我身上吗?"丽塔问。

曼弗雷德马上就恢复了常态。"你，"他说，"你原谅我吧。我自己也发狂了。事实上，人人都会发狂的。我们停止相互指责吧，就仿佛我们是敌似的！这简直可笑。"

他吓了一跳。他看到他们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吓这一跳使他变得坦率了。

但是他这种坦率却夺去了她的希望。她看到：他打退堂

鼓了，既可爱、也可恨的人，可以四海为家。他之所以出走，并非出于抗议。他一出走，就毁了自己。没有新的尝试；一切尝试的结局就是……从现在起，我们所做的事情再也不会有用。

可是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她却对这种想法感到绝望。因为当他还在我身边时，就已经产生了那些念头。

而我，我却不能把他给挽留住。

在战争中，最后几个小时的损失尤其惨重。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惨重的是，在我们途中这最后的损失。

丽塔寻思道：难道说一位姑娘失去自己的恋人就是非同小可的事情？难道说这就会使人绝望？不！她自言自语道。如果说要抛弃我，去爱上别的姑娘，那我就只好相信我的自尊心了。也许他不会抛弃我，我在那里很安全。可是，人们到底该信赖什么，该信赖哪方面的本能和哪一种可靠性呢？他对一位姑娘讲：

"我爱你，永远爱你，不爱别人，我知道自己说的话。在你以前，我没对女孩子说过这种话。我请求你一道走，这是不是太过分呢？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把眼睛闭一闭，只要听听几个名字就行：黑森林、莱因河、博登湖①。难道这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难道这不也是德意志吗？在你看来，难道这只不过是一个传说，或者是你地理书上的一页？要是你一点

① 这里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因为上述森林、河流和湖泊均在该国境内或部分属于该国。

也不想这些，难道就不会感到不自然？甚至连一次也没想过？你竟然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

他每说一句，她的生命力就消失一分。她从来没象现在这样软弱，也从来没象现在这样痛不欲生。啊，对她从现在起就会到达的所有地方的向往，对将会印到他脑海里的那些不可企及的风土人情的渴望，对整个完美的共同生活的憧憬向她袭来，几乎将她毁掉。在世界上，谁有权力让一个人——哪怕只有一个也吧——就同往常一样，作出这样的抉择，总要求一个人有所取舍。

她相信自己现在对这个陌生的城市、对一个大城市的这个陌生部分的了解，比某些长年住在本地的人更多。它虽然被普通的黎民百姓所居住，但却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它的日日夜夜同其它地方不一样，是由别的材料，即由外国生活的材料所组成。为了每日每时同无秩序状态、同混乱保持一定的距离，几百万人的努力对于这一地区是不大够的。这是一个拥抱在瞬息怀抱里的城市，是一个害怕现实不可避免的来临的城市。经过千百次检验的、没人要的东西，在这儿又一次象价廉物美的商品被投放到市场上。而任凭这种大拍卖摆布的人，却没注意到，他只不过是在检阅几个精于算计的形象而已……

"你现在是在哪儿？"曼弗雷德问她，他满面笑容。

"别把事情说得太神啦。出了什么事？我反正已经在这儿了。人们给我提供优惠。我呆下来——这是正常的。"

"四海为家，"丽塔说，"可就不同我们在一起。你知

道，你母亲炫耀自己直接约请了招徕你的那两个人吗？你还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吧？知道她之所以生病，是由于对毫无希望的生活感到绝望吗？知道因为你看不起她，所以你应当使她获得自我辩解的机会吗？——你还知道文德兰德说什么啦？他说：这件事，对有些人我原谅，可不原谅他，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偏偏是文德兰德！”曼弗雷德怒火满腔地叫道。不再毫无必要地互相伤害的默契成了一纸空文。“就是这家伙！他应该明白出了什么事！他并不依靠报纸，他是靠窥视内幕。难道说你也以为我没有充满过希望吗？我也未曾想过人们会把弊病从世界上连根拔掉吗？然而，这种弊病盘根错节，无法铲除。继续往下干，这也许是高尚的。可是，如果没有信念，高尚就会变成怪相。

“你以终身观看溜须拍马是一种乐趣吗？你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而我却不是。这就是区别。

“在这儿，我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在这儿，我作好一切准备。在那边，谁知道还要等待多久，事实才会在娓娓动听的话语后面出现。这些事实就是：社会主义者是装不出来的。如果要强迫某人这样做，那他就做出一副滑稽可笑的怪模样，最后他又回来了，回到了他应该去的地方——过起养尊处优的生活来。你的文德兰德我倒是同情，真的，我同情他！”

“那你为什么对他火冒三丈呢？”丽塔轻声问。

这个问题使他很恼火。他真想揍她一顿。她还从来没见

过他这种发狂似的绝望。在这一瞬间，他猛然明白过来：他所经历过的、而且现在还在诅咒着的生活，再也不会弃他而去。这使他发了狂。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要把对自己所感到的那种无聊乏味的失望——受不了更为冷酷无情、更为严格的生活的压力——转嫁给他人。

丽塔心想，要是我同他一道走，那我不仅害了我自己，也害了他，而且更多的是害了他。

"在那儿也许什么都好办，"丽塔对施瓦策巴赫说，"只要他们装作'野蛮人'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只要他们挨饿，只要他们的女人有一双哭红的眼睛。可他们却觉得这样很舒服。他们倒是可怜起我们来了。他们想：在这个国家谁有钱，谁没钱，这种事任何人一眼就要看到。一年前我或许会同曼弗雷德一道走的，他到哪儿，我去哪儿。今天嘛……"

这就是施瓦策巴赫想要了解的事情。"今天哩？"他急切地问。

丽塔沉吟片刻。"我去探望曼弗雷德回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是八月十三日①。"她说着，并没有直接回答施瓦策巴赫的问题。"清晨，我听到第一次新闻广播就跑进厂里。当我看到并非我一个人这样做时，我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星期天都进厂来。有些人被叫来了，而另一些人却没有。"

① 指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这一天民主德国采取边界措施，在东、西柏林之间筑起了柏林墙。

施瓦策巴赫知道她想说什么。这同他自己、同他们在那个星期天所经历的事情没多大差别。

"难道您不爱他？"埃尔温·施瓦策巴赫问，"不是有很多姑娘只是一味盲目地打听这些吗？为什么您就不呢？"

就好象我没有试过这些似的。有多少个夜晚我辗转反侧，试着生活在"那面"，在他身边；有多少个白天，我煞费苦心。可是外地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更何况这儿的一切都又热情、又亲切哩。

"一次伟大历史运动的这种吸引力……"埃尔温·施瓦策巴赫边说边点头。丽塔忍俊不禁，就连他也笑了。

可是到底谁在说，她并不见得在当时、在曼弗雷德身边、在这个可怜的公园里就会有类似的感觉呢？

他们就象迷路的人一样，在几条路上来回走着。最后他们站在一个壁龛前。壁龛四周是修剪过的灌木丛。丽塔累得要死，她靠在一棵树上。曼弗雷德站在她面前，他的两手放在她的脸颊两边，撑在树干上。他们相互凝视着，对周遭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树木和胳膊组成的四方形，只把他们俩围在中间。这工夫，在这小小的四方形之外，什么动静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克勒奥帕特拉在干什么？"他轻声问。

"它吃食不多。"

"你用切成碎块的马铃薯试一试好吗？"

"你说得对。我试试看。"

他们相视而笑。他们已经开始摆脱对方，往后退。现在他们脸上露出了笑容。不错，你还是那样，还是那时每晚站在公路边那棵乱蓬蓬的树旁——那棵微风摇曳的、可笑的柳树旁的那个人。你的胳膊太长，脑袋长得象鸟的头。啊，你的一切情况当时我马上就知道了。我并没有进行这样的选择：是到你那儿去呢，还是不去。如果说平生只有一次——我相信只有一次——那么这一次我已经历过了，而且你也经历过了，不是吗？

他们都笑了。爱弗雷德把脸放到她头发上。他紧紧捏着她的双手。丽塔开始颤抖着。她把头往回缩，缩到透过稀稀落落的树枝能看到夏日午后那淡淡的天空时为止。一切如故。这是他的手，这是他皮肤的气味。这是他的声音。可这种声音现在连他自己都感到十分陌生。

在我们与世界之间已经筑起了一道无声的绿色高墙。世界——世界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你呀，我的上帝，我们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一种声音就已足够，一种微弱的、呀呀欢叫的童音——他们觉得过了好久——穿过这道高墙：快好，快好，小乖鹅，一切都会好；小猫有只小尾巴，一切都会好。快好，快好，小老鼠，一百年内全没了①……

一百年内，我真想笑。这儿并没有高墙，只有你和我，还有唱着这首傻乎乎的歌曲的微弱声音。她快步走出这个该

① 这是德国一首小儿啼哭时哄孩子的歌谣。

死的公园，走到就近的一条街上。他跟着她，到了这条街上才赶上她。

他们走到街道对面阴凉的一边，默默无言地并肩走着。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最后碰到一家干干净净、设在屋前花园里的小咖啡馆。阳伞象朵巨大的蛤蟆菌，他们就坐到这阳伞下面的一张小巧玲珑的圆桌旁。阳伞今天业已完成使命。太阳已经落到这栋四层楼房的屋顶后面。楼房的底层就是咖啡馆。

他们一面吃冰淇淋，一面看着那熙来攘往、只顾自己的人们。他们太累，已经没有精力再来考虑自己的事情。他们知道：不是现在，就是明、后天，痛苦又会卷土重来，它会在你心中扎根，会慢慢教训你，会使你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现在他们都精疲力竭、麻木不仁。这倒是一种短暂的恩赐。他们把滚到自己桌下的球很客气地还给了一个小孩，他们彬彬有礼地听着孩子母亲的道歉，满面笑容地答应一个热心人的请求——他正好今天下午在这家咖啡馆安排了一次同所有亲戚的盛大聚会——他把他们桌旁剩下来的那张椅子搬走，把它搬到全家团聚的那张大桌旁。

他们一直沉默着，真怕大家不会再讲话了。他们坐在那儿一声不吭，看来似乎他们再也不会动弹一下。如今，他们俩都认识自己的道路，然而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们却不知道。

在那张合家团聚的桌旁人声喧哗。"服务员！"那个热心人怒冲冲地叫道。唯一的女招待这时有好多事要忙。她赶紧

走到等得不耐烦的客人桌前。"我们专门把叔叔从占领区接来，"那个人说，"您以为我们是要在这儿给他看看这样糟糕的服务吗？"——"从占领区？"女招待忙问，同时瞥了热心人的叔叔一眼。他从乡下来，身上还穿着深蓝色的西服，汗流满面。"从那边来？哪个城？""赫尔曼斯多尔夫。"老人说。女招待满脸绯红。不可能！她也来自同一地方。她走到同乡的椅子后面，用手扶在她不应当扶的靠背上。然而，欢乐战胜了刚才还在对女招待进行的训斥。不，他不知道她那个村。不过，同她那个村来的席尔巴赫——同这个人他倒是在一个部队呆过。女招待自离开村子以后，就从没想到过席尔巴赫，现在她却忽然对他发生了兴趣。——收成呢？还好吧？——当然，今年也许要好一些。——那您还要回去？——除了这条路，还有别的什么办法？除此之外，我能到哪儿去呢？"——"小姐，"热心人说，"按照人之常情，我是能够理解您的。我们再一次看到，世界就是一个村庄。甚至自由世界也是。"他笑着说，"可您却让自己的同乡受渴了。"她转身就走，一面走一面对老人说："如今男人都是饭桶……"

丽塔把背倚在椅子的靠背上。天啦，现在已经月儿高悬！一弯几乎透明的、镶上流苏的新月，高高地挂在渐近傍晚时那浅绿色的天空中。那尚未到来的夜晚将随着月亮的出现逐渐来临。

当月亮悄悄地变得清晰可见时，空气也可能有了变化。现在它散发出一种轻松的气息，一种过于轻松的气息。人们

不是在肺里感到它。为了不在空虚之中窒息，总要补吸一口气。这种空气使每一个人都注意到，自己没有能力把欢乐或痛苦从一个人引向另一个人。

这尘土飞扬、寂然无声的城市突然象浸入水中似的，这一层只是它自己还不知道。在它上空，月儿高挂，这是现实世界的一盏惨淡的灯光。除此之外，没有声响，也没有灯光。现在，有时突然出现的霓虹灯广告，都是神秘的代号，无法看懂。这些广告是：请购萨拉曼德尔①——内克尔曼②提供一切——4711③备有现货。

这正是傍晚时分。

二十九

在玻璃走廊里，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雨小啦，"施瓦策巴赫说，"我可以走啦。"

但他们仍然在原地呆着。

过了一会儿，丽塔说："有时我在考虑：世界是否可以用我们的尺度来衡量呢？如果是，那么是用好与坏这个尺度吗？世界不是很简单——没什么了不起？"

她想，我不呆在曼弗雷德身边，这样做也许是毫无意义的。要是这样，任何牺牲都没有意义。正如他说的那样：比

① 萨拉曼德尔：西德一家有名的制鞋公司，这里是指各类萨拉曼德尔牌的鞋子。

② 内克尔曼：西德一家有名的邮售商品。

③ 4711：科隆香水的代号。

赛依旧，规则已变。心照不宣的人会心的微笑胜过一切……

施瓦策巴赫很明白她的意思。然而就连他也不正面回答她。

"您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到您这儿来吗？"他问。"我想知道：时时刻刻，在任何情况下说出人们认识到的真理，是否有意义。"

"您想听的就是关于我的这件事情吗？"

"对，"施瓦策巴赫说，"这个我已经听到了。"

"出了什么事？"丽塔说，"您干嘛怀疑呢？"

施瓦策巴赫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回答她。"我拿不准。"他说。"您是知道这种情况的：有时候，一下子什么事都来了。"他在教育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论述课堂上的教条主义。他描述了教师错误的方法，也包括他们学院在内。他写道：有些人还在搞强迫命令，而不去做说服工作。可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只会鹦鹉学舌的人，而是社会主义者。

"是呀，"丽塔说。"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施瓦策巴赫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差不多已经变得高兴起来。这篇文章和接踵而至的麻烦，再也不使他感到忧心忡忡。当然，为了掩饰他感到自己遭到攻击这一事实，有人曾对他讲：那你现在不是正该写一写这件事情吗？我们不是正处在一种禁止说出一切的特殊形势下吗？

就连曼戈尔德也出场了。

他以为自己的时机已经到来。他说，施瓦策巴赫老犯政治狂热病。

丽塔心想，怀疑他的那些人比他更有力量。施瓦策巴赫仿佛猜到了她的心思，他想："他们还会心安理得地开几次大会，还会骂我的。而我想到的是：您多么渴望真诚。我要说：不错，我们正处于一种特殊的形势下。我们第一次能够正视真理了。不能把沉重说成轻松，也不能把黑暗说成光明。不能滥用人们的信任。我们所赢得的是极其珍贵的东西。策略固然要讲，但这只不过是通往真理的手法。

"社会主义并不是变魔术的咒语。有时我们自以为改头换面，用个新的名称就能改变什么东西。如今您给我证实了：纯粹的、毫不掩饰的真理，只有它才是长期启迪人们心扉的钥匙。为什么我们要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搁在一边呢？"

"不。"丽塔几乎带着一种惊恐的神情说。"你把我的报告估计过高啦。"

施瓦策巴赫笑了笑。"我明白您的意思。"他说。

现在，他站起身来。窗前已经漆黑一片。一位护士顺着走道把灯打开。她看见他们，点点头，然后又继续往前走。这时，在这巨大的楼房里，他们俩听到的只是寂静。最后，施瓦策巴赫终于开了口："您带我到公共汽车站去，好吗？"

丽塔没有回答，她没有听到他的问话。

"现在我们该喝酒啦，不是吗？"曼弗雷德说。丽塔点点头。她看着他从疲于奔命的女招待手里接过瓶子就自己斟起酒来。酒呈黄绿色，它那扑鼻的芳香和轻微的酸味已经寓于

颜色之中。她想，这是月亮酒、夜间酒、纪念酒……

"我们为什么东西干杯呢？"他问。因为没得到她的回答，所以他举起酒杯，"为你干杯，为你的那些小小的过失和它们引起的严重后果干杯。"

"我为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干杯。"她说。她为再也不会有什么事干杯。

把一瓶酒都喝干之后，他们便离开了那个还被热心人一家占据着的咖啡馆。他们顺着街道往前走，到了一个很大的圆形广场，广场远离闹市，现在差不多已经空寂无人。他们站在广场边，似乎怕打破它的宁静。广场上空一种绚丽多姿、引人注目的色彩把他们的目光引向天上。正好在他们头上有一道横穿广场的、白昼与黑夜的分界线。云雾从已经变得灰白的夜幕一边，移向还亮着的白昼一边，而这一边也正消逝在天上的五色斑斓之中。下面——还是上面？——是玻璃绿，在颜色最深的地方，甚至还是蓝色。他们脚下的一小块土地是人行道上的石块，大不过一平米，这块土地也在逐渐转向黑夜一边。

过去，情侣们在分手前都找一颗星星，这样，晚上他们的目光就可以在这颗星星上面相遇。可我们该寻找什么呢？

"至少他们没法把天空分开吧。"曼弗雷德嘲讽道。

天空吗？是指这整个充满希望和思念、爱情和悲伤的天空吗？"可是，"她轻声说，"天空是最先分裂的。"

火车站就在附近。他们穿过一条狭长的横街，就来到火车站。曼弗雷德停下步来。"你的箱子哩！"他看到她不会再

回去了。"我把它送给你。"她要用的东西，都在手提包里。

他们来到晚上最拥挤的地方。他们被人撞着、挤着、彼此被挤开。为了不至于现在就失去她，他不得不紧紧挽住她。他用手轻轻地抓着她的膀子，把她推到自己身前。在他们到达车站大厅之前，谁也没有看清对方的表情。

现在没有决定下来的东西，他们以后也没法决定。现在没说的话，他们以后也没法再说。现在彼此不了解的事情，他们今后也不可能了解到。

给他们留下的，只是这种如释重负的、苍白的、既不抱有希望、也无绝望神情的目光。

丽塔把他衣服上面的一根细线拿掉。卖花的小贩仔细研究过什么时候可以打扰依依惜别的情侣。这时，他走到他们面前。"买束花好吗？"丽塔赶忙摇摇头。那个卖花的小贩退了回去。对于情侣分别时的心理研究，就是对这位经验丰富的卖花人来说，也真是永无止境啊。

曼弗雷德看看表。他们的时间都经过精心安排。"走吧。"他说。他同她一道走到检票口。在那里，他们又停下步来。他们的右面，是一道通往站台的上行洪流；他们的左面，是回到城里的洪流。他们不能老站在自己的小岛上。"走吧。"曼弗雷德说。

她还在看着他。

他微笑着（当她想到他时，应当看到他的微笑）。"再见吧，棕色姑娘。"他深情地说。有一瞬间，丽塔把头伏在他的胸膛上。几个星期后，当他闭上眼睛时，还感到那股轻轻

地压在自己胸脯上的力量。

然后，她进了检票口，可能就顺着台阶往上走了。看来她是坐了一站路的车，才到了真正的火车站。现在这一切都能轻而易举、迅速异常地交错进行，对此，他并不感到奇怪。她那趟车已经到了，上面的人不多。她不慌不忙地走上火车坐下，这时，他们的车已经开动。事情只能如此。

哪怕克服最小的障碍，哪怕作出任何一个无关紧要的决定，现在都已超过了她的能力范围。

她睡不着，但也并不十分清醒，过了好一会儿，她感到的第一个东西，是在一片漆黑的土地上的一个水面明亮、一平如镜的池塘。它把还留在天上的一点亮光全都吸收过来，然后再加倍地反射出去。

丽塔心想，真怪，在如此黑暗的时候，居然有这么神圣的东西。

三 十

丽塔回到这个充满罗唆事的城市那天，一切都显得冷淡、漠然。这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它距秋天分手时的悲伤和冬天显而易见的轻松愉快同样遥远。这位姑娘——两个多月不在家，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可以说是郑重其事地迁入了她的旧居，仿佛是要重申早已作出的决定，或者永远强调这个决定似的。

她知道自己经历过的是什么，也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

这是她在此以前所经历过的唯一的、当然也是不能估计过高的变化。

她独自一人走过大街小巷，谁也不认识，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这并不使她感到难受。这是中午商店关门前最热闹的时候。但她却对大街上的人声喧哗感到奇怪。她几乎没有勇气走到人群之中。她的感官需要有时间来重新习惯这刺耳的嘈杂声、刺眼的颜色和刺鼻的气味。

看来，这些人要一辈子忍受这种喧嚷和拥挤了？她对自己感到好笑。她笑自己那乡下姑娘的想法。也许明天她就会用城市居民的眼光来重新看待这个城市了。不过，曾经有那么一次，也是在这种刺眼的强光下，她象今天一样看见过这个城市。这种经历留下的残影暗线在她心中将永志不忘。

她经历了一些倒霉的日子，这没什么好说的。她身体很好。她不知道——就象我们当中有不少人不知道这种事样——自己需要有何种内心的勇气，每日每时来重新正视这种生活，同时又不至于失望或者让自己失望。也许人们以后会明白，后代的命运就系于无数普通人这种内心的勇气——这是一个既长久、又困难，既咄咄逼人、又充满希望的历史性时刻。

就这样，丽塔又站到她那个阁楼的窗户旁，用习惯性的动作把窗帘推向一边，打开窗户（啊，这股秋天的气息和烟味呀！），把胳膊支在窗框上，头就放在胳膊上。这是一连串习惯性的动作。此时，她难免又要把很久以前在这里中断了的想法再弄个水落石出。同刚过去不太久的那个八月天一

样，对岸的柳树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都倒向一个方向——倒向陆地——她甚至以为又听到了当初闯入她耳鼓的机车那扑哧扑哧声。

如今她觉得，除了这种扑哧声外，成天听不到别的声音。她还知道，她相信自己正受到某个无法避免的主管部门那极其冷漠无情的目光跟踪。当时，她同曼弗雷德分别还不到三个星期，她就懂得：诗人笔下的伟大情侣至死不向分离低头，不在冷漠无情的平庸日子面前退步。叫人窒息的清醒使她四肢麻木，神思恍惚，意志衰弱。那些可靠性的范围过去非常广阔，现在却痛苦不堪地变得狭窄起来。她小心谨慎地观看着这个范围，时刻准备着新的倒塌。是什么东西还在坚持着？

机车的扑哧声把当时还存在于她身上的各种生活的可能性，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如今她再也不怕承认，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她将毁掉——事决非偶然了。她看见两节沉重的绿色车厢正在不停地、平静地、确定无疑地迎面驶来。她感到它们正是冲着她来的，而且也知道：她自己正在谋害自己。她下意识地准备作最后一次的逃跑；再也不是出于绝望的爱情，而是出于一种对于爱情象所有的东西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时所感到的绝望。

因此，当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她哭了。她知道自己被人救了时，她哭了。今天她几乎感到恶心，她不喜欢设想自己又回到那病态的心境之中。她把时间都花在自己的工作上。这样，她又获得了能够直言不讳的巨大力量。

丽塔从窗户走回来，开始取出箱子里的东西。她一件一件地拿到手里，把所有的物品都在屋里摊开。有些东西她忽然感到不满意了。她还有钱，这是她在厂里干活挣来的。明天她要去买条裙子，买两件时髦的胸衣。她要把玛丽昂带去，免得出偏差。她拿起放在箱子底层的小镜子，她坐在床沿上，把镜子放在手里，让它有足够的光线，然后全神贯注地看着里面。她想，我好久没照镜子啦。镜子里显得很丑，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出现。她用手捺了一下眉毛，真是毫无办法。她检查了一下眼角，眼泪没留下任何痕迹。她看着自己的面孔，一个厘米一个厘米地看，看着脸颊上的线条，看着下巴。她脸上不知不觉地浮现出一丝笑容，眼里留下了一种全新的表情。她的体验都集中到了这里。

她还是那么年轻，这一点她看到了。

她没听见有人走上楼梯、小心翼翼地按着门的把手。当赫尔富尔特先生在门口出现时，她才抬起头来。刚开始，他想退出去——他没想到她已经到了——可是紧接着，他就象送上一个证件似的，急急忙忙递上一张他本来想给她放到桌子上的纸条。另外，他还把小龟克勒奥帕特拉放在一个纸板匣子里也带了来。这只动物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女主人出走的日子。

纸条是梅特纳格尔写的。丽塔念道："你回来时，来看我一下。我病了，躺在家里。"

"这个人累垮了。"赫尔富尔特先生说。"提拔他当了工长，就是说他已经志得意满。这下他该安静下来了吧。他可不，继

续大发雷霆，最后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大家把他放在救护车上送出了工厂。”

如果这是真的，那我得立即去他那儿。

丽塔从赫尔富尔特先生手里接过乌龟，把它放到它原来呆的角落里。她把箱子从椅子上拿下来。“您请坐。”她说。

赫尔富尔特先生不想打扰她，不过他也就不客气了。

丽塔看着他尽管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镜子，但却老坐在那里。要是从前就认识他的话，对开始堕落的这些小小的征兆是不会看不到的。甚至连人们一辈子也不让流出的眼泪，也会留下痕迹。

过了一会，丽塔说：“从现在起，以后我要付房租。”

赫尔富尔特勃然大怒。这真不象话！他绝不会接受一个几乎成为……不管怎样，她不该伤他的心。

丽塔说，她宁可这样，赫尔富尔特先生又平静下来。

“您是——恕我直言——一位怪人。”他说。“就连我死去的妻子也有好多地方对您感到不可理解。当然，她也有她的脾气……我毫无保留地把您当作我们家的成员，我的看法同您一样，看样子，我没能做到在您心中唤起同样的感情。”

丽塔心里明白，赫尔富尔特先生是个懦弱的人，他需要一个能倾听他不断解释真象的听众。有一次，在那天夜里，也就是在他太太死去之前，她真诚地看着他，她的真诚使他难受得心都快要碎了。然而，这种心情他并没持续多久。

他说，他曾经相信，在她和曼弗雷德之间一切都会重归于好的。在那个星期天，也就是当她突然出门时，她肯定知

道，他重新获得了希望。因为谁会与他对于一下子失去妻子和儿子抱有同感？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儿子不再是你的儿子呢？丽塔心里想着，但并没说出口。

"您的归来，"赫尔富尔特先生说，"对我来说——我直说吧——至今还是一个谜。您可能认为我守旧吧，不过在我那个时候，爱情比现在更有浪漫习气，而且是更加无条件的。当然，现在也是这样。"

丽塔想起此人的结婚照来，她沉默着。现在除了沉默，还能做什么呢？

赫尔富尔特先生把她的沉默理解错了。"您千万别以为，"他赌咒发誓道，"我会滥用我对您柏林之行的了解来坑害您！"

丽塔看着他。不，她没想到他会干这种事。赫尔富尔特先生大可放心。可是我的不安并不能马上就平息下来。她促使他想到一个新的问题。

"为什么我儿子恨我呢？"他问。

丽塔惊奇地看着他。他真的想知道其中的原由吗？啊，不。他是想抱怨自己不应受到的这种老年人的孤独。这个人永远也不会说真话。

赫尔富尔特先生还在不断吐露压在他心头的忧愁。"您瞧，"他说，"谁都有犯错误的权利。事先谁会知道他是否对情况估计有误呢？事后要责备上了年岁的人犯错误，那是很容易的！亲爱的丽塔小姐——我认识生活。孩子们经常重复

他们父辈的错误。而最终哩，我们都会以同样方式跌到泥坑里去。”

因为他最近以来看到了生活使人厌恶的东西，所以就以为认识了生活。

“他再也不恨您了，”丽塔说，“真的不恨。”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是没法禁止的。我要保护这些孩子免遭父亲的谴责。

赫尔富尔特先生感到他该走啦。他轻轻地叹息着站起身来。厄运使人痛苦难熬。他是一个经受过严峻考验的男子汉，能超凡脱俗。他无可奈何地同姑娘握手告别。而这时，姑娘却怀着一种年轻人的固执，不愿意去理解他的心情。在下面，在他那巨大的、空荡荡的寓所里，悲痛又会攫住他。可是有片刻工夫，他还是赫尔富尔特先生——是一个男子汉，一个注意自己名誉的男子汉。

走以前，他又猛然想起什么。前不久他碰到施瓦贝先生——鲁迪·施瓦贝先生，她知道，就是那位在学生会的私人联络员，这个人作为他儿子的老朋友，他当然熟悉。他这个人并不坏。由于曼弗雷德的事情，他可能遇到了麻烦。不管怎样，他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今天的某些粗暴行为给压制住。(丽塔想起这些话来：“你的朋友？可惜我们不得不注销他的学籍……”当时认识到他这些话说得不对的人在干什么呢？)赫尔富尔特先生说：“现在您看到了，如今的命运取决于什么样的偶然性，而不管一个人在某一时刻情绪好坏与否。”

这个鲁迪·施瓦贝啊，当初他们在教授家的社交活动

中，把他象条笨狗似的驱得团团转。在这段时间他是否真的明白什么了？或者他是否孜孜不倦、始终不渝地朝着一个新的口号前进呢？

但她说的却是另一回事，仿佛她这全部时间都没想到别的事情似的。她问："那么罗尔夫·梅特纳格尔呢？人们是否也把当初牺牲了他那工长职位的偶然性也从档案中一笔勾销了？"

"我求求您！"赫尔富尔特先生客气地、毫无表情地说。"三千马克！区区小事！"说完，他终于走了。

丽塔动身去看罗尔夫·梅特纳格尔。这位老先生又一次——在他一生中有多少次啊——累垮了。人们甚至可以预料，这样一个人需要多久就会振作起来——这种人从不站在避风的角落，带着小商贩的表情，摊开手掌向生活乞讨着：我要什么。他从不斤斤计较自己的债权，对自己的债务人总是落落大方。他也不吝惜自己唯一的财产——工作的力量——仿佛他是永不疲倦的。

丽塔不会忘记，梅特纳格尔的老对手赫伯尔·库尔怎样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监视他。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他再次提出的完成更高定额的要求，会对小组带来什么后果。在大家象躲避会带来传染病菌的人一样避开他时，赫伯特·库尔还故意对他冷嘲热讽地评头品足，惹他发火。有时，他们好象要打起来了。这时，库尔脸上出现一种与他过去的冷酷毫不相干的、新的、紧张的表情。看来，他是在极力摆脱这种已

经完全攫住了他的紧张心情，但毫无效果。最后他大概是下定决心，要用武力来摆脱这种心情——无论如何要摆脱。早上，当他同新的库尔特·哈恩在夜班每人完成十四个窗框的安装任务后，他脸上的表情比以往更加冷酷、更具有嘲弄的意味。他不怀好意地看着梅特纳格尔：这儿关系到什么？是关系到多做工作呢，还是关系到某个人——也就是梅特纳格尔的成绩？是这个人应该这样做呢，还是他只不过为了自己个人而费尽心机？

整整三天，梅特纳格尔都一声不吭。三个晚上，库尔和哈恩每班都装十四个窗框。而这三天当中，别的人谁也没超过十个。

事实证明，罗尔夫·梅特纳格尔比赫伯特·库尔更有耐性。第四天早上，小组的人正要硬着头皮从两位夜班破记录者身边走过时，赫伯特·库尔声色俱严地在梅特纳格尔面前站住了。在车厢与墙壁之间这个狭窄的过道上，其余的人没法从他们身边走过，都堵在了他们后面。

"喂，什么事？"库尔挑衅地问。

"到底怎么回事？"梅特纳格尔客气地回敬道。

"明天和后天，我每班还要安十四个窗户 "库尔说。

"好哇！"梅特纳格尔说。

"象我这样一个人来开头，对你来说可能不合适吧？"赫伯特·库尔问。

"你真是个死脑筋，"梅特纳格尔依然用警觉而又客气的口吻说，"我可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库尔那副架式，好象马上就要向罗尔夫扑过来似的。或许也真是到了这种地步，在库尔眼里，梅特纳格尔哪怕有一刹那工夫失去他那平心静气、和蔼可亲的目光，就会出事。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用自己的目光使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的赫伯特·库尔控制住了自己。

"这个我相信，"库尔极其轻声地说。"别的任何人都可以少干一些，这样，他就是一个英雄。在我面前，你只是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在我面前？就因为我是少尉吗？不错，我是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的，我做事情从来不半心半意。真的，你们想知道：当初如果把人带到面前，命令我：枪毙他们！——那我会把他们都毙掉的。我这样做，事后也不会感到内疚。我和多数人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我把这说出来了，而你们却宁可闭口不谈。是呀，我把它说出来了：人们可以把每一个人都变成猪猡——怎么样？你们这样目瞪口呆地望着我干什么？"

"嘿！"梅特纳格尔用他平常的口气说，"到我这儿来一下。你这是在反对你自己啊。这整整十六年原来你是想给自己证明你是一只猪，可你一下子打乱了自己的计划……"他轻声地笑着，好把别人的目光都引到自己身上来。

他们都避免正眼看库尔。好象干了大大超过他能力范围的工作似的，他感到筋疲力尽，他脸上的筋在抽搐着，他还不甘心这次失败。他一声不吭了，丽塔拿不准他是否真的懂得所说的意思。

霍斯特·鲁道夫这个全组的美男子，曾经当着丽塔的面，

十四分钟就装好一个窗框。他把钱存起来买了一辆小汽车。现在他反对这样做。"在我们这儿，每个人都挣到足够的钱。"他说，"为什么呢？出于同志关系。我不同那些背后攻击我们的人一道干活。要么我干，要么他们干！"

"我可是为你感到惋惜。"梅特纳格尔温和地说。

"我们不能走回头路。"老卡尔苏魏特沮丧地说，"要是一个人已经到了如此地步，那他就不能走回头路。这一点你们尽管放心好啦。"他还坚定不移地抱住他当地主家木匠时的经验不放。

他们都一言不发。每个人都在考虑：难道我们还要走回头路吗？还要回到埃尔米施的铅笔搞算术花招的时候不成？

梅特纳格尔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好象他根本就不愿意想到这些问题似的。"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这一点没有。"他说，"我感到眼下情况相当严重，看来，这还不那么荒谬。如果真的这样对我们提出要求，又怎么办？那我们就说：别打扰我们，在我们这儿每个人都挣到足够的钱。"他公然紧紧地盯着冈特·埃尔米施。埃尔米施几个星期来所等待的就是这种目光。他弄得满脸通红。

"你把我们当作什么啦！"他激动得快要窒息地说。"你以为，因为我们骗过你一次，那我们就老要骗人吗？不错，你是想知道：当时我们用三千马克骗过你。当然，我已经知道，我还在计算的这些该死的工序绝不会有了。这件事多数人都知道了。你失去了自己的职位，好啦。而我们是否也就

因此成了千秋万世的无赖不成？"

梅特纳格尔面如死灰，弄得丽塔都为他害怕起来。他对于延长这种沉默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他总是把自己一生中的伟大时刻看得无关紧要。

他弯下腰去捡自己那个已经用旧的包。他说："不应当毫无必要地延长会议。"

他们刚要走，恩斯特·文德兰德来了。他要埃尔米施商量事情。"我们缺木工，"他说，"能不能从你们那儿弄到更多的窗框呢？""也许。"埃尔米施说。他对于这个日子念念不忘。

"也许带有传奇色彩。"厂长回答道。"肯定没有。"梅特纳格尔说。他用急切的眼光看着文德兰德。"你是知道的，如果一个处女说也许……"

文德兰德明白他的意思。他笑了笑，把香烟递给大家。"你的日子过得倒不错，"他对埃尔米施说，"做一个有名的组长容易，当一个有名的厂长难啊。"

"可要保着这个却不那么容易。"埃尔米施说。

他们哈哈大笑地拍着他的肩膀：这倒是真话！

丽塔忐忑不安地敲着梅特纳格尔家的房门。一个人在八个星期里面可能会有很大变化吧？

同往常一样，是他妻子开门。她看到是丽塔，脸上露出了喜色。"他在睡觉，"她说，"不过您来了，我可以把他叫醒。"在卧室门口，她再一次转身来，说："要是您感到吃惊的话，千万别让他看到……"

提请注意很有必要。进卧室时，丽塔把她的惊恐隐藏在一种微笑之下。"喂、"她说，"谁告诉你，说你该接我的班？"

他从她的表情看出，她并不是准备来看一个重病号的。不过他没理睬这一点。他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要么抬头，要么微笑，要么说话。所有这一切他都按着顺序一个、一个地进行。他的微笑是他脸上唯一没有变化的东西。这种微笑使他变得更加陌生了。

"坐吧，姑娘。"他说。真的，他病了：心脏、肾脏和血液循环以及老天才知道的一些别的什么毛病。他要去疗养，把病治好。

"谁代你的工长职务呢？"丽塔问。

不是代替，罗尔夫说，自欺欺人是没有意义的。他不会再当工长了。那个埃尔米施就是他的接班人。

对此该说些什么呢？他们都相对而视。这时，丽塔也不再装模作样。他们俩都同时感到，大家已经认识好久，完全可以推心置腹。到现在一年半，时间不会比这更长。当时，她这个毛丫头怯生生地跟在这个人后面穿过工厂，她料到自己除了在他眼里显得笨拙之外，不会有更大的不幸。

罗尔夫说："要是人们老是事先就知道他所面临的一切……当时我心里想：有的是时间。现在你再也不会出什么事，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情使你感到震惊。"

"你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丽塔说，"不会有任何事情使你感到震惊的。"

他们都笑了。梅特纳格尔太太伸进头来看了看。她感到满意。她马上就想到，这次来访会对她丈夫有好处的。她请丽塔在起居室同她一道喝咖啡。

咖啡不浓。丽塔所熟悉的屋子只是梅特纳格尔坐在窗户边的椅子上时的那付样子。没有他，没有他香烟的烟雾，屋子显得空荡荡的。今天她发现，长沙发已经破旧不堪，而且连块地毯也没有。

梅特纳格尔的妻子每当同别人谈到她的忧愁时，她就感到高兴。她好久都没有谈到他——她那个丈夫了。"他同别人不一样，"她丧气地说，"我亲眼看见他是怎样累垮的。别的人都购置了电视机、电冰箱，给女人买了洗衣机。您知道，自从女儿们不再需要我们帮助以来，他把钱拿来干什么啦？他在攒钱。他以为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可我知道，他想把当时多给的三千马克工资还回去。他发疯了，真是发疯了。这么一个工厂难道就缺三千马克？钱嘛，我倒是缺。"

丽塔喝着淡咖啡，吃了几口面包。当她还是女用人，他也是单身汉时，他娶了这个女人。他们是同一个后院的孩子，从小就认识。他们从小到大住的房子现在还在，丽塔看到过。"住这么干净的地方，不会穷的。"救济机构的女工作人员说。于是便不让梅特纳格尔的母亲和她的五个孩子领救济。那位后来当了罗尔夫妻子的姑娘，在他母亲去洗衣服时，经常到这边来收拾屋子。罗尔夫是老大，别的孩子年龄都小。

这个女人同丈夫相比，显得苍老。以前她可能很漂亮。他老是逼住她，要她哪怕一分一文都要精打细算。现在她面

容憔悴，态度恭顺，穿着一件五年前流行的衣服。

就连这个女人也要他来操心。虽然对此他只字未提，但一个人的力量到底能持续多久呢？

"您想象不到您丈夫作出了什么样的成绩。"丽塔说着。她没法找到恰当的字眼来安慰这个女人。"他们大伙都很尊重他。没有他，大家都寸步难行。"

"我都知道，"她平静地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当丽塔再次走到罗尔夫·梅特纳格尔面前去时，他又睡着了。她真害怕看着他那张精疲力竭的面孔。她随手拉上了房门。

这一天，也就是她重新获得自由的第一天行将结束。夜幕低低地垂到大街之上，人们下班后回到家里，一排排昏暗的房屋里突然亮起四方形的灯光。现在开始了私人与公共的晚餐仪式——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忙碌着，尽管他们最终不过是做一盘汤，生一个热炉子，为孩子唱一支小曲。有时，丈夫正目送着端着餐具走出房间的妻子，而她却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里充满着多么惊异、多么感激的神情。有时，妻子正抚摩着丈夫的肩膀。她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可她在时机到来时却感到：他需要这个。

丽塔绕了一个大弯。她走过好多街道，望过不少窗户。她看到，同每天晚上一样，白天消耗掉的那些亲切友好的感情，又重新创造出来。她并不害怕自己在分配亲切友好的感

情时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地走出门去。她知道，她有时会疲倦，有时会愤怒，有时会懊恼。

然而，她并不害怕。

一切都会得到补偿，我们又会习惯于安安稳稳地睡大觉，我们日子会过得十分宽裕，就好象"生活"这种罕见的东西已经过剩。

就好象这种东西绝不会枯竭似的。